

百善孝為先

淨業三福
孝親尊師



A718-2354
ISBN 978-957-06-0505-1
00250
9 789570 605051

世界書局 定價台幣2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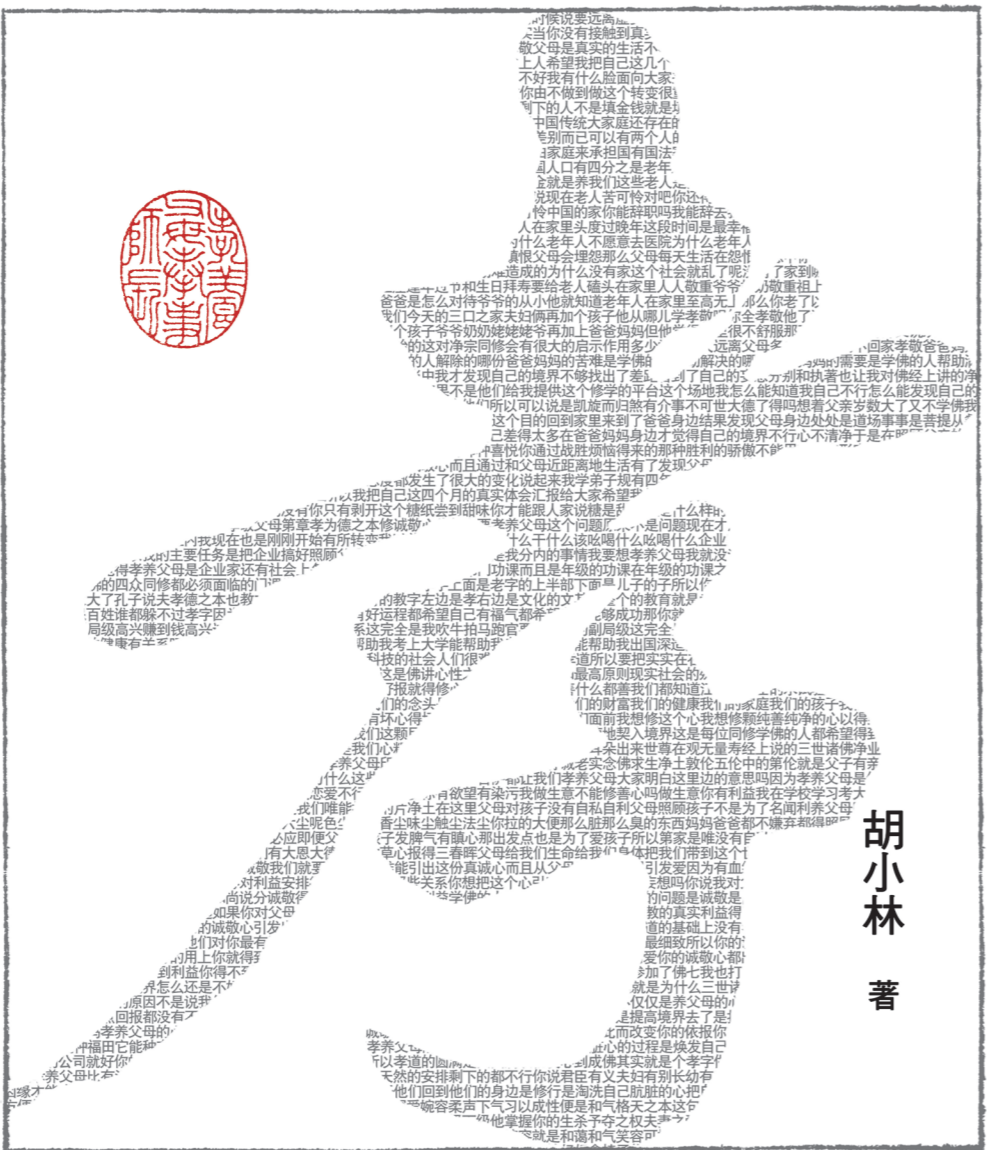
淨業三福

孝親尊師

——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胡小林 著

世界書局



——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胡小林

北京匯通匯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
北京市領導科學學會副會長 馬來西亞漢學院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中國北京。一九七四年到農村插隊。一九七七年考取合肥工業大學，一九八一年考取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在研究所工作。後移民加拿大。一九九三年在北京經商，從事房地產開發。二〇〇〇年，成立北京匯通匯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

二〇〇六年胡小林接觸佛法和傳統文化，隨後在個人生活和企業經營中落實《弟子規》，以其為標準管理企業。在經歷了二〇〇八年北京工程建設全面停頓以及二〇〇九年的金融危機後，他的企業業績不僅沒有下滑，反而逐年上升，企業各項指標更加健康。胡小林力行傳統文化的成功案例，在華人世界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多次受邀到中國各地（包括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紐約等地分享在企業中落實傳統文化的心得。他的演講真實感人、生動活潑，深受聽眾的歡迎。



孝是中華文化根。敬是中華文化本。落實在于孝
親尊師。中華傳統文化。五倫、五常、四維、八德。是
也。文化是民族之靈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機。故
安身立命。教學為先。創業齊家。教學為先。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義之邦。教學為先。
穩定和諧。教學為先。國豐民安。教學為先。
太平盛世。教學為先。長治久安。教學為先。

諸佛報土。教學為先。極樂世界。教學為先。
仁義禮智信。五常五戒。人棄常則妖興。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是道
德最後底綫。失則天下大亂。人性本善。本善即是佛性。故
釋迦曰。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佛。福慧圓滿具足之人也。

淨土時年八十有六



胡小林著

淨業三福 孝親尊師

——
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世界書局



出版說明

本書是由大通永利編輯組根據胡小林先生於二〇一〇年十月至二〇一一年一月期間，在香港、深圳、新加坡三次演講的錄音整理修訂而成。

謹以此書

感謝淨空師父上人的慈悲教誨和呵護！
感謝父母大人的養育之恩！

——胡小林

胡君小林令先公生西

忠孝見於季世有子能繼聖賢志
哀榮酬之盛德傷心遽失老成人

釋淨空拜輓

淨空老法師為胡丕林老先生寫的輓聯

胡君小林令先公 生西

知孝親時親不在

欲勤子職子無依

胡妮妮拜輓

胡君小林令先公生西

厚德含宏佇看哲嗣繼絕學

德音乍渺教駕聞鶴駕歸佛國

澳大利亞淨宗學院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釋淨空暨全體同學拜輓
全球各地淨宗學會



目錄

緣起 一個《弟子規》初踐者的感悟…………… 1

第一章 孝為德之本…………… 1

修誠敬心…………… 1

和氣格天…………… 11

做個榜樣…………… 16

第二章 自度度他——我和父母相處的故事…………… 19

隔閡與衝突——以往我和父母的關係…………… 19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父親身邊處處道場…………… 27

惠以真實之利——從念佛機到稻香村…………… 27

體父之疾苦對治分別心——從豆腐乳到小便…………… 43



隨緣妙用——從洗腳到按摩	63
當其不動念時，孰香孰臭？	80
佛菩薩就在身邊——聆聽父親的故事	100
千里運回的洗澡盆	100
為子孫多留一棵樹	105
連媽媽都不知道的事	109
菩薩般的胸懷	115
傳家寶——破秋褲	124
善相勸，德皆建——規勸父母的故事	128
婆羅門女的故事	128
曉之以理——幫助父親改變脾氣	133
動之以情——轉變父親對妹夫的態度	139
將加人，先問己——消除媽媽的分別心	145
說因果，了恩怨——在媽媽和李訥之間	151



凡是人，皆須愛——平等對待小阿姨	164
將心比心，成全一段戀情	174
父親的五十萬遺產	182
至誠感通——家人對我學佛的認可	190

第三章 慎終追遠，念佛心切——

父親走後的悔過與覺悟	201
附 胡老先生往生見聞記	215



緣起 一個《弟子規》初踐者的感悟

講「孝親尊師」這個題目之前，我首先要說明一點，那就是我在孝敬父母這一點上做得非常不好。這不是謙虛，我心裡頭真的有這麼一個缺憾：孝敬父母這一課，我一直缺著。因為從我十歲一直到現在我五十五歲，大概有四十五年的時間沒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

我十歲時，「文化大革命」開始，爸爸媽媽被抓進「牛棚」，我就領著妹妹在外邊生活。其實在那個時候，家庭就已經不存在了。「文革」後，政府對爸爸媽媽落實了政策，爸爸在外地，媽媽在北京帶著我和我妹妹，仍然是兩地分居，沒有完整的家庭。我十八歲插隊到農村，在那邊待了兩年半左右，到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才從農村出來；從農村出來以後我又考上大

學，到安徽合肥讀書。之後，從合肥又考回北京讀研究生，那時住校，也沒在家裡住。後來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所以，「孝」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在孝親的過程當中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和體會，對我來講，確實是一個空白。

師父經常在講經的時候說要「遠離虛妄」，我從二〇一〇年七月份開始近距離、深層次地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接觸，才對比出什麼是虛妄的生活：貪瞋痴慢是虛妄，自私自利是虛妄，它們都是相對而言的。虛妄的反面是真實，當你沒有接觸到真實的生活，就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貪瞋痴慢和自私自利為什麼是虛妄。

那什麼是一個人的真實的生活？就是「淨業三福」，就是我們師父常說的「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所以，孝敬父母是真實的生活，不孝敬父母是虛妄的生活；尊重老師是真實的生活，不尊重老師是虛妄的生活。因為我那時從來沒見到過真實，一直生活在虛妄當中，所以不知道真實是什麼樣子。

師父上人希望我把自已這幾個月與父母相處的過程，向大家匯報一下。我覺得我真是沒有資格給大家講如何孝敬父母，因為我之前就沒孝敬過父母，才剛剛做了幾個月，是一個初學者，而且做得並不好，我有什麼臉面向大家來匯報應該如何孝敬父母呢？很多朋友，比如王希海老師和丁嘉麗老師，還有我身邊的很多人都比我做得好。但師父說你的體會很重要。他說：現在很多人都不做，你由不做到做，這個轉變很重要，要拿出來鼓勵大家、教育大家。

我曾聽說過有人做過一次七千多人參與的問卷調查，問「在你的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結果只有四個人把孝養父母放在第一位，剩下的人不是填金錢，就是填事業、出國留學、買房子等等。這還得了嗎？這個社會到什麼程度了？所以咱們這些人要出來呼籲，要說、要做！

師父常說，抗日戰爭最大的損失是中國的大家庭沒有了。中

國傳統大家庭還存在的時候，孝敬父母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過去的大家庭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甚至六世同堂，有些大家庭甚至上千人在一起住。可能我們覺得這不過是家庭的一個種類差別而已，可以有兩個人的，有三個人的或者一千個人的，有什麼區別呢？不一樣。現在越想中國的大家庭越覺得有它的價值。那時候社會沒有那麼大的負擔，什麼養老院、幼兒園……沒有。基本上都是由家庭來承擔。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裡基本上把問題全解決了。從功能上來看，中國的大家庭第一個功能就是養老。

現在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老齡化問題相當嚴重。到了二〇二〇年的時候，中國人口有四分之一是老年人，沒有勞動能力了。那老年人誰來養？就得國家養。國家哪兒來的錢？是靠我們現在繳的這個養老金。我們繳的養老金用來養現在的老人，那等我們的孩子再繳養老金，就是養我們這些老人，是

由社會來承擔。

社會有感情嗎？社會能跟家比嗎？社會的養老院照顧你是出於什麼目的？那是份工作。那靠什麼約束？靠職業道德約束。有血緣嗎？有親情嗎？沒有。所以說，現在的老人苦、可憐，對吧？你還得感謝這些工作人員，因為這只是一份工作，他可以在張三的養老院工作，也可以在李四的養老院工作，有比它更好的工作，他還可以辭職。所以說，現在的老人苦、可憐。

中國的家你能辭職嗎？我能辭去我這兒子的職嗎？爸爸辭不了職，媽媽也辭不了職。社會的工作可以辭職、可以變化，我跟爸爸媽媽的關係不能變化。所以你看，中國的古人多有智慧——老年人在家裡頭度過晚年！這一段時間是最幸福的。

現在我們上班忙，把父母扔給小保姆，扔給電視機，導致老年人產生了很多心理疾病：焦慮症、抑鬱症、狂躁症……我這四個月跟我父親在一起，才知道為什麼老年人不願意去醫院，為什

麼老年人送到養老院就容易得精神分裂症、老年抑鬱症，就是這一個原因！

把父母送到外面去，他們能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嗎？如果父母不幸福會怎麼樣？父母會嗔恨，父母會埋怨。那麼父母每天生活在怨恨、惱怒中，你好得了嗎？《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今天中國社會上存在的問題，從本質上說是因為對家的大侵襲、大劫難造成的。為什麼沒有家，這個社會就亂了呢？沒有了家，到哪兒學恭敬啊？沒有了家，到哪兒學害怕啊？

中國的大家庭，對老年人要贍養、照顧，那是發自內心的。爺爺奶奶坐在上座，逢年過節和生日拜壽要給老人磕頭。在家庭裡，人人敬重爺爺奶奶、敬重祖上，孩子們就在這種氛圍下長大成人。這是上行下效。比方說我爸爸在，我跟我兒子一起來照顧我爸爸。兒子會看到爸爸是怎麼對待爺爺的，從小他就知道老年

人在家裡至高無上。那麼你老了以後，他就會繼承你的衣鉢，就會孝敬你。所以中國大家庭這種制度設計、結構安排是非常嚴肅、極具智慧的。

你看我們今天的三口之家，夫婦倆再加一個孩子，他從哪兒學孝敬呢？你全「孝敬」他了，沒有老年人讓他孝敬。所以現在的孩子連「家」的概念都沒有，都比較叛逆，你不提家還好，一提家就頭疼。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再加上爸爸、媽媽，六個大人圍繞一個孩子，但他覺得家裡很不舒服，那不是他想要的。

師父說，從學佛的角度來講，淨業三福是重中之重，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沒有一尊佛不是從孝敬父母開始的。這對淨宗同修會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多少學佛的人遠離父母，多少學佛的人不回家孝敬爸爸媽媽！為什麼佛法衰？為什麼社會大眾、政府對學佛的人有看法？哪一份爸爸媽媽的憂愁是學佛的人解除的？哪一份爸爸媽媽的苦

難是學佛的人幫助解決的？哪一份爸爸媽媽的需要是學佛的人幫助滿足的？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我們何德何能說自己是學佛的？

正是在家、在孝養父母的過程當中，我才發現自己的境界不夠，找出了差距，看到了自己的妄想、分別和執著；也讓我對佛經上講的、淨空老法師講的，還有印光老和尚講的內容，開始有了更深的體會。

現在我對父母非常感恩，如果不是他們給我提供這個修學的平臺、這個場地，我怎麼能知道我自己不行？怎麼能發現自己的過錯？

當我剛回家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學佛的，是淨空老和尚認可的，在全國小有名氣，我回去要度他們。所以，可以說是凱旋而歸，煞有介事，不可一世。「大德」，了得嗎？想著父親歲數大了，又不學佛，我一定要跟他搞好關係，讓他依賴我，走的時候能聽我的話，去西方極樂世界——我要度他。

我最初完全是本著這個目的回到家裡，來到了爸爸身邊。結果發現父母身邊處處是道場，事事是菩提。從餐桌到衛生間，從衛生間到父親的沙發，從父親的沙發到父親的床，都是對自己的考驗。回家後才覺得自己差得太多，在爸爸媽媽身邊才覺得自己的境界不行，心不清淨。於是，在照顧父親的過程中我就與自己對治，發現自己那種執著、那種分別心，一旦放下，你所體會的那個境界，你所迎來的那種喜悅，你通過戰勝煩惱得來的那種勝利的驕傲，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只有做了的人才真正知道。不僅如此，因為我和父親多了溝通，聽到了很多父親的故事，讓我更加對他生起誠敬心。而且，通過和父母近距離地生活，有了發現父母問題的機會，「善相勸，德皆建」，在「蓋父母之愆」的同時，也讓自己得到了教育。結果，經過這幾個月和家人的相處，家人對我、對佛法的態度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說起來我學《弟子規》有四年了，這幾個月回家落實孝道，

才恍然大悟，發現自己走了一大段的彎路。《弟子規》說「首孝弟」，不是從嘴皮子上滑過，「孝」真正是首，是第一位。所以，我把自己這四個月的真實體會匯報給大家，希望我們一定要從孝門入手，從這裡開始落實傳統文化。這就好像我們賣糖賣了十幾年，一直是隔著糖紙嘗這塊糖，你嘗到糖的甜味了嗎？沒有。你只有剝開這個糖紙，嘗到甜味，你才能跟人家說：糖是甜的，它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真實不虛。那什麼是最經濟、最有效、最方便、最快速、最穩妥、最安全地嘗到甜味的方法呢？回家孝敬父母！



第一章 孝為德之本

修誠敬心

為什麼要孝養父母，這個問題原本不是個問題，現在才成為一個問題。我看到很多學佛的朋友和企業家朋友不覺得孝養父母很必要，包括我自己也在內。我現在也是剛剛開始有所轉變。

我以前覺得一個人該幹什麼幹什麼，該吆喝什麼吆喝什麼，企業家就得把企業做好，認為孝養父母對經營企業來講是平行的——因為我是企業家，所以我的主要任務是把企業搞好，照顧父母、孝養父母不是我分內的事情。我要想孝養父母，我就沒法做企業；我要想做好企業，我就沒法孝養父母。我把它們對立起來了。所以，我沒覺得孝養父母是企業家還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應該做的第一門功課，而且是一年級的功課。在

一年級的功課之上，你才有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那麼，孝養父母為什麼是每個企業家、每一個學佛的四眾同修都必須面臨的一門課？

先從文字上來看。中國的「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上半部，下面是兒子的「子」。所以，你千萬不要認為爸爸媽媽的生活狀態，他們的心情好壞跟我沒關係，那關係太大了！孔子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這個教育的「教」字，左邊是「孝」，右邊是文化的「文」，其實整個的教育就是孝的文化。

所以，不論你是學佛的朋友還是企業家，不論上至國王還是下至平民百姓，誰都躲不過「孝」字。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运程，都希望自己有福氣，都希望自己能夠成功，那你就先得從孝養父母開始。你先得讓父母高興了，你才能高興得了。你說從處級提升到局級高興，賺到錢高興，這跟孝養父母有什麼關係？這完全是我吹牛拍馬、跑官要官提升的副局級，這完全是我

搞競爭掙來的錢。那麼，孝養父母跟掙錢有關係嗎？跟我的事業、自己的小家庭、我的健康有關係嗎？孝養父母就能幫助我掙錢，能幫助我考上大學，能幫助我考上研究生，能幫助我出國深造，能讓我有一個好身體嗎？如果我們不把孝養父母跟我們現前的實際利益掛鉤，不把這個道理講清楚，現在這種商業社會、競爭的社會、科技的社會，人們很難回過頭來行孝道。所以，要把實實在在的理論講清楚。當道理講明白了，大家自然就會回家孝敬父母。

我們學佛的同修都知道這麼兩句話：「一切法由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隨心轉。」這是佛講心性之學的基本理論和最高原則。現實社會的殊勝利益，比如五福——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等等，這些都是「依報」。「依報隨著正報轉」，「正報」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念頭。我們如果想得到好報，就得修心。心好，什麼都好；心善，什麼都善。

我們都知道江本勝博士的水實驗，我們在杯子上貼個「愛」字，水的結晶就特別美麗；我們在杯子上貼一個「恨」字，這水的結晶就特別難看。水是依報，我們的念頭是正報，那我們的公司、我們的財富、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業都是依報。依報隨著正報轉，你念頭裡要有愛，你念頭要善，你的依報就善；你有好心你得好報，有壞心得壞報。

下邊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我想修這個心，我想修一顆純善、純淨的心，以得到這樣好的物質跟精神的享受，那有沒有一個好方法、好地方、好措施、好手段，能最高效、最穩妥地把我們這顆目前不太好的心迅速地修好，迅速地契入境界？這是每一位同修、學佛的人都希望得到的答案。佛有沒有說，印光老和尚、淨空老和尚說沒說如何高效率地、穩妥地修這顆心？說了。只是我們「心粗而眼翳」，忽略了，左耳朵聽進去，右耳朵出來。

世尊在《觀無量壽經》上說的「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第

一句話，「孝養父母」。要成佛，無論是過去的佛、現在的佛，還是未來的佛，從哪裡開始修起？孝養父母。印光老和尚說：「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老實念佛，求生淨土。」敦倫，五倫中的第一倫就是父子有親，就是從孝養父母開始。淨空老法師這麼多年推薦的《弟子規》，第一句話「首孝弟」，孝也是第一位。為什麼這些祖師大德、這些佛菩薩都讓我們孝養父母，大家明白這裡邊的意思嗎？因為孝養父母是修清淨心、煥發愛心、提高覺悟的最有效、最直捷、最方便、最穩妥、最安全的第一步。為什麼？我談戀愛不行嗎？談戀愛你有欲望，有染污；我做生意不能修善心嗎？做生意你有利益；我在學校學習、考大學不行嗎？考大學你有追求，你有名聞利養。

家這個地方，父母的身邊，在這個五濁惡世，是我們唯一能找到的一片淨土。在這裡，父母對孩子沒有自私自利，父母照顧孩子不是為了名聞利養，父母照顧孩子沒有五欲六塵。哪五欲？

財、色、名、食、睡。你看爸爸媽媽照顧孩子是為了這五個嗎？六塵^①呢，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你拉的大便，那麼髒、那麼臭的東西，媽媽爸爸都不嫌棄，都得照顧你，所以六塵都是清淨的。父母對孩子沒有貪、瞋、痴、慢，父母對孩子是無限地奉獻，有求必應。即便父母對孩子發脾氣有瞋心，那出發點也是為了愛孩子。

所以，第一，家是唯一沒有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的地方，家這個修學的環境不一樣，受染污的程度少。第二，父母對我們有大恩大德，「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父母給我們生命，給我們身體，把我們帶到這個世間，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顧我們。如果對這種人你都沒有愛，對這種人你都沒有誠敬，我們就要問問，你對誰能引出

① 塵：染污。《三藏法數》明·一如等撰。

這一份真誠心？

而且，從父母開始，最容易引發愛。因為有血緣的保證，有這麼多年細心的呵護。因為這是天性，父子有親。如果對這種自然的安排你都沒有愛心，對利益安排、欲望安排中的那些關係，你想把這個心引出來，這不是痴心妄想嗎？你說我對父母不真誠，沒有誠敬，但我對淨空老法師有誠敬——假的。那肯定有名聞利養，肯定有夾雜。

印光老和尚說：「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學佛的人，沒有不想得利益的。關鍵的問題是：誠敬是因，利益是果。我們就要問：如果我想誠敬，我願意誠敬，那我要怎麼誠敬？你先要從父母身上練起，如果你對父母都沒有誠敬，你說你對佛菩薩有誠敬——假的。所以你不能得到佛教的真實利益；得不到佛教的真實利益，你就得不到客觀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

所以要從孝養父母把自己的誠敬心引發出來，再把這份誠敬心擴展到師道。佛教是師道，師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沒有孝道就沒有師道。為什麼？因為孝道幫你把誠敬心引出來，因為人最容易對父母誠敬，因為他們對你最有恩情，他們對你最愛，他們在你身上花的時間最多，他們對你照顧得最細緻，所以你的誠敬心最容易出來。你把這種誠敬心的一分再用到師道上，你就能得到師道的一分利益；充分的用上，你就得到十分的利益，這個邏輯關係是絕對正確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這麼大的愛，你的誠敬心都出不來，你說你對佛法有誠敬心，你對師父有誠敬心，那不可能。沒有誠敬心你就得不到利益，你得不到利益，十年、二十年以後，你會不會埋怨佛法？說我頭也磕了，三時繫念法會也參加了，佛七我也打了，怎麼不靈？三千遍《無量壽經》我也讀了，每天六萬聲、七萬聲佛號我也念了，我的境界怎麼還是不好？我的身體怎麼還是

不健康？我怎麼還是掙不著錢？沒別的，沒誠敬心。

這就是為什麼三世諸佛、印祖老和尚和我們的淨空老和尚，反復勸我們回到家去，好好地孝養父母的原因。不是說我們回家去照顧父母，照顧父母的吃喝，照顧父母的起居，不僅僅是這個；也不僅僅是養父母的心，養父母的志。回家孝養父母，不是說我單純地付出，單純地照顧爸爸媽媽，我一點回報都沒有，不是。因為只有你自己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你到爸爸媽媽面前是修行去了，是提高境界去了，是找誠敬心去了，是煥發愛心去了。你把愛心找到、把誠敬心找到，那你還了得嗎？

孝養父母的心是純淨純善的，孝養父母的心是誠敬的，你的心好，你的心誠敬，你的心善，由此而改變你的依報，你的依報就會愈來愈殊勝，這些都從這裡打下基礎。所以，佛說孝養父母是種福田，它能種東西，能長東西，道理在此地，不是迷信。孝養父母的過程就是洗滌自己那顆骯髒心的過程，是煥發自己的愛

的過程。心善了、心愛了、念頭好了，依報隨著正報轉，自然而然你的公司就好，你的家庭就好，你的學業就好，你的身體就好，所以孝道的圓滿是大圓滿。

從初發心到成佛，其實就是一個「孝」字，做圓滿就行了。什麼東西能跟孝養父母比？沒有任何一件東西可以跟孝養父母比。有沒有一個可以替代的？沒有。因為是「父子有親」這種天然的安排，剩下的都不行。你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比這種「父子有親」都差得太多了。這個緣太深了，大因緣才能成為一家人。

所以，我們有父母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千萬不要離開他們，回到他們的身邊是修行，是淘洗自己骯髒的心，把自己的愛心煥發出來最好的方法、最好的途徑、最穩妥的手段、最方便的竅門。

和氣格天

《了凡四訓·積善之方》當中說：「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這句話非常重要，他講了為什麼要奉事父母，我給大家談談我在這方面的學習體會。

首先說深愛，除了在父母身邊，你在哪裡能找到深愛？君臣之愛，上級下級，他掌握你的生殺予奪之權；夫妻之愛，你有欲望；朋友之愛，可能是有利益；兄弟姐妹之愛是不錯，但是現在有幾個兄弟姐妹能團結的？

深愛是因，婉容是果。深愛是內，內心有深愛，外表上就有婉容。婉容，就是和藹、和氣，笑容可掬，滿面春風，面帶喜色。誰不喜歡婉容的人？在哪兒練就這個婉容？在爸爸媽媽面前。你對爸爸媽媽能像對員工一樣嗎？你在單位是董事長，你回家還是

董事長嗎？對不起，你得給媽媽拿椅子，你得給媽媽擺筷子，你得給媽媽盛粥，你要伺候老太太。

「深愛婉容」以後呢？要「柔聲下氣」。我幹嘛要柔聲？我幹嘛要下氣？周圍全是我的下級，全是我的晚輩，當了大老闆了，有錢了，我跟誰去柔聲下氣？我跟秘書柔聲下氣？我跟司機柔聲下氣？我跟家裡的阿姨柔聲下氣？不可能啊！除了在爸爸媽媽身邊柔聲下氣，沒有地方能讓你練就這種謙卑、練就這種包容。

練完了「柔聲下氣」以後怎麼辦？「習以成性」。就是養成習慣了，對誰都謙卑，對誰都柔和，對誰都柔聲下氣。行了，那就招人喜歡，天地鬼神都憐憫。我們要想成功、要想發展、要想幸福，就一定要保持一個謙卑的態度。俗話說哀兵必勝，天地鬼神、佛菩薩時時憐憫我、同情我，這便是「和氣格天之本」。

和氣是因，格天是果。格天是什麼意思？格就是感應、感格。天呢？天就是自然規律、因果規律。你看，和氣才能格天，你不

和氣就格不了天。每一個人都希望格天，都希望有加持，都希望能跟上天感應。其實哪兒有上天？就是因果規律。做好事得好報，是格了好報了；做壞事有惡報，這是格了惡報了。

你能夠格天，你能不心想事成嗎？天你都能格了，錢你還掙不到嗎？我們說的什麼所謂神通、所謂感應、所謂加持，你全有。所以我們回家孝養父母，不單純是一種犧牲、一種簡單的付出，自己什麼都得不到的，不是。別人什麼都沒得到，只有你自己得到了。

那麼，回家孝敬父母、尊重老師，目的是為了誰？你以為那是照顧爸爸媽媽？不是。那是練就你一身謙虛、和氣、恭敬、低三下四，就是咱們做買賣人經常說的當孫子。實際上你要從裝孫子變成真正的孫子，那你的錢掙得更多。因為企業家認為所有的客戶都是我們的父母，甚至比父母還要尊貴——是上帝啊！

所以說，孝養父母能讓你賺到錢。因為回家孝養父母，讓你

學會了和氣格天；因為有了和氣格天這個本事，你才能感化你的客戶，你才能招來好員工，你才有真誠心，你才有凝聚力。對我們現在的企業來講叫文化價值，叫核心競爭力。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就是和氣格天的本領。

你說，那我也沒跟爸爸媽媽住，我也沒成天伺候屎、伺候尿，我怎麼能掙著錢？你這話得反著說，你原來命裡帶著一個億的身價，因為不孝養父母，你掙了五千萬，你還挺樂，殊不知，你本來應該掙一個億。你是凡夫，你怎麼知道自己帶了多少財富來到這個世界上？你要孝養父母你能掙一個億，你不孝養父母你能掙五千萬，你還津津樂道呢，還沾沾自喜呢！你錯了。

所以，我們學習《了凡四訓》、《弟子規》，就要落實在孝敬父母上，你才能得到真實的利益。我們很多人現在都願意孝敬爸爸媽媽，都希望能補上這一課，能回到父母的身邊，跟父母共同面對社會的問題、家庭的問題，以及我們思想上存在的問題。

這不就是道場嗎？孝養父母不就是提高覺悟的一個過程嗎？

因此，我覺得孝養父母是一個大圓滿，我們應該從現在做起，千萬不要再耽誤時間了。孝養父母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麻痺。我們一定要提高警覺，把孝養父母跟我們的修學掛上鉤，實際上無處不是修學，無處不是考驗，無處不是境界。

做個榜樣

我們學佛是好事，得自在，證法身，那麼從哪兒學起呢？要從家學起。佛法在世間，不壞世間法，佛法跟世間法是一法，不是二法。所以，什麼是學佛人的好樣子？世間人的事情要做得比世間人還好。比方說世間人不孝敬父母，我們孝敬父母，而且我們孝敬父母，孝敬到最究竟處：把父母拉來一起學佛，養父母之慧。

淨空老和尚說孝養父母有四個層次。第一，養父母之身，我給錢了。第二，養父母之心，我不離婚了，父母不為我操心。第三，養父母之志，大家一問，這是誰？某某的母親，那還了得嗎？有面子，有志氣，在人面前揚名聲、顯父母。最後一個，養父母之慧，父母跟你在一起覺悟了，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碰到了解脫之路，那你的孝養就圓滿了。

什麼叫孝？不是我們給錢，不是我們回去陪爸爸媽媽吃頓

飯，不是像我過去那樣：我給了錢，交了物業費，幫您裝了修，還給您請了阿姨、派了司機，我就叫孝了。那你家裡養個寵物不也是養嗎？那能跟對爸爸媽媽一樣嗎？《孝經》上都說了，豬狗都有養，那你養父母能算孝嗎？那麼，你覺得做佛愉快、解脫，你想要做佛，從哪兒做起？佛在《觀無量壽經》上說：「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的佛——釋迦牟尼，現在的佛——淨空老法師，未來的佛——我們。淨業正因，原因是什麼啊？怎麼當的佛？淨業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孝養父母」。

不學佛的朋友也就罷了，學佛的人誰都繞不過去，因為你學佛就是要成佛。成佛，你不孝養父母，你成不了佛。孝敬父母就是我們佛門當中經常說的三種迴向^②。很多人問我，什麼叫迴

② 迴向：佛教術語，迴：迴轉，向：趣向，迴轉自己所修的功德趣向於所期。《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向？我怎麼迴向？你孝敬父母就是最大的迴向，把孝做圓滿了，是最大的、最重要的迴向。



第二章 自度度他——我和父母相處的故事

隔閡與衝突——以往我和父母的關係

前面提過，從我十歲那年開始，一直到二〇一〇年的七月，我有四十五年沒跟父母在一起生活過。所以我不知道如何跟父母相處，不知道跟父母相處要注意哪些問題。換句話說，沒有默契、沒有理解，也沒有親情。

那麼，家裡人和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母親是山東人，特別重男輕女，從小對我是嬌生慣養。她跟我說，從小我的尿布都是用熨斗給燙平的。我的表哥表姐們跟我說，我母親慣我慣到什麼程度：那個年代那麼艱苦，我幾乎就沒喝過白開水，全是喝北冰洋汽水，一毛五一瓶；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給我買個乒乓球拍，紅雙喜牌子的，三塊錢；過年買鞭炮給我買十五

塊錢的，那在五六十多年前要花很多很多錢。

但是，畢竟四十多年沒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對我也很冷淡，因為生活中沒有太多的交流。每次回家就是「媽，我回來了。」「給你們摺箱蘋果，我走了。」「行。」「你不要兩盒茶葉嗎？給你買來了。」……說的話就是這些內容，最多待半小時，不深入。在媽媽面前，我也沒有那種孝敬、恭敬的心。

父親呢，他年輕的時候，在我十歲以前，他對我的管理相當嚴格，是真打、真罵。但是一搞「文化大革命」，他就離開了我們到了寶雞，就兩地分居了。父親調不回來，我們也去不了寶雞，所以，我就一直處於沒有父親的狀態。長大成人後，我對父親也不恭敬。

我原來跟爸爸媽媽相處的形式很簡單：就是給錢。房子是我買的，阿姨是我請的，司機是我請的，車子也是我買的，包括物業管理費……所有的費用花銷都是我出。

沒學佛、沒學傳統文化之前，我一個月回父母家一趟，爸爸媽媽過生日時回去一趟。媽媽偶爾出來，就請她吃個飯，爸爸身體不好，一般不出來。我學了傳統文化、學了佛以後，覺得應該經常回家落實孝道，由一個月一次變成了一週一次，但也是蜻蜓點水，很表面化。

你不跟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他們的心理動態你掌握不了。爸爸媽媽有什麼疾苦？不了解。他們有什麼喜悅？不了解。他們有什麼痛苦？不了解。他們有什麼盼望？不了解。父母的心是什麼？不知道。父母的願是什麼願？不清楚。跟父母的接觸就像油和水一樣，不能相溶，而且不僅不能融入父母的生活，還會發生一些衝突。

二〇〇七年的大年初一，我回到父母家裡吃飯。到家後一看桌上放著魚、肉，我就特別不高興，拉下臉就說：「你們就吃吧！就為了這三寸不爛之舌就殺生，你們就不給孫子們留點東西

嗎？」當時我爸爸氣得直哆嗦，媽媽也急得直哭，她還安慰我爸爸，「這胡小林著了魔了，老胡，你千萬別往心裡去，現在年輕人都這德性。大年初一，不讓吃肉、不讓吃魚，還數落爸爸媽媽。你別生氣，反正吃飯就兩個小時，他一會兒就滾蛋，讓他回去學他的《弟子規》吧！咱們過咱們的日子。」

我那頓飯也吃得特別不舒服，好不容易過春節跟爸爸媽媽在一起，學了《弟子規》本來應該更容易跟別人相處，讓別人更認同我，怎麼我學了半天，我的親爹親娘都對我那麼反感？

本來我每次去爸爸媽媽家之前都特別高興。但是後來，媽媽家的小阿姨（小保姆）跟我說：「大哥，你回來之前先打個電話吧。」

我說：「為什麼？」

「我們先做做準備。」

「你們做什麼準備？」

「你可不知道，你一來就跟日本鬼子進村似的，奶奶就說：『今天中午把冰箱裡的東西，那個肉、那個魚都收起來，可不能招他，這學了佛了，可了不得了。家裡那酒也都拿布給蓋上，別讓他看見，那都是貪、瞋、痴、慢。』大哥，以後你別突然回來，你稍微提前半個小時打個電話，我們好做做準備。」

我聽完以後，心裡特不是滋味。我把《弟子規》學成這樣，給人添多大麻煩！這《弟子規》完全是為自己學的。完全是另外一個自私自利，另外一個貪、瞋、痴、慢，另外一個與人對立的工具和標準。

還有一次是中秋節，我帶著孩子回去看爸爸。我爸爸跟我說：「你學佛，學學就行了，別走火入魔。」

我說：「我沒走火入魔。」

「你拿那麼多錢出去刻這些盤、印這些經書，你沒目的嗎？」

「我有什麼目的？」

「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樣走火入魔。」

我說：「您怎麼能這麼說話？佛法是好東西。」

「你看看現在的寺院裡，拉著遊客給人算命，什麼也沒說出來，跟人要一千多塊錢，你學佛你讓大家都幹這個？」

我就批評我爸爸，「您千萬閉嘴！」

「為什麼要閉嘴？」

「您這是謗佛。」

「什麼叫謗佛？」

「爸，這可不得了，這要下阿鼻地獄。」

「什麼？什麼地獄？」

「阿鼻地獄，無間。」

「什麼叫無間？」

「出了油鍋就上鐵床，出了鐵床就有鐵狗追您。」

我爸一拍桌子說：「你這個混蛋！我這沒死，你就盼我下地獄！」

然後我爸就把我媽叫來，他說：「老伴兒，你聽聽你兒子說什麼？說我到地獄下油鍋，說從油鍋出來就上鐵床，你說他們那個佛裡面都講的是什麼東西？世界是美好的，歷史是前進的，怎麼這個佛裡面全講這些亂七八糟的？你說這佛經還能印嗎？你說這個光盤還能刻嗎？不講求為人民服務，不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成天拿這個嚇唬人！」後來談得很不愉快，我爸就把我給轟出去了。

之後有一段時間，我跟爸爸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我一回家，老爺子就在他的屋裡不出來。我跟小阿姨說：「你把爺爺請出來，我回來看爺爺了。」我爸跟小阿姨說：「跟他說我躺在鐵床上休息呢！怎麼著，讓我出去下油鍋？」

我後來就想，我怎麼就是度不了我的爸爸，就不能讓他對佛

法喜歡，生起信心呢？肯定是我有問題，「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因為你沒有智慧，你只要有智慧，任何問題都能圓滿解決。智慧從哪裡來？從清淨心產生。胡小林解決不了如何跟爸爸相處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智慧，或者智慧不圓滿；智慧不圓滿，肯定是心不清淨。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不在我爸爸，一定在我這裡。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父親身邊處處道場

惠以真實之利——從念佛機到稻香村

我是從二〇一〇年的七月底回到家裡的，當時爸爸的身體愈來愈不好。他有三大病，一個是眼睛，基本上處於失明狀態。這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打的，到了晚年後，眼睛慢慢就什麼都看不清了，只能看見模模糊糊的光。另一個是腰，也是在「文革」中被鋼棍給打折了。因此，他直不起腰來，走路行動不方便。再有一個就是他在六月份做了一個導尿管，掛了一個塑料袋。做完這個手術之後，他就得了老年狂躁症。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愛整齊、愛乾淨的人，是當兵出身，自尊心很強，突然掛上一個尿袋，對他的心理傷害比較大。得了這個病，需要吃一種精神類藥物，叫奧氮平。病情嚴重的時候，每天要吃一片半，只要控制不住就

得加量。

我回去後，看到父親確確實實很沮喪，他覺得生活沒有希望，也不願意出去，不願意見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一大截。再加上父親的基礎病特別多，高血壓、心臟病等等，所以是一個很可憐的老人。

因為父親都已經是八十六歲的人了，我覺得他可能很快就會離開這個世間，所以我想自己應該增加回去的機會，別給自己留遺憾，別給自己留後悔。學了佛、懂了道理，應該孝親尊師，我差了這一課，我現在修學的道路上，這一課得在他們活著的時候補上。所以，你看，我七月底回家這個安排，全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爸爸媽媽，而是本著一種自私自利的態度，本著一個為自己的目的，回到了家裡。

具體安排是這樣的：每天上午十點鐘從公司離開，到家十點半，給父親按摩，有時候還要陪父親看病。因為父親眼睛不好，

要給他念報紙、念文章。然後陪他聊天，一直陪他吃完中午飯，再送老人家上床睡午覺以後我再走，下午兩點半左右回到公司。大概一共是四個小時。路上一個小時，在家三個小時。開始是為自己，後來做著做著，就發生了很多變化。

我最初回到家的時候，想著要度眾生啊，眾生無邊誓願度啊！「大菩薩」回家了，還了得嘛！我想得讓老人家得到真實的利益。那最真實的利益是什麼？成佛。所以我就從香港帶回了一個特別好的可攜式念佛機，裡面有十一種佛號和經文。看父親的時候就帶著念佛機回家了，到家找了插線板，幫我父親插上。

「爸，行了，別老看那貪嗔痴慢的電視了。兒子給你拿來一個念佛機，十一種佛號都在裡面，好好聽聽。」

「兒子，這個念佛機我也看不見操作，電視機我就停在新聞頻道上。」

「爸，這也不難，就四個字——阿彌陀佛，跟著念啊。這身

上的病苦，所有的憂慮煩惱，念佛都能念沒。」

「我都八十多了，我從來沒念過佛，一念佛我就睡覺。」

「爸，你這是業障。」

「行了，你放這兒吧。」他這是給我面子啊，兒子五十多歲了，外邊學佛，回來給帶個念佛機。

走之前，我說：「爸，您可千萬別關，二十四小時佛號不能間斷。」

第二天，我回到爸爸家後，問小阿姨，「小易，姨夫聽念佛機了嗎？」「沒有，你走了就關了。姨夫說：『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念佛，念佛有什麼好處也不明白。這胡小林喜歡，他來我就開，他走我就關上。』」小林哥，你千萬別老給姨夫講他有業障，他特生氣。他說：『我這兒子哪兒是孝敬我啊，純粹是數落我呢：你這是業障，懺悔吧、改過吧。他不來我挺輕鬆，我聽聽電視，關心國家、關心世界。他這一回來，我這兩眼也看不見，我就得摸

那念佛機給換成佛號，這一天都得麻煩。」

佛門當中說：「菩薩所在之處，令一切眾生歡喜心」。那爸爸媽媽是眾生，你所在之處得令他們歡喜。你念佛，也叫人家念佛，人家不歡喜，人家不接受。這個念佛機拿來了，他老人家不聽，我這心裡就硃硬，就彆扭。

後來有一天，我跟爸爸在一起。我說：「那念佛機你得聽啊。」他說：「兒子，我聽。你孝敬你爸，你回家來看我，我特高興，我這個念佛機純粹是為你聽的。只要你高興，兒子，你讓我聽多長時間我聽多長時間。你讓我聽大什麼悲什麼咒，我就聽大什麼悲什麼咒。」所以你看，本來咱們想著讓爸爸念佛，是為了爸爸，結果人家最後聽念佛機是為了我。你說這境界差得多遠啊，人家八十多歲從來沒學過佛，只為了胡小林高興就能做到。誰是菩薩啊？那菩薩所在之處，令眾生歡喜心，我爸爸讓我歡喜！

我爸爸最需要的是什麼？是念佛機嗎？不是。套用《了凡四訓》上的一句話說：「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念佛機，孰不為念佛機……」

我妹妹大學畢業後就回到了北京，他們兩口子一直是跟著我父母在一起生活。有一天，她給我打電話說：「哥，我給爸爸買了一個潔身器。就是大便以後，一按旋鈕就有熱水能給沖乾淨。你給爸爸做做工作，讓爸爸用這個。他節約，覺得又燒熱水又通電，浪費。另外，爸爸眼睛不好，我當女兒的也不好教。你回家的時候，抓住機會幫助爸爸，教會他用這個機器。」

我爸爸愛乾淨，大便之後就想洗洗。但他得先提上褲子，再讓小阿姨打來水，然後脫了褲子蹲下來洗。他的腰本來就不好，怎麼支撐身體呢？眼睛也看不見，閉著眼睛怎麼操作呢？

我才發現我妹妹人家看得準，這是老人家最需要的，因為我父親跟我說過幾次這個事。我一回家，他就說：「兒子，今天不

太好，又拉到褲子裡邊了，又讓小阿姨弄，這真的還不如死了呢！」還有些時候跟我說，今天摔倒了，摔倒以後又摀那個鈴，讓小阿姨把他扶起來。實際上，都是為了大便完了以後洗洗這麼一件事。

後來，我爸爸學會用這個以後，覺得特別舒坦。他說：「我真高興，這科技文明真給我帶來利益了，我以後大便再也不緊張了，再也不怕不乾淨了。這個太方便了，坐在這兒就解決這個問題了，溫度還可以調，時間長短都沒事，特別適合老年人。你老說現在科技文明給人類帶來的都是災難，我看這個科技文明挺好。你看你妹妹——還有你，都挺孝敬的。」

他讚歎我妹妹，怕我不好受，把我也捎帶上去了。他讚歎科技發展，你說這個時候，我再說科技殘害人類，他能接受嗎？老人家得了科技的利益了。這個問題很值得人深思，為什麼妹妹她能夠解決爸爸真實的需要，為什麼這個兒子學了傳統文化，成天

在外邊講感恩與改過，反而看不到這個？回家度爸爸、度家裡人，誰度誰啊？我一回去，我爸老感謝我，「兒子，謝謝你回來看我。」誰該謝謝誰呀？！

還有一件事，我爸爸他老人家前列腺肥大，尿動力不足，小便出不來，所以對他來說，上廁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說：「兒子，我最大的工程就是上廁所了，每天夜裡上廁所五次，你說睡得了覺嗎？到廁所滴幾滴就回來，回來又想去，就又去。」

我說：「爸，你念佛吧，念佛就能尿出尿來。」

我爸說：「好好，我念……兒子，我念了半個月，怎麼還出不來啊？」

我妹妹和老人家住在一起，她看到這種情況就請來泌尿科主任給老人家會診，之後把爸爸送到醫院做了個尿漏。做了尿漏以後，老人家的體重降了四十斤——那都是身體裡排不出來的水分啊。之前腿都是腫的，亮晶晶的和蘿蔔一樣。老人家特別舒心，

再也不用為小便一晚上去五次廁所了，再也不用惦記了，晚上睡覺的質量就提高了。

你想他眼睛看不見，腰又不好，要走到衛生間是很困難的事情。躺床上緊張，到廁所解不出來就睏了，好幾次就睡在馬桶上了。

我讓爸爸念佛，妹妹找個大夫解決了這個問題。印光老和尚說：「看一切都是菩薩，唯我一人實是凡夫」，真是那麼回事啊。

那麼，誰是真正學佛的？妹妹。誰是不學佛的？哥哥。在《無量壽經》上，佛說：「惠以真實之利」。真實的利益是什麼？不是念佛機。「菩薩所在之處，讓眾生歡喜心。」念佛機不能讓人歡喜，就不能用，而真正能讓他歡喜、讓他方便的是這個潔身器、這個尿漏。所以，這兩件事情對我的教育特別大。

如果我不回家，如果我不跟父母在一起，我怎麼能受這個教

育？我怎麼能夠發現身邊最親近的眾生，他的需要是什麼？我抱著自己的認識、自己的知見、自己的習慣、自己的判斷，回到他們那兒，發現不行。還是得回歸到佛法當中。

佛說用四攝法接引眾生。攝，就是接引的意思，就是幫助的意思。四攝法，就是四種攝受眾生、吸引眾生學佛的方法。其中的第一條就是布施。我想的是我爸爸要念佛，那是胡小林自己的想法，沒把爸爸的痛苦像妹妹一樣放在心上。你在布施嗎？爸爸不需要念佛機，他現在需要的是解決上廁所的問題，你幫助他了沒有？你能幫助他嗎？你能。你為什麼沒想到？為什麼妹妹想到了？

念佛機他不歡喜，潔身器他歡喜。你不讓他舒服，你不讓他得到真實的利益，他怎麼能跟著你走？四攝法的第三條是利行，你要有利益他的行為，你要幫他。他最困難的是上廁所，你為他上廁所的困難做出了些什麼？

比如，他最想吃的是桃，你給他梨；他最想吃的是米飯，你給他饅頭。為什麼？因為你有障礙。障礙是什麼？我見，我的成見。你沒放下我。你要孝，還要順。你沒順著爸爸媽媽，沒順著爸爸大便這個問題，你能完成孝嗎？孝和順互為因果，彼此不相捨離；天底下沒有不孝的順，也沒有不順的孝。淨空老和尚、鐘老師都講得很清楚，你做到了嗎？你沒做到。沒做到怎麼辦？慚愧。慚愧了怎麼辦？改。

吸取了念佛機的教訓，我想在照顧父親過程當中真正落實四攝法。四攝法當中講的布施，就是指常請客、常送禮，讓他生歡喜心，他覺得你這個人真可親可愛，他就願意跟你學佛。跟你學了佛，他就覺悟了，他就得度了。所以，布施不是解決貪的問題，它是為了讓眾生歡喜心，它是在這個層面上的布施。

比如爸爸喜歡吃點心，他自己眼睛看不見，也走不動道兒，所以全是家裡的阿姨給他買點心。他這個人從來不願意給人添麻

煩，買什麼就吃什麼，不喜歡吃的就給阿姨吃。

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我知道父親愛吃北京的「稻香村」，老字號啊。但稻香村有七十多種點心，我哪兒知道老人家愛吃哪種？我從來沒跟他一起生活過。那怎麼辦？這時候你就得拿出研究生那個水平——弄個本給登記啊。桃酥、酥口樂、蛋黃餅乾、華夫餅乾，比如今天給我爸買了這四種，各二兩，不愛吃就淘汰，第二天再換四種。

你得學啊，深愛婉容啊！因為你愛爸爸，愛落實在哪兒？落在念佛機上，他不感興趣，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什麼？他容易餓，沒到吃飯的點兒，他就餓了，這時候他希望隨手就能抓點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這是他最需要的。你能不能為了爸爸忘掉你的觀點、你的習慣、你的喜好，真正地滿足他老人家的要求？

所以還是要孝順。孝是因，順是果；順是手段，孝是目的。這兩個字不簡單，因果全在裡面了，有方法、有理論、有境界。

真正把這兩個字琢磨透了、學會了，那就是三藏十二部。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沒講別的，就是孝順。事上要順，心上要孝；有精神、有物質，有方法、有目的，有因、有果。

所以，對稻香村的點心就排查吧。我們在公司做項目也有排查。比如我們做壁掛爐，哪些項目用壁掛爐？我們制訂排查的表——項目情況表，項目叫什麼名稱，在北京什麼位置，大概多少建築面積，分幾期完成，用什麼樣的供暖方式，股東的構成……所以，公司在我的領導下，有一個詳細的項目排查系統。我以前覺得正是因為這些系統，因為我聰明，能設計這套系統，我才掙到了錢。我不認為那是命裡帶來的。那麼，目的呢？佛法不論事，論心。你小子設計這麼好的系統，為什麼？為了掙錢，為了滿足自己的自私自利。

今天到稻香村去給爸爸排查點心，同樣採用這種方法，登記造冊，甚至怕忘了，還拿手機把這點心拍下來。我認認真真地把

公司的業務放下，回到父親的身邊，因為他愛吃稻香村。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吃過一個棗泥類的什麼東西，但是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連形狀都形容不出來了，你說這玩意兒怎麼找？

但是，好歹老父親還給你說了「稻香村」這三個字，要沒有這三個字你怎麼辦？那不是大海撈針嗎？孝心在哪兒體現出來？就在這大海撈針裡面。難能可貴，正是因為不容易，所以這才可貴。你給五萬塊錢這容易，那叫孝嗎？那不叫孝。

佛法不論錢，不論房子，不論多少建築面積，不論多少金子、多少銀子，佛法論存心。所以，在稻香村排查點心的過程中，就是落實佛說的四攝法，就是布施，讓眾生歡喜心。

他愛吃棗泥，棗泥的點心就有十幾種，然後慢慢地就固定下來。固定下來以後，發現爸爸最喜歡吃四種點心，軟硬合適、大小合適、甜酸合適。回家的時候，就經常打開櫃子看看，老人家這個點心缺了，就買個二兩。花不了多少錢，每次就是十幾塊錢、

二十幾塊錢。有心在這兒，這是老人家最高興的。

這個我是從哪兒學的？就是從我妹妹那個潔身器的事情上學的。不能給老人家念佛機，因為念佛機是為胡小林給的，不是為爸爸媽媽給的，爸爸媽媽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這個東西。爸爸最需要的的是潔身器，大便後乾淨了、方便了；最需要的是他餓的時候，能不能隨手抓到愛吃的東西。

我把這個點心給老人家配好了，他特別愛吃，而且很感動。他跟我妹妹說：「你看你哥那麼忙，他這麼玩命兒，稻香村一趟一趟地去往回拿，去給換。我都說算了，兒子，我沒那麼挑剔，戰爭年代過來的，有點就行……」這是老人家那麼說，咱可不能那麼做，咱是學佛的，得把這個事做究竟、做圓滿，做到無一遺漏。

我心裡是怎麼想的？我心裡想的是，第一要孝養父母，報父母的養育之恩。第二就是要做好樣子，讓別人對學佛的人佩服。

這個佩服，不是為了佩服你，是為了佩服佛法。這麼一個粗心大意、自私自利的兒子，怎麼今天能夠在這個點心上，這麼翻來覆去、這麼較真，拿著筆、拿著點心、拿著手機，又照相、又排查？然後又寫上名字，自己先嘗。要放在平時，點心裡邊有黃油、有雞蛋，這都是我不吃的。

淨空老和尚說：為眾生做錯了都是對的，為自己做對了都是錯的。你這口雞蛋、這口黃油、這口奶粉，是為爸爸吃的，這是功德。你不吃雞蛋、不吃黃油，你是自私自利，你不僅不是佛法，你還是魔法。你不僅去不了西方，你還墮地獄。我跟父親生活的這幾個月，就是對自己實實在在的考驗。

所以，佛說跟眾生打交道的四種方法，第一就是布施。女孩子喜歡紅顏色的布，你別給人家買藍顏色的；朋友喜歡抽三五牌香煙，你別給他買中華……。布施，眾生就生歡喜心，咱們中國老話說，伸手不打送禮人，禮多人不怪。這個禮，就是這裡說的

布施。

體父之疾苦對治分別心——從豆腐乳到小便

從七月底回家之後，我每天陪父親吃飯。在吃飯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事情，就像扇了大嘴巴一樣把我扇醒。

中午我陪老人家吃飯，老人家特別愛吃醬豆腐，就是豆腐乳。豆腐乳鹹，他不可能一塊都夾起來放嘴裡，得拿筷子慢慢地切一點放嘴裡，就著湯，就著饅頭，或者就著米飯吃。他那個眼神兒，毛衣扣都繫錯了，他能切那個醬豆腐，能夾那個醬豆腐嗎？那可是細活兒。

原來我沒回家之前，小阿姨就切一點放在爸爸的盤子旁邊，老人家稀里糊塗地扒到什麼就吃什麼，可能一下子就撥進去了。再想吃怎麼辦？小阿姨不上桌吃飯，再想吃得叫她來再給夾點

豆腐乳。我父親這個人又特別不願意給人添麻煩，所以他也就不吃了。

我回去一看，父親愛吃豆腐乳，我就給他夾。咱們這一身壞毛病，還得用公筷。我說：「爸，我給你弄點吧。」我就給他夾了點，就放在他碗邊。他呢，又找不到這個位置，兒子到底抹在哪兒了，喝三口粥都找不到醬豆腐！

我說：「爸，在這兒。」我幫他轉轉碗。

「兒子，別給我弄了。」

我不耐煩了，我說：「爸，在這兒！」

「兒子，沒事，我不吃醬豆腐也可以，我吃點別的，你別忙活我了，你都忙一天了，挺累的。」

你這個煩他有感覺，你不愛他，你沒有設身處地地為他著想。愛心感愛心，怨心感怨心，他能從你的口氣當中聽出來：「爸爸又怎麼了？」你看這口氣，帶著鉤，這話裡頭的意思是：「行

了，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耐煩。這就是我回去後經常用的語言。我爸以後就不要醬豆腐了，他覺得兒子回來好不容易吃次飯，我這兒吃醬豆腐老夾不起來；他幫忙，我也找不著，找不著兒子就著急，兒子一著急，這頓飯你說還怎麼吃？

有一天，我這麼做完以後回自己家。晚上，我跟我的小兒子在餐桌上吃飯，我家也有醬豆腐，因為我也愛吃。我突然想起來這個事，我說：「兒子，咱倆閉著眼睛，看看誰能夾起這塊醬豆腐。」結果，我們倆真的夾不起來，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我的爸爸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吃飯，你體會瞎眼人的狀態了嗎？沒有體會。我不僅不幫他，我還不耐煩。這是學佛的嗎？所以，第二天再回去，我就說：「行了，爸。從今天開始，這個醬豆腐我來餵您，您別夾了。」

醬豆腐的故事到這裡還沒完。醬豆腐夾起來了，我就抹在爸爸的筷子上——讓他用筷子弄，麻煩！你想這個醬豆腐本來就一

個火柴頭那麼大，你抹上去又抹下來得半天。我說得了，乾脆直接就送到我爸的嘴裡了，送進去之後我爸特高興。但是，我這雙筷子再夾菜放到自己嘴裡的時候，我就覺得硌硬，這是我爸爸用過的筷子。

我一下子就特別警覺、特別慚愧，怎麼我的筷子我爸爸用過，我都嫌髒，我都噁心？您還想去西方？玩兒去吧，沒你的份兒！父母是怎麼把你帶大的？你今天回到家照顧父母，您這才哪兒到哪兒？您這剛回來，給父母餵了一口醬豆腐，你就這麼嫌棄他。

我要不回家做所謂的「孝養父母」，我知道自己的境界不行嗎？不知道。誰教育誰？是爸爸教育我！咱們學佛的知道，他做這種示現，那就是因為你不孝敬的這顆心感召來的，你缺這一門課。他在你面前示現這麼一個樣子，讓你通過身體力行，通過你跟他的相處把這一課給補上。但你胡小林不僅不慚愧，不僅不感恩，你還嫌棄，你怎麼能是佛弟子！換句話說，佛弟子有你這樣

的嗎？我念一萬聲佛號，我念一千遍《無量壽經》，有用嗎？那是為自己念。爸爸用過的筷子你都不能放到嘴裡，你有多大的分別，你有多大的執著！你侈談感恩，你侈談誠敬，你想得到佛菩薩的利益？你想看懂經教上說什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可能，你與經教不相應。

所以我就對治，就天天給爸爸用筷子餵菜。那就不僅餵醬豆腐了，我逮到什麼菜就給他往嘴裡放，他咽得越深我越高興，我拿出來後連飯我都不夾。我原來是怎麼樣做的？弄完醬豆腐，我把筷子放到湯裡涮一涮我再用，沒那麼直接。

現在不了，從他嘴裡出來我就放到自己嘴裡頭，體會體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發現沒什麼，沒什麼異味，跟平常一樣。我慢體會淨空老和尚經常說的，世界上本無差別，萬法平等，是我們看錯了、想錯了、說錯了。北京的臭豆腐多臭，你胡小林能往嘴裡放，你爸爸的筷子你不能往嘴裡放，為什麼？因為你認為臭

豆腐是香的，「一切法由心想生」，「境隨心轉」。

要鍛煉！只有這樣我才知道自己不行，功夫不得力，有分別心，有執著。知道不行了吧？回公司還敢跟員工發脾氣嗎？還覺得自己是研究生畢業，是大老闆，我這一年掙多少錢，法布施多少錢，財布施多少錢有多了不得了嗎？這幾年我施了幾千萬，怎麼著？一個醬豆腐不就把你給打倒了嘛！了無功德。

能拿筷子給爸爸餵飯了，爸爸吃飯的效率提高很多，而且他很歡喜跟我吃飯，因為他方便。你想我平常不回家，妹妹、妹夫在外面上班，媽媽中午也不回來，就他跟兩個小阿姨。小阿姨又不上桌，就他一個人在那吃飯，你說誰照顧他吃飯。所以我每天中午，甯管有什麼應酬我全推掉，這個是雷打不動；十點離開辦公室，十點半趕回家，一定陪爸爸。第一，一個小時的按摩；第二，陪爸爸吃飯；第三，照顧老人家睡午覺；然後我再走。

感謝爸爸，他老人家要是看得見，我能有機會上這一課嗎？

所以，這種感恩的心就出來了，是他在教我。他多痛苦，他用他的瞎眼來教我，來做一種示現，給我提供一個教學和受教的平臺。怎麼感謝爸爸？從小把你拉巴大，到今天臨終前還用瞎眼來教育你，幫助你提高境界，怎麼感這個恩？胡小林不拿出真實的修學功德，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一子成佛，九祖生天」，我們只有自己斷惡修善、成聖成賢，爸爸媽媽才能得到最真實的利益。

打那以後，我明白了，孝養父母最好的辦法就是成就自己。所以每當我想犯貪瞋痴慢、每當有五欲六塵誘惑的時候，我就想起我那瞎眼的父親。他在教育我，他在他生命最後這段時間對他的兒子還不離不棄，你還好意思嗎？天理能容嗎？不行，不能這樣做了。

孝，能幫人斷惡，德之本也。因為咱們學了佛，咱懂得這個道理。爸爸的狀況是你的依報，你缺德，爸爸眼睛才不好；你小子福薄，爸爸眼睛才瞎。你為什麼福薄？就是因為自私自利，那

醬豆腐的筷子你都放不進去，你說你不福薄嗎——連爸爸都不能包容！所以，我慢慢從爸爸身上品、琢磨。我不去寺院，也不主張給父親立牌位，我關了門好好修。

為什麼？我是爸爸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要造惡，這個惡因是爸爸種的；我要利益一方眾生，這個福也是爸爸種的因，我爸爸有這個善因，他一定能得善報。如果我一邊燒著香、磕著頭，一邊造惡，而這個惡是我爸爸帶來的，那我爸爸能享福嗎？沒有我爸爸，我在世界上造不了惡，所以我爸爸是因，我造惡是果，這個惡是我爸爸帶來的，那他就沒福了。

你要想讓你爸爸有福，你就別造惡。因為你跟你爸爸是「孝」的關係，上邊是「老」字的上半部，下邊是兒子的「子」，一體的，捆在一起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好，爸爸就好；你不好，爸爸就不好。這跟你磕頭不磕頭沒關係。明白這道理了，就想爸爸這麼可憐、這麼痛苦，還在教育我，

我還造惡，於心何忍！

另一點，誠敬心出來了。原來對爸爸是可憐、憐憫：老人家不容易，受苦一輩子，「文化大革命」中遭了這麼大的衝擊，到了眼睛也看不見，腿也走不動。但是，沒有恭敬心。因為我認為他不學佛，我認為他說不出聖賢教育這些道理，我只是同情他。經過醬豆腐的事以後，我才慢慢生起了誠敬心。爸爸，那是菩薩，來度我的，我跟他在一起，我得到了真實的利益。在淨空老法師那兒，我得到真實的利益；爸爸這兒，我得到真實的利益，那你能不感恩嗎？你能沒有誠敬嗎？

在回家孝養父母的時候，一定要好好地品每一件事情——用《了凡四訓》、用《弟子規》、用佛法，把爸爸看成菩薩，把媽媽看成菩薩，他是怎麼教育你的，你通過這個教育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如果你是一個善學的人，你是個直下承當的人，你自然就能從爸爸媽媽身邊學到佛法，提高境界。那時候你對爸爸媽媽那

種誠敬、那種感恩才是真實的。

不是說因為你給了我一個血肉之軀，你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拉巴大了，——那叫情執，那不是法緣，那是情緣。你把爸爸媽媽看成是菩薩，來教育你這個凡夫，你通過他們提高了境界；你修學沒有地方讓你歷事煉心，爸爸媽媽用他們的老年，用他們不健康的身體，用他們的麻煩，用他們的痛苦來成就你，當你提高到這種境界的時候，不得感恩嗎？天底下還有哪些人願意這樣受苦來成就你？有第二個嗎？沒有。

所以，佛才讓我們孝養父母，淨空老和尚說孝是根中根，《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為什麼？父母最願意為孩子們示現病、示現死、示現老。還有誰願意在你面前給你上這樣的課？沒有了。

印光老和尚說一個「死」字掛在心頭，掛在腦門上，你念佛就懇切了，念佛功夫就得力了。我就是看我父親這個樣子，我就

得念佛。我怎麼想的？我跟我父親差三十歲，他一九二五年生，我一九五五年生，一萬多天。一萬多天以後的胡小林就是這個樣子。你還放蕩、你還放逸，你還不趕快修福？預知時至，身無病苦，你做得到嗎？當你像你父親這樣地痛苦，你能保證念佛的心不退嗎？你能保證你不受干擾嗎？要警鐘長鳴。

還有一件事。爸爸的眼睛不好，看不見小阿姨給他盛的飯有多少，所以盛多了他就多吃，盛少了就少吃。而且因為牙口不好，他常用魚湯拌飯。他是個特別節約的人，又是個特別愛乾淨的人，老人家當兵的出身，吃完飯以後都得把桌上這些菜根、糖蒜皮、嚼過的蝦皮扒拉到碗裡頭。

有一天吃飯的時候，他跟小阿姨不高興了。他說：「你看你們老盛飯盛那麼多，我吃又吃不下，剩在這兒怎麼辦？多浪費，種糧食多麼不容易！」

我說：「爸，沒事，我吃。」

「算了吧，你別吃了，你好不容易回到家來吃一頓飯，你又不吃葷的，這黃花魚湯你吃得了嗎？」

當時我爸看不見，我是真嘔牙花子，因為我爸把那個糖蒜皮跟蝦皮都撥到碗裡頭了。我當時想，考驗胡小林的時候到了，你小子餵醬豆腐可以了，這個蝦皮、糖蒜皮、黃花魚湯泡的飯，你能吃下去嗎？跟諸位同修說，我是捏著鼻子吃下去的，根本就沒通過嘴，「呼嚕」就吞到嗓子眼了。我說：「爸，我都吃完了。」

「兒子，真好。」

那蝦皮是我爸爸嚼過的，我咽的時候真咽不下去。別人嚼過的東西又到我嘴裡，不行，還是不行。回去就懺悔，你怎麼今天還那麼大的分別心？「萬法不生，萬法不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平時說起來這嘴皮子溜得沒法再溜了，怎麼一到這黃花魚湯泡的剩飯，就不行了？吃素四年了，為誰吃的？為自己吃的。一到境界現前，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

打那以後，我有時候在外面請客時就買炸小蝦——我爸特別愛吃炸蝦，第二天中午我就給我爸帶上。我買炸蝦其實是為什麼？一個是為我爸愛吃蝦，第二我是等著蝦皮，我看自己能不能嚼，一直要把自己練到沒有這種分別心，沒有這種執著心而後已。還有糖蒜皮，我父親特愛吃糖蒜。你說咱學佛的人不吃蒜，糖蒜皮他捋出來放在他的碗裡頭，我再把這糖蒜皮放到我嘴裡，我再嚼。後來覺得沒什麼了，為什麼？自己戰勝自己了。

原來分別，現在不分別了；原來噁心，現在不噁心了；原來皺眉頭，現在不皺眉頭了。所以我回家陪爸爸吃飯，我有一個動力，就是吃他老人家的剩飯剩菜。一直吃到我父親過世，真能吃，什麼都無所謂。到後來，不僅父親的剩飯能吃，連小阿姨進廚房給我爸添飯，她碗裡剩的飯粒，我都拿起來扒拉扒拉，倒點茶水涮涮送進去。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心裡喜悅，原來過不了這關，現在過了，修學的境界有提高。

這種提高給我帶來巨大的安慰和鼓勵。行，佛菩薩不騙人，修行得靠個人。只要真幹就能走出一條路，關鍵是幹不幹。你要真幹，真行！

有一天，小阿姨跟我說，大哥，那天姨夫掉眼淚了。我和他說，姨夫，您每次的剩飯都是大哥吃的，他都沒告訴你。什麼能嚼的，只要能咽下肚子，除了雞骨頭不行，什麼雞皮呀，什麼帶魚呀，炸酥的帶魚他都嚼了。我爸說，為什麼呀？他說他自己沒德行，他要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不再有這個分別心。他說我連我親爹都嫌髒，我還能不嫌誰髒。老人家就掉眼淚了，他說我兒子是真想做一個變化，看來他不是假的。他雖然現在沒變，但是他的目標是正確的，他有這個意思。

我媽有些時候中午回來吃，她也看到了我吃剩飯。她對我爸說：「丕林，你知道嗎？你兒子幫你吃剩飯！」「我知道，我兒子現在有境界，人家想法跟咱不一樣，人家要成佛成祖度眾生，

他連剩飯都吃不下去，他怎麼幫助別人？」你看，老人家明白。我得給我爸磕頭，不是他老人家的教育，我怎麼可能有這種境界？

如果我們不回去，我們不來到父母的身邊，我們怎麼找到這麼好的提高境界的修學機會？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卡在什麼地方？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祖師大德跟我們說的孝養父母、敦倫盡分、愛敬存心，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不是嗎？所以，我才回到爸爸那兒的時候，一看自己這個境界——西方極樂世界？你痴人說夢！你過不了這一關，你在辦公室一天念七個小時的佛，念兩萬聲佛號，喊破喉嚨也無用！

前面說了我爸爸用了尿漏，那就得倒尿，到一定的毫升數你得把尿袋打開倒掉。我七月底剛回家照顧爸爸的時候，看到需要倒尿了，就找小阿姨。「來，給姨夫倒尿。」我不幹，我讓小阿姨幹。小阿姨樂呵呵地說：「姨夫，該接尿了。」她就拿一個尿

盆進來，把那個尿接出去。有些時候，因為那管子甩不乾淨，尿就弄到小阿姨的手上，她就隨手往身上一擦。

我一看：「乖乖！這尿都到手上了，這要是我……我行嗎？我能做到人家小阿姨這樣嗎？為什麼讓阿姨幹，我當兒子的就不能倒這個尿呢？該試試吧。你摸摸爸爸的尿什麼樣，你敢摸嗎？……算了，這麼大歲數了，成佛也不一定非得摸尿啊，那是小阿姨沒辦法。」看，不如人家小保姆的境界！接完尿滴在地上，有時候她就拿手一抹，往身上一擦。當然是不衛生了。什麼叫衛生？什麼叫不衛生？小保姆，那是菩薩！那我也試試吧。

後來，我回到家，聽到小保姆說：「姨夫，該接尿了。」我說：「你別管，我來，把那尿盆放那兒。」

我爸說：「兒子，算了，你讓她們弄吧，你這忙一天了來看我，我已經很安慰了。這點兒活不用你幹，她們能幹。」

「爸，不是為她們幹，不是為您幹，是為我幹。我有這種分

別心，我嫌這尿髒。」

我爸說：「尿是髒。」

「爸，尿不髒。」

「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尿怎麼能不髒？」

「爸爸，髒都是人的內心髒，所以尿才髒，內心乾淨，它就是甘露。爸，那我就開始給您接尿了。」

「接吧。」

接完尿到最後收口的時候，上面有殘留的一點尿液，趕快拿張紙巾把那口擦擦再放進去，沒敢把那尿往手上抹。完了，今天又失敗了，這考試又不及格。在尿的面前還有分別，覺得噁心。現在餵醬豆腐行了，吃剩飯可以了，尿還不行。修學是一步步的，程度也在不斷地加深。

有一天，倒完了尿，接口上還有幾滴，我就用手抹了一下，抹了以後趕快就到衛生間拿肥皂洗了。行，今天不錯，摸了小便

了，境界有提高，這一天別提過得多愉快了，都可以不念《無量壽經》了。因為念《無量壽經》的目的是提高境界，今天我摸了這個尿，我的境界有提高。不錯，今天的功課完成了。

但是，這洗手還是因為覺得小便沾到手上硌硬，原來我沒有吃飯前洗手的習慣。我給爸爸倒完尿，立刻就洗，得洗一下手。這個洗手是為了照顧爸爸媽媽嗎？是為了恭敬嗎？不是，是嫌爸爸髒，覺得尿噁心。

所以有一天中午，我給爸爸接完尿以後，剩了一點兒尿倒進小塑料盒裡。我心裡說：「佛菩薩在上，今天弟子我一定要把這杯尿喝下去，證明我有出息，我真想學佛，我真想成祖，我真想去西方！」我在衛生間裡祈請完了，就看著這個尿，拿起一個杯子，對著尿舀了一下，「咕咚」一下就給喝下去了。喝下後覺得沒什麼，比那白酒好喝多了，就跟茶水一樣的。尿不臊嗎？那啤酒也臊。尿裡面有沉澱物，你喝茶不是也有沉澱物嗎？不是像我

們想像的那樣很噁心、很臭、很髒。這時才真正明白淨空老和尚說的，實際上是我們想錯了、說錯了、做錯了，其實沒有分別，比北京的臭豆腐好吃多了。

我喝完尿，就給淨空老法師發了個短信。我說：「從香港回京後，在照顧父親時，又進一步克服分別心。……我自己現在的體會，一是，法喜充滿，有戰勝煩惱的輕鬆與喜悅。二是，頓時明白了師父常說的『學佛沒有別的，放下而已。』等我真嘗了，其實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體會了師父常說的『我們想錯了，說錯了，做錯了』的真實含義。三是，通過這幾次的對治煩惱，覺得自己更有信心了。四是，自己突然變得更謙虛，更有自控能力了。總之，體會太多太多了，不能詳述。請問師父，這樣做如法嗎？我做後的感覺對嗎？」老法師給我回短信：「正確。如法。希望能進一步做到放下與人、事、物的對立與分別。」

從心裡頭放棄跟一切人、事、物的對立。這個小便就是事，

你對立嗎？對立。不行，你嫌它髒，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問題就出在你這了，你有分別心，你有執著心，那你能成就嗎？克服了這個障礙，你就能去西方嗎？未必，但是道心得有。

那怎麼才能去西方？什麼是去西方的充分條件——我只要做到了我就能去？信、願、行。做到了就去了，做不到就去不了。對父母不孝敬，你說你信有西方存在，你是真信嗎？不真信。對父母不孝敬，有這麼大的分別心，你願意去西方？你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放不下的這些種種分別和執著，說明你不願意去。

佛說我們有見思煩惱。思就是貪瞋痴慢，見呢，就是觀點。我們認為尿髒，這是成見；我們認為大便髒，也是成見。這些成見——不正確的見，必須得克服掉。所以當我嘗試了這個之後，我覺得一下子豁然開朗了，真的覺得沒什麼嘛。怎麼這麼如臨大敵、談虎色變呢？這一下子境界提高好大一塊呀。原來吃菜嫌做鹹了，米飯嫌蒸軟了，饅頭嫌硬了，喝完小便之後再

也不計較這個了，這算什麼？小便我都能喝下去，這點兒事我還會計較嗎？

隨緣妙用——從洗腳到按摩

我剛回家的時候，我父親老轟我走：「兒子，回去吧。我沒事，挺好的，你別惦記著，做生意挺忙。」我說：「爸，不行，我來種福田來了，佛說了，孝養父母是恩田，恩田種東西才能長東西，我要是不來那我以後怎麼發財？我怎麼修菩提心？」

後來，我媽媽告訴我說，你爸爸為什麼轟你走，因為他要面子，覺得幫不了孩子已經很內疚了，現在還老扯孩子的後腿。他心裡想的是：自己瞎了，走不動道了，兒子來看我，我不行了。誰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失敗者，特別是這些不學佛法的人，他不接受老了這個現實。

我這邊表現又很生硬，就想著是回去給爸爸爸爸盡盡孝道。爸爸就推辭說：「謝謝你，兒子，你孝道已經圓滿了，回去吧。」為什麼呢？你是假的，他能體會出來，他跟你有隔閡。你是為自己來孝養爸爸媽媽的，你不是為老人家回來的。

當時我就老想幫他洗腳，因為咱們學了《弟子規》不是老說洗腳、鞠躬、磕頭嘛。有一天，我說：「爸，我給您洗腳吧！」

他說：「哎喲，兒子，你千萬別，這是咱們家小阿姨的事情。你又不知道東西放在哪兒，什麼襪子、拖鞋的。」我們家小阿姨每周給爸爸洗三次腳。「我都是晚上洗腳，兒子，我中午從來不洗腳，咱們坐著聊天就挺好！」

「爸，您看我這就差這一課了。爸爸，您就為了我，也讓我給您洗一次腳吧！」

「我說，兒子，你洗腳到底是為我呀，還是為你自己？」

「爸爸，為您就是為我，為我就是為您。」

「何苦呢？兒子，這腳是為你洗的，我受不了，你摸我腳我自尊心受不了。」

我就強迫他，非要給他洗，把水都端來了。

他說：「兒子，你這樣我特難受，我血壓都高了，我心臟跳得特厲害，我求求你別給我洗了。」

這樣子未必是福！你這腳沒洗完，老爺子就得打一一九了。你想我十歲離開父親，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個時候對父親的肌膚之愛，我也記不住了，他也記不住了。四十多年過去了，回去你就摸人家的敏感部位，讓人家脫了鞋，你給人家洗腳。怎麼可能呢？

我一看給父親洗腳不行啊，咱學傳統文化學的這幾招不靈啊。穿唐裝，父親也看不見，那就給父親鞠躬吧。當時我學習了李越老師的《禮儀在人際關係中的應用》。回到家裡，我就說：「爸，今兒我得給您鞠個躬，我從來沒給人鞠過躬，這次要給您

鞠躬。」

我爸說：「我腰不好，算了，我站不起來。」

我說：「爸，您就為了我，您也得站起來，您得讓我落實《弟子規》。師父說了，得真幹。」

「那我該怎麼做？」

「您站起來扶著板凳，我給您鞠躬，三個躬。」

「爸，我給您鞠躬了！」我這躬一鞠下去，給我爸嚇一跳，差點沒摔倒。

「哎喲，兒子，你鞠躬了？行，挺好，在哪兒鞠的呀？」

「在您對面呢！」

「兒子，就一個吧！你時間太長了我受不了。就到這，就到這吧！你的功課完了嗎？」

「還差兩。」

「那下次、下次……」

爸爸過生日的時候，我說：「爸，給您磕一個！」

「哦，磕完了？」

「咚！」

「聽見聲音了沒有？」

「聽見了，兒子，聽見了，磕了，磕了，挺好！」我爸說：「你看你一磕頭我就緊張，兒子，給我拿點硝酸甘油吧，渾身受不了啊！給我磕頭，我們參加了革命，反封建、反地主階級，你弄這磕頭淨是封建的東西。」

這個頭是為誰磕的？也是為自己。洗腳是自己的意思，父親在今天這個階段，不接受這樣一種近距離的接觸。腳，誰都不願意讓人碰，你跟他的感情沒有交到那份兒上，他怎麼可以讓你動那麼敏感的地方？他本身就覺得髒，覺得這是個下賤的地方。你坐奔馳，當老板，五十五歲了，你突然要幫他洗腳，他跟你沒有這種感覺。

後來，我跟淨空老和尚交流。他說：「小林，要隨緣。」我的做法就是不隨緣。打個比方，棉被是菩薩，電熱毯是凡夫。棉被蓋在冰櫃上它能保冷，蓋在熱水袋上它能保溫，它隨你。你熱，它給你保熱；你冷，它給你保冷。電熱毯呢？就像凡夫。哼，你愛熱不熱，你愛冷不冷，撥到幾擋就是幾擋。你說我這太熱了，對不起就這麼熱；你說太冷，你能給我撥到四擋嗎？對不起，就三擋。菩薩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凡夫是隨自己的心，應自己的量。所以，誰說生活不是佛法？處處都是開悟之處。

就這樣，洗腳、磕頭，這可稱得上殷勤了，十八般武藝全試過了，不靈啊！我就覺得這傢伙真難，就開始煩了。在公司我要磕頭，誰能攔著我呀？我在公司說一不二啊；到了餐廳，那服務員對我也得尊重啊，讓她來杯熱茶，她肯定不能給我礦泉水，我說什麼是什麼。

所以，佛為什麼說淨業三福要從孝敬父母開始？他不管你是

什麼老板，什麼研究生畢業，你是他兒子，這一點就夠了。為什麼？因為他不會像別人那樣有利益地尊重你。他是你的父親，你是他的孩子，他對你居高臨下，你看這種感覺，你上哪兒找得到啊？

《了凡四訓》上說，善有十種，第四種叫作「愛敬存心」。了凡先生說：「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什麼意思？在爸爸面前你不得柔聲嗎？你能像對待員工似的：「會吃虧嗎，你？會吃虧，那行，在本公司能找到工作！」對爸爸能這樣嗎？「爸，洗腳！脫下襪子來！」「兒子要給您鞠躬，您站好了！」你能這麼說嗎？不行，你得求他呀。

你要柔聲下氣，下氣是什麼意思？你得謙卑。「爸，您看您老人家腿都是腫的，走不動道兒，我給您泡泡、揉揉？」這是下氣，低聲下氣，你得把自己放低呀。爸爸面前你想逞狂嗎？逞狂，

你就回去吧。「兒子，不用了，你孝道已經圓滿了。」你狂，你老說，「爸，差不多了，這歲數，該學點佛了。」你這是什麼話？就這人家能不讓你回去嗎？人家就不覺得别扭嗎？你說的話不是人家的心裡話，人家想聽的不是這個，這是你想聽的。

人家是怎麼想的？沒你這少爺我在家挺好，你這一來，好嘛，成什麼了，成軍代表了。你到我這指揮來了，讓我這個，讓我那個，真是不舒服。我幾十年都這麼過來了，你今天到我這兒要改變我的生活習慣，憑什麼？背後的道理是什麼？我覺得你也沒好到哪兒去呀。你宣傳文化你得什麼利益了？你得的這些利益跟你爸爸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想不能逼老人家，我還是應該等待機會吧，隨緣妙用。要隨他的緣，你按自己的意思來，那叫攀緣；老人家自己主動提出來的，這叫隨緣。有一天，吃完午飯，爸爸坐在客廳，我就跟他在一起坐著。他突然說：「兒子，昨天這個左肩膀，被窗

戶外進來的風給吹著了，挺疼的，我怎麼今天轉頭轉不過來，你幫我弄弄。」

在那一刻我才體會到，你要被人家接受，問題不在別人，是你自己要放下，你自己要做一個變化。爸爸還是原來的爸爸，他為什麼接受你？為什麼以前不接受你？《了凡四訓》上說，皆是己之德未修，感未至，自己的德行沒修到那份兒上，自己的感化沒做到那份兒上。

他能張開口，說明通過一個月的相處，有了感情，他能接受我了。我心想，好，機會來了，這可是您讓我弄的，對不對？這可不是我要求的。您要求我幫您弄肩膀，那咱就別含糊，就得把這件事辦好。

父親讓我按摩，我很高興，買了按摩的書，和朋友找好穴位，認認真真地做。就這點兒風水寶地了：洗腳不行，磕頭看不見，鞠躬不同意，你穿唐裝他還不明白什麼意思，念佛機他也不接

受，現在讓你按摩了。撈著這根稻草，咱就把這事情做圓滿。

那到底是看經，還是看穴位的書？「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你這部經為自己看的，白看，祖師大德、佛菩薩在經裡寫的你看不懂，因為那是為自己。那你看這個介紹穴位的書，這就是佛法，什麼叫佛法？為別人。沒有自己，放下自己，這就是佛法，所以那個講解按摩穴位的書就是佛經。按摩就是《弟子規》，按摩就是孝養父母，按摩就是三藏十二部，四十九年一代經教。把它做好，你只要一門深入，一定能幹好。

既然老爺子說這個肩膀疼，我就幫他好好地弄肩膀。我也是初來乍到，沒學過這東西，還買點松節油給老人家擦上，然後給他按摩，之後再弄個熱毛巾給他敷一下。老人家特別滿意，說真舒服，舒服極了。

後來，我爸爸就經常讓我按摩。他說：「兒子，你這按摩真舒服，我原來這脖子都轉不動。」你想他天天坐在那兒看電視不

運動，腿腳又不利落，可不是轉不動嘛。我給他摠的時候，那脖子都是硬的，就和木板似的。我就拿胳膊肘，用手肘、用大拇指給他推，推得我手都抽筋。得努力呀！

他就說：「兒子，你看你給我弄完以後都可以轉三十度了，都可以轉到肩膀這來了。原來一動脖子就嘎啦嘎啦響，還麻麻紫紫的，現在特順。兒子，你是跟哪兒學的？」

「這不是跟哪兒學的，就是跟書上學的。」

「你哪兒有時間弄這個？」

「這不是為您嗎？您不是不讓我洗腳嗎？我只好按摩了。您讓我弄什麼我就弄什麼，這樣您不是舒服嗎？佛說了隨緣，爸，您不讓弄腳，咱堅決不弄，不能讓您不舒服。菩薩所在之處，令眾生歡喜心。」

「行，那今兒中午你就吃個雞翅膀。」

「爸，這是怎麼個意思？」

「你那麼辛苦幫我按摩，我覺得雞翅膀特好吃，咱們家做的雞翅膀可以在外邊賣。」

我說：「爸，我吃素了，您知道嗎？」

「別說那個，佛也有吃肉的時候，那西藏的佛不都吃肉嗎？你要吃雞翅膀我就高興，你要不吃雞翅膀我就生氣，說明你跟我不是是一條心。咱家的飯有些你吃、有些你不吃，我覺得很別扭、有隔閡。」

我不吃肉都四年了。

這時，我就想起老法師跟我說，這肉要是為眾生吃，那就是功德；你要是為自己不吃肉，那就是自私自利。我說：「爸，您只要高興，您甭說讓我吃肉，您讓我喝硫酸我都喝。」然後我就吃了，吃了以後那個噁心啊，多少年不吃這東西了，這不是挑戰嗎？

誰能這麼要求你吃肉？一般同事犯不上，朋友犯不上，客戶

犯不上，你的下級也犯不上。那你跟父親在一起，他跟你說話就隨便，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在父親面前你就是個孩子，你永遠是個孩子，他在你面前說話不考慮你的什麼感受、你的什麼尊嚴，你就是孩子。這麼多年，你想大人跟小孩說話，他怎麼能夠把你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所以，他不管你是什麼董事長，他也不管你掙多少錢，也不管你學不學佛，他就說你吃吃這個，特別好吃，你尝尝。

剛開始我還生氣。我心想，爸，差不多就得了。我這麼辛辛來看您，又給您按摩，是不是？怎麼我的信仰您就這麼不尊重？您給我一點兒面子啊。你們覺得是好東西的我就得聽，我就得看，那我覺得是好東西的，你們怎麼就不尊重？這就是對立。菩薩哪有自己？這不就是我執嗎？

你說你不回家照顧父親，你不跟他同桌吃飯，你怎麼會遇到父親給你出的這個考題？他讓你吃雞翅膀，又說今天這魚湯不

錯，那魚是先煎了然後再燉的，像牛奶一樣。你聽著都覺得噁心，不願意吃，但是不吃行嗎？不吃是為自己，吃是為爸爸。這都是在照顧父親的過程當中一些很細節的事情，能不能放下這個吃素，能不能為老人家把這個雞翅膀像演戲一樣吃下去，能不能把這碗魚湯喝了？能喝，你就行了，你不是為自己；不能喝，你就是為自己。

還有一次按摩的時候，爸爸跟我說：「兒子，這個按摩太舒服了，促進血液循環、舒筋活血。你要有時間，幫你媽媽和你妹妹也弄弄？」我當時就特別不高興。我心想，您有數沒有啊？真拿我當什麼了。還讓我給我媽媽和妹妹弄。我妹比我還小兩歲，她不給我弄就不錯了，我還給她弄，您真糊塗假糊塗呀？我沒敢直接跟他說。我每天進爸爸的家門，我都提醒自己，今天一定不能起煩惱，因為老人家跟你說話不客氣。他還接著說：「真舒服，你按摩是一種享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享受。」我說：「爸，我

是賣爐子的，我不是搞按摩的。這點兒事您得弄清楚了，咱們這是業餘，差不多就行了，您還真拿我當專業的用？行了，我不開公司了，我就踏踏實實搞按摩掙錢得了。」你看，這話就出來了。從爸爸家出來，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就想，你不得檢討麼，你看境界現前了——你爸給你出了一道考題，不行吧？過不了關吧？「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對不對？面對境界的時候要修清淨心。老法師說，修清淨心重要，念佛重要。你這兩個重要都沒做到，不行。所以，我跟老法師說，我每一次回家照顧我父親，從進門一直到出門，那全都是考試。後來，我又提出給爸爸多按摩一下別的地方。我說：「爸，給您肩膀弄好了。您就趴在這兒，再幫您按按背。您看您在『文革』中打傷了腰，我得幫您推推腰，對吧？您那腿又不行，全是腫的，也得按摩。」因為爸爸長期排尿不暢，左腿都像木頭一樣硬邦邦的，和水蘿蔔似的。所以，他走不動道，走路就和蹭似的。

我特別著急，老想幫他推，大夫說慢慢推擠，通過淋巴這水就能排出來。

因為爸爸這肩膀舒服了，有了信任了，他也願意接受。他說：「真推推？你會不會太累？」

「爸，不累，我也鍛煉鍛煉身體，再說了，您是福田，我種了這個福田我一定得福。」

「兒子，你要這麼一說，你再弄大發了，你再把我給毀了，你那麼大的勁。」「不會，爸，您只要說停我就停，您讓我按我一定按。」

於是，我爸就趴下了，趴在床上，我就幫著爸爸按摩，從肩膀一直推到臀部，從臀部一直推到大腿肚子，再推到小腿肚子。

他怎麼會接受的？就是時間長了，你真愛他，拿出真誠關心他、打動他，慢慢就接受了。他就會主動跟你說，兒子，今天我的右腿疼，你幫我弄弄吧；今天我的屁股疼，你幫我弄弄。因為

他老坐在沙發上，肌肉都萎縮了，尾椎骨跟兩個大腿骨的骨頭特別清晰，屁股蛋子上沒肉，那麼大的重量落在上面得有多疼啊。可憐到了極處。如果沒有這個感情，他肯定不好意思讓我幫他推屁股。

我給父親按摩的時候，他就覺得特別高興，因為我用心啊。父親雖然看不見，但是他覺得我累，有的時候說「兒子，差不多了」。他推我讓我停下來，一下子摸到我這手腕上全是汗，他就哽咽了，掉眼淚了：「哎喲！兒子，你出了這麼多汗，算了，算了，別太累了。你也很辛苦，也五十多歲的人了……」這裡邊沒有鞠躬，沒有穿唐裝，沒有給爸爸洗腳，但自然而然的，他接觸到你的胳膊，摸到你為他出的汗，他知道你是真用心。

當其不動念時，孰香孰臭？

我爸爸不能活動，他長期坐在沙發上，上車上不了，下樓梯下不了。我們沒有體會，因為我們能活動。真正地把爸爸的感受換在自己身上，這是第一門課。

所以，佛為什麼讓我們「利行」，說接引眾生要「利行」，做有利於他的行為？你在做有利於他的事情當中，你才知道他有多麼不容易。你得跟他「同事」，同幹一件事情，你才知道他的感受。這是佛接引眾生的四攝法，實際上是接引自己的四攝法，哪有什麼眾生可以接引？《金剛經》上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四攝，攝誰？攝我們啊！

所以，我就被父親接受了。有一天，我爸又不讓我給按摩了。我說：「爸，咱們這一段按摩有進步，您腰都直起來了，腿都有點甩開了，您沒感覺嗎？」他說：「是是是，挺好，就這麼著吧。」

兒子，你挺辛苦的，咱們聊聊天吧，你的孝心我領了。不按了，咱們就讀讀淨空老法師的信，說說中國『家』的精神，咱們來點精神按摩吧。」有這麼兩個星期，我回到家，爸爸都不讓我按摩。

我就奇怪了，怎麼爸爸不讓我按摩了呢？後來，我們家的小阿姨跟我說：「大哥，是不是有一天，你幫著姨夫推的時候，姨夫放了個屁，你馬上就開窗戶來著？」

我說：「對，那個屁特臭。」

她說：「姨夫特別怕冷，他這一放屁，你就開窗戶，他又趴在那兒，他就覺得冷，而且覺得你嫌棄他。所以，姨夫說以後不讓你按摩了，人家孩子嫌咱髒，咱們這麼大歲數了，一趴下按摩就憋不住。」

你想你按摩的時候，那麼大的勁，又給弄背又給弄肚子的，他哪兒控制得住？那控制不住很自然地就排氣，排氣以後你就開窗戶。老爺子八十六歲了，這種天氣他怕涼，從來不開窗戶，他

那個單間的門開一下都不願意，不就是怕冷風嘛。他就不讓弄了。你看，這不是給我上課嗎？你不真誠，他會用你嗎？你嫌棄他，誰沒自尊心？

孝養父母容易嗎？開窗戶為誰啊？為自己。你徵求爸爸的意見了嗎？「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爸爸多少次地跟我說：「兒子，咱們只有吃中午飯的時間，我不在這個房間，開窗戶透透氣。」爸爸多少次地跟我說：「兒子，你看看這窗戶關好了沒有，窗簾拉上了沒有？」你往心裡去了嗎，你問過為什麼嗎？

他在被按摩的時候，處在一種比較放鬆的狀態，你突然開開窗戶，他是什麼感受？他寧肯不要這個舒服，他也不能要冷。你按摩是為了自己：我今年回家要孝敬父母，要種福田，要種恩田；我只有在這邊種了恩田，我才有簽到合同的可能性，公司的合同是恩田裡長出來的，我要在爸爸這個恩田當中種因。我一直

有這種潛台詞。

有屁和沒屁應該是一樣。你這有分別嗎？就你還修清淨心？你這是貪瞋痴慢，你這是自私自利，你這是心不清淨！就這一個嫌爸爸臭，清淨、平等、正覺、慈悲都沒了！不行啊，胡小林，爸爸這一個考卷你不及格。這個時候我已經回去一個多月了，知道要感爸爸的恩了。對老人家的這個舉措，感恩吧！平常你哪兒腐吃可以了，這屁來了，你行嗎？不行。境界還是不夠。

所以，這是真實的。因為老人家有感受，他覺得讓你難過了，讓你不好受了，他就不讓你按摩了。就這樣，過了兩個禮拜，沒有按摩。

明白了爸爸不讓按摩的原因，我就跟爸爸承認錯誤。一天中午，我「咕咚」跪下，就給老人家磕頭了。

我說：「爸，您看我這學佛的，境界不夠，您老人家這一放

屁我就覺得挺臭，您給我出了考卷，我沒及格。現在您好像有點往心裡去，可是我還是想恢復給您推背。這個推背，大夫說很管用。您看您現在的左腿、右腿，水已經少多了，而且膝蓋和腿肚都開始軟了，咱得維護這個成果。」

他說：「不用了，挺好，不能老按摩，老按摩對身體也不好，你聽我的，我自己有感受，我現在特舒服，你回來咱們坐這聊聊天挺好。」

我說：「我對不起您老人家，您放屁我還嫌臭。我小時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時候，您嫌過我臭嗎？將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我不孝敬。爸，您要是為了成就兒子，您還得讓我恢復按摩，您就放屁，您放多少屁我都得給您弄。要不然我太內疚、太難過了。」

「誰跟你說的這事？」

「小易跟我說的。」

「多嘴！放屁就是臭，這屋裡那麼悶，關著窗戶誰願意？」

「這都是我不孝敬，我不該開這窗戶，您給我一次機會，我以後再也不會了。儘管我今天做不到，但是我知道方向是什麼，我知道差距是什麼。謝謝爸爸，照出我身上的不足，照出我的不孝，看出我的差距。這比我念經，這比我去香港看老法師都重要。感恩您，磕這個頭不是為了懺悔，磕這個頭是為了謝謝您。要不是您，我怎麼知道我自己差在哪兒了，知道自己境界不行了？您能不能恢復按摩？」

爸爸說：「這事對你有這麼重要啊？那咱就恢復吧！你別難過，你也別磕頭了，就恢復吧。你以後要開窗戶之前告訴我，我蓋床被子就行了。」

多臊得慌！他就這麼愛他的兒子，他一句批評都沒有。

所以，在父親身邊，感受的程度是愈來愈深。開始知道掉眼淚，開始看到自己不行了，慚愧！開始可憐爸爸了，開始找到一

定要為爸爸做些什麼，真實地做些什麼的動力。無比地喜悅，覺得佛菩薩不騙人，回家才能找到愛的感覺。什麼是真愛？為別人是愛，愛自己不是愛。為自己念《無量壽經》是愛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念佛是愛自己，這部經、這句佛念得不對：你與佛菩薩的心不相應，所以你不理解他的經文；念佛，你不得感應。

之後，有一天回家的時候，正趕上爸爸鬧肚子，大便失禁。因為他眼神不好，腿腳又不行，這一鬧肚子，肯定趕不及去廁所，就拉在褲子裡了。拉在褲子裡邊，你想那多髒？我到家的時候，看到老人家躺在床上，小阿姨在旁邊幫著擦。他看不見，得小阿姨幫忙。小阿姨是女孩子，所以他覺得特別不好意思。當時，屋子裡不開窗、不開門，一股臭氣。我一看父親在那擦大便，一捂鼻子我就出去了，我覺得特別臭。你看，吃醬豆腐的筷子可以接受了，糖蒜皮、剩飯可以接受了，放屁可以接受了，大便不接受。

我心裡又一想，這不能走啊，得回去呀。怎麼又不靈了？你

說這個習氣有多重，稍一不注意就冒頭。爸爸是一個非常要面子的人，小阿姨是女的，他多不希望讓小阿姨擦，你要回去幫他脫、幫他擦多好，本來這就應該是兒子幹的事兒。我就回去了，對小阿姨說：「你們都起來，我來。」

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沒照顧過老年人，特別是拉褲子這些事。一看到那種情況，我哪兒會呀？皺著眉頭縮著腳，弓著個肩膀，那是給人擦屎的樣子嗎？我勉強給小阿姨遞濕紙巾、遞毛巾，擦完了以後我再拿去洗，洗的時候你手就得粘屎，不行，覺得噁心。我擰著鼻子歪著頭，那毛巾連水管都對不上！洗毛巾那活兒是最輕的，離大便最遠的我都對付不來，覺得味兒啊！境界不行。你看佛菩薩這個安排，你想成就，他就給你安排這個課程，一步一步地引領你深入。

印光老和尚說：「看一切人都是菩薩。」我原來傲慢，可了不得了，特自負。我覺得我行，比別人強。強什麼？王希海老師

你趕得上嗎？給爸爸吸痰吸了二十六年，您這才哪兒到哪兒？丁嘉麗老師敢給母親摳大便，你下得了手嗎？

《弟子規》上說：「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好在有後面這六個字——「縱去遠，以漸躋」，給出了我們能夠變好的可能性。儘管差得很遠，我們還可以慢慢趕上。那這裡邊有一個先決條件：你必須得幹。回家孝敬父母不就是落實《弟子規》嗎？那請告訴我們方法，我怎麼才能趕上？「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是不是？你只要不自暴自棄，你就能趕上聖賢。

所以說《弟子規》偉大，關鍵是我們做不到。我們願意讀《華嚴經》，願意讀《法華經》，我們願意念大悲咒，得受用嗎？不得受用。修學是有次第的，修學是要有根的。

這大便處理完了，爸爸也要吃中午飯了。我覺得手上有味，那一天還吃饅頭，我拿著饅頭，往嘴上一放，我就聞著是大便的

味，這中午飯也沒吃好。你有感，人家就有應啊。你以為你這種心情，爸爸不知道嗎？他後來就說：「兒子，今天你吃飯沒吃好。」

我說：「您怎麼知道？」

「你吃飯時一句話都不說。」

「沒有。」

他說：「我聽見了，你跟阿姨說，我這手怎麼洗，好像還是有大便秘的味兒。」他眼睛雖然不好，但他能聽見你說話呀。

我當時這腦袋「轟」一下子，心裡說我好不容易才把爸爸說通了，讓我按摩了，今天這怎麼又來了？大便早不弄晚不弄，怎麼偏偏讓我給撞上了呢？是佛菩薩來度你的唄，程度是愈來愈高了：一年級課程完了，二年級來了；二年級完了，三年級來了。感恩這個機會吧！

一切法平等，都是從自性流露出來的。《了凡四訓》裡面雲

谷禪師說：「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當其不動念時，孰為臭，孰為香？我動了什麼念，把這本來是一法的東西變成了二法——臭和香？所以我就挺恨我自己的，怎麼學佛這麼多年，這個問題老是解決不了？我有什麼辦法能把這種執著放下？徹底地把老人家生理上的這些問題看破放下。你不放下這個，自己心理上有障礙，他老人家能感覺到，你這個孝道肯定進行不下去，因為你嫌臭、你嫌髒。

印光老和尚說：「常生慚愧心及生懺悔心」。不回去孝養父母，不來到父母的身邊，不讓爸爸給你上這一課，你到哪兒去生慚愧心，到哪兒去找懺悔心？慚愧心是知道錯了，懺悔心是不二過。錯了那就改唄！就圍繞爸爸這件事改。

我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睡不著覺。這是我很大的心病，我恨我自己，我說怎麼回事呢？怎麼老是擺脫不了嫌髒、嫌臭的問題？我這過去四年每年捐一千萬，四千萬我都可以捐出去，我也

能懺悔，改正自己的過錯，我怎麼在這個問題上就是過不了關呢？成天到論壇給人家講「修清淨心重要、念佛重要」，你自己怎麼做不到呢？

菩薩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從財布施開始，實際上到最後，《了凡四訓》上怎麼說的？「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不捨者。」什麼叫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叫六塵。什麼叫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大便就是色，是物質。嗅覺，香味，味道。你捨了嗎？「外捨六塵」，蝦皮呀、大便啊、氣味啊，都是六塵。「內捨六根」，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要關掉，不能有感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諸法平等無二。香跟臭是一，這麼深的道理學過、說過，做得到嗎？做不到。

怎麼辦？對治唄。《了凡四訓》說對待過失：「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齧指，速與斬除。」只要出現這種分別執著，只要出現這種缺點錯誤，不用遲疑、不需等待，

斬除呀，改呀！怎麼改？我心想一定得看破放下，也沒什麼好辦法了，你現在到哪兒能看得破、放得下？我就進了衛生間，就是家裡的衛生間。我就拿著早上刷牙的缸子，就看著那個馬桶，我想，我能不能喝裡邊的水？用這個刷牙的缸子把它舀出來，把它咽下去？

你不這麼幹，老執著它，老放不下，這叫什麼覺悟？淨空老法師這麼栽培你……「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你現在嫌父親髒、嫌父親臭，這是障礙，這麼髒臭的東西都能進嘴，那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把這事情看淡一點了？是不是就可以徹底把這個嫌臭的問題給解決了？

拿缸子剛想舀水，又放下了。心裡想，算了，慢慢來吧，哪有這樣的，喝馬桶的水？萬一要不乾淨怎麼辦？而且我這一個多月進步挺大的了：又是醬豆腐，又是剩飯，然後又摸了尿，又接小便，原來都沒幹過，現在這就可以了。非得喝這水嗎？不喝就

不行嗎？

又一想，還等什麼啊，你都五十五歲了，還這麼大的分別心，你還嫌你父親髒。心那麼不清淨，怎麼去西方？想搞六道輪迴，是嗎？那讀經、捐錢，不白做了嗎？你忙活什麼呢？這點東西都放不下，你算什麼英雄好漢？你成天外邊甩開腮幫子吹，你馬桶的水喝得下去嗎？你為什麼喝不下去？這不是有執著嗎？心不清淨，境界沒有提高嘛，也就是修了點福德而已，功德才是功夫。

咱們查查字典，功德是什麼意思？改正自己的缺點叫功；有了功，修功所得到的叫功德。你沒功夫啊！什麼是功夫？放下是功夫，不分別是功夫，不執著是功夫。那你這麼喜歡佛法，這麼想成就自己，今天大便這關你過不去是不是？過不去沒關係，那大便就是老師，這馬桶就是教室。佛法在哪裡？佛法就在馬桶裡。我就在這個馬桶前面，鬥爭了十五分鐘。進去衛生間又出來，出來了又拿著杯子進去……最後，我想不行，今天這水不喝下去

不能睡覺，這是立定此志，像淨空老和尚說的：真幹。你還是有分別，這馬桶水怎麼了？能死人嗎？天塌得下來嗎？有什麼了不起的？你不是成天跟人家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嗎？說萬法平等，萬法一如嗎？

喝呀！我捏著鼻子就舀了一杯，不是一滿杯，那刷牙的杯子太大，舀了大概三分之一杯。我「咕咚」就倒下去了，根本就沒經過舌頭和嘴，一下子就進了嗓子眼，就像喝白酒似的。喝下去以後也不知道什麼味，因為沒嘗著。再到後來，為了更進一步消除自己的分別心，我又嘗了嘗父親的大便，覺得沒那麼噁心，真的沒什麼。

就這樣，我的境界有提高，真的。你問這會不會拉肚子？沒拉。而且心裡喜悅，馬桶水都能喝了，那行了，這分別心又小一塊，今天沒白過。你不得感謝父親嗎？不是父親暴露了你這個問題，你怎麼知道自己哪兒不行？老人家帶一個尿袋，都不願意出

去了，為什麼？看到老鄰居、老戰友，他覺得沒面子。老人家這麼慈悲，用自己這麼大的痛苦來成就你，誰得這個尿袋最大的利益？你。誰得這個尿袋最大的痛苦？爸爸。不得感恩嗎？不是老人家跟你這麼大的緣分，來到這個世界上，幫你小子度化，你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機會、這麼快的速度提高境界？

學佛學四年了，老因為境界不能提高而困擾，爸爸這個病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現，給你找到一個突破口。不是嗎？天無絕人之路，老想成就，就找不著機會，爸爸給你機會，你不能拒絕，要迎難而上。這時候，對父母那種感恩、那種誠敬、那種尊重，是發自肺腑的。

這事兒我平時還不敢跟別人說，人家會說你們這些學佛的都是神經病，哪有喝馬桶水的？為了克服嫌臭、嫌髒，你就能幹這個？我十月底去香港看師父，給師父講起我嫌爸爸髒，喝馬桶水對治這一段。老法師有五分鐘沉著臉沒說話，然後他說：「三世

諸佛全是這樣成的。」

我問老法師，這個事兒我能講嗎？他說，你要講，要講出來。你做到了，你要說。每個人修學有自己的條件，你是學生，要把你的修學經驗，怎麼放下煩惱、怎麼放下執著講出來。你有你的辦法，你在孝養父母當中，找到了提高境界的方法，這是善巧方便。讓大家不是單純地、感性地孝養父母，要上升到理性、上升到發菩提心這個角度，爸爸都不願意度，你能度眾生嗎？爸爸的髒、爸爸的臭、爸爸的尿你都不行，別人能行嗎？

念佛是念什麼？念覺悟。覺悟什麼？娑婆苦，極樂樂。你覺得娑婆不苦，你還想在這兒待著，為什麼？來到娑婆的因就是因為有妄想、分別、執著，今天妄想、分別、執著你放不下，說明你不想離開六道，那沒什麼可說的，去不了極樂，別埋怨別人，埋怨自己。

這個馬桶的水喝下去後，我再回去照顧我父親，再給父親伺

候屎、伺候尿就沒事了。馬桶水我都能進肚子，爸爸的痰，一點兒問題沒有；給爸爸擦大便，一點兒問題沒有；給爸爸換髒內褲，一點兒問題沒有。你別說口水，別說用嘴吃那筷子了，那都不是問題了。所以突然感覺到，看破、放下最重要。

而且，我覺得有個特別奇妙的現象，就是喝下這個以後，也不愛發脾氣了，也不愛著急了。為什麼？你說還有什麼忍不了的？馬桶的水都能喝得了，小便都能喝得了，你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天底下還有比這更髒的沒有？

你說這一喝就解決所有問題了嗎？還不能。

有一次，我給爸爸做足底按摩，因為他的腳不好，水腫。我把他那鞋和襪子一脫下來，那個腳又酸、又熱、又臭，腳踝骨全都是腫的，就和饅頭一樣，根本看不清楚什麼骨頭節。這個時候又覺得：真味啊！照顧他怎麼老是接觸這種東西？不是大便就是小便，然後就是這個臭。這就又起煩惱了，又有分別心了，又不

行了。所以照顧父親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覺悟的過程，天天都是這些命題。

後來，我總結了一個經驗。我只要嫌我父親髒，就跑到他的馬桶那兒拿他那個化驗小便的小塑料壺，用它舀一杯馬桶水就喝進去。爸爸家那個廁所，比我們家的廁所可髒多了，有時候大便還掛在池子上。大概這樣十次以後就差不多了，舀的次數愈來愈少，不覺得大便髒了，可以給爸爸脫褲衩了，可以給爸爸擦屁股了，先用濕紙巾，後用溫水毛巾給老人家擦，最後塗抹爽身粉。就得對治，因為咱沒別的办法，修行就得靠個人。

你得真幹啊，這不是為別人幹的。「眾生無邊誓願度」，這是立志啊！我來到這世界上，眾生無邊，我誓願度他們。連你父親都度不了，你度誰啊？度眾生從哪兒度起？從爸爸媽媽身邊度起，這裡面是有次第的。所以說《弟子規》是大學問：「首孝弟」。

《弟子規》中的孝是重中之重、根中之根，一定要先從這裡做起。要回到爸爸媽媽身邊找到他們最需要的，然後以真誠心贏得他們的信任，解決他們的難處。《弟子規》的第一步你有了，萬裡長征在第一步，這一步就是成佛的起步啊。

所以，可能你既不學傳統文化、不學佛的人講喝馬桶水的事情，他們會說你們這學佛的人不都是神經病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那咱們是學佛的，知道每個人的善巧方便不一樣，我就是知道自己嫌父親臭、嫌父親髒，這一關沒解決。結果歪打正著，就這一個馬桶的水，我就全找到了。

長期以來覺得什麼要放下、不要分別、不要執著、要修清淨心……都解決了。這不就是方便嗎？我覺得特別受用。而且，父親和你在一起，他也能感覺到你是真的不嫌棄他了，他跟你的感情就推進了一大步。我能走出這一步，特別感謝我的父親，是他給我出了這麼一道難題，成就了我。

佛菩薩就在身邊——聆聽父親的故事

千里運回的洗澡盆

父親長期便秘，所以他的大便是個問題，時間很長，在衛生間裡可能要坐半個小時。有時候會在大便的過程中睡著了、摔倒了，弄得到處都是，我就趕上過，所以我就想陪他上衛生間。

因為我跟爸爸感情愈來愈深，他原來不會接受我陪他去上衛生間的。我扶著他進去之後，他就總是說「你出去吧，你出去吧」、「把門關上吧」、「叫她們來吧」。他慢慢跟你有了感情，他就接受你了，就不願意再找阿姨了。

誰不願意用自己的兒子？哪個當父母的願意用別人伺候？那是你不行，你不爭氣。跟父親感情深，他就敢跟你提要求了。我就專門弄個板凳，在衛生間陪他坐著。他坐四十分鐘我就坐四十

分鐘，他坐一個鐘頭我就坐一個鐘頭。我又怕他睡著了摔倒，就跟他聊天。

我每天回家只有三個小時，一般得在衛生間度過一個小時。在這一個小時裡，我爸爸給我講了很多他的事，我特別地感動。這一聊天還聊出很多過去的溫馨故事，比如我小時候他怎麼帶我，怎麼教我，怎麼養我。

沒有一次我陪著父親大便不掉淚的。我小時候他老人家那麼愛我，我都忘了，記不得了，被貪瞋痴慢、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染污得太重了，時間太長了。

小時候，我和我妹妹兩人都是我爸爸媽媽幫著洗澡，當時都用鋼種盆，也就是鋁盆。這種盆不隔熱，散熱特別快。北京那時候冬天很冷，暖氣也不是很夠，熱水燒開了，倒進去，沒洗完就涼了。他們都怕孩子感冒。

爸爸就想，南方有木盆，我要是出差到上海，一定得給孩子

們買個大木盆。後來，爸爸到上海消防器材廠出差，就給我和我妹妹買了個南方的大木盆，紅色的，直徑有一米，上面有個鐵箍箍著，很重。我爸說，買到這木盆他特高興。

那時候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出差是坐硬臥，沒有飛機，坐火車。木盆挺大，他又不願意託運，因為託運回家就晚了。硬臥的那個行李架不夠寬，他就把這個盆放在床鋪上，放了這個盆，就沒法睡了，他自己就在旁邊坐了一夜。當時還不是快車，二十四個小時開到北京。

到了北京站，公安部把他接到單位，就在天安門附近。我們家在慈雲寺，天安門到慈雲寺怎麼也得有十公里。我父親年輕的時候是公安部的一個普通幹部，沒有專車，得騎自行車上下班。於是，他推著自行車，把大木盆拴在車上，走了十公里回家，他這是為了給孩子洗澡。

爸爸給我講這個故事，我們怎麼看待它？如果你會聽，所有

的人在您面前說的話都是佛法。

父親說者無心，我聽者有意。回去晚上就睡不著覺了。按道理說，我今天這麼好的生活條件，身邊有這麼多的服務人員，又是秘書又是司機，我才給爸爸做到哪兒？我真的關心爸爸達到了爸爸關心我的那種程度了嗎？沒有。那我對待父親是什麼樣呢？我們現在有車、有司機，每個月給點兒錢，把爸爸扔給電視，回家看看爸爸兩三個小時，有阿姨做飯、打掃衛生，爸爸還對我們說謝謝。還有些人把父母扔給養老院，給點兒錢，就算了了這段父子之情，就算買回了一份心安。

爸爸當年照顧我們的條件比我們今天照顧爸爸的條件要差得多得多。他沒有錢請阿姨，沒有自己的專職司機，基本上都是自己幹的。爸爸給我洗澡的次數一定多於我給爸爸洗澡的次數，我爸爸在照顧我這件事情上，一定比我照顧我爸爸要付出得多。

不回到家，不聽爸爸媽媽跟你嘮叨過去的故事，你怎麼知道

你是怎麼長大的？你怎麼知道你小時候的感冒對爸爸媽媽多重要？你怎麼知道爸爸媽媽有多愛你？

我問父親，我說：「爸，那時候您照顧我們的時候，您覺得我們的大便臭或髒嗎？」他說：「嗨，來不及的時候就拿手接著。」我們不回到父母身邊，我們怎麼能知道這個細節？知道了這個細節，然後再對照我們是怎麼做的。

淨業三福的第一福是人間善，沒有人間善，你不可能有出世間善。第一福的第一句話——「孝養父母」。這沒得商量，你只有孝養了父母你才能夠「奉事師長」，然後「慈心不殺」，最後「修十善業」。所以，我們學佛的同修，我們學傳統文化的同學，一定要回到父母身邊，不能有任何推托的理由。

為子孫多留一棵樹

父親大便完了以後，我給他扯紙。

他說：「兒子，我不用那麼多紙，你再扯一半，把那一半留下來，明天我再用。」

我說：「爸，這個衛生紙不多，一點兒都不浪費。」

「兒子，你要珍惜這紙，你看這個電視上不是成天說嗎，地球上資源這麼貧乏，這個紙都是樹木做的，現在這麼多災害都是因為水土流失，多留一棵樹，多給子孫們留一棵樹。」

我們回家孝養父母、照顧爸爸，是我們去付出、去奉獻了，是嗎？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告訴我們「常隨佛學」。佛在哪兒？跟誰學？爸爸媽媽不是佛嗎？胡小林做到了嗎？一次一次的衝擊，我回到辦公室就給佛菩薩磕頭，淨業三福，真實不虛！

回家孝養父母受了這麼多的教育，我到哪兒去找這種教育？

誰能給我這種教育？為什麼讓你回家？回家你學呀，你「稱讚如來」——普賢菩薩第二大願王，知道爸爸對衛生紙的態度，誠敬心油然而生，不是裝的，真自愧不如，差得太多了。老實了吧？服了吧？人家沒有去論壇講課，人家沒有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錄像，人家背不下《無量壽經》，人家也沒念佛，人家是佛菩薩，你不是。

這樣一比，自己的誠敬心就出來了，再回去伺候爸爸，才知道我給老法師磕頭原來是假的。你對爸爸都沒有誠敬，你對淨空老和尚能有誠敬嗎？你對爸爸媽媽都不愛，你說你愛老法師？也可能愛，那是為自己。所以，《弟子規》上說，「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你連人家的善你都見不著，侈談誠敬！

你可能說：怎麼我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看不出有什麼我要學習的地方？問題不出在爸爸媽媽這一邊。《了凡四訓》上說，那是你障礙重的表現。《了凡四訓》怎麼說的？「心粗而眼翳」，

你心太粗了，翳，眼睛上有白內障，把你障住了。你發現不了爸爸媽媽那些像鑽石、像金子一樣寶貴的東西，是因為你心裡只有你自己，你真把你自己放下了，這些東西就會湧到你的眼前。

所以，在家看到父母這樣的行持，對我的衝擊很大。對爸爸的愛，那個質量不一樣了，裡邊有恭敬，裡邊有佩服，裡邊有慚愧，裡邊有懺悔，全在裡邊了，一即一切，出來了。

誰幫著你把恭敬心找出來的？爸爸。感恩嗎？感恩。知足嗎？知足。老實了嗎？老實了。真覺得不行，真的慚愧，要向爸爸學。

看《佛本生故事》，你學得來嗎？釋迦牟尼佛在當菩薩的時候，以身飼虎，讓虎吃他。老虎餓的沒力氣吃他，他就把自己的身體刺破，血流出來讓老虎聞到血腥味，煥發起老虎的獸性，把他吃了。做得到嗎？做不到。那個你能學嗎？你學不了。

這個能學嗎？這個能學。艱苦樸素、愛惜物命。起碼要做到

爸爸這樣吧，這個要求不高吧？他老人家做到了，就是你身邊活生生的榜樣，你應該怎麼做？

爸爸媽媽不簡單。你說這個恩情有多大？你說爸爸媽媽愛你有多深？你不是他兒子，怎麼有資格上這一課？父子有親，親在哪裡？親在這。親，你可以親近他，你可以零距離地跟他接觸。

我跟學佛的同修有接觸，跟大家不客氣地說，十個人當中，起碼有一半對父母不恭敬，看不到他們的優點。我經常參加論壇，每次接到提問題的條子全是說「爸爸媽媽不學佛我們怎麼辦，爸爸媽媽現在還吃肉我們怎麼辦，爸爸媽媽現在還在殺生我們怎麼辦……」全是父母的不是，沒有自己的不是。

所以你要放下，這是我的真實體會。我回去孝養父母之初，抱著自己的成見、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理論、自己的認為，就和菩薩一樣，要救世，要救贖他們，我已經成了，你們還沒有成，我要把你們從火坑裡救贖出來。四個月以後踏實了，老老實實向

人家學，自己真不行。而且很惋惜、很後悔，這麼好的老師、這麼好的教材，我怎麼這麼晚才看到？太晚了！我要是在剛學佛的四年前——二〇〇七年，我就回家，就落實淨業三福，就來到爸爸媽媽身邊，那我今天肯定不是這種境界。我對佛菩薩的讚歎，對釋迦牟尼佛的感恩，對老法師的佩服，從哪兒來的？就從回家這四個月來的。

連媽媽都不知道的事

我的父親一九四三年參加革命，是共產黨的官員。作為一個老革命，他始終是在非常非常低的處級、副處級幹部位置上工作，到臨退休的時候還是名處級幹部，像他這樣的情況少極了。因為他一輩子不會跑官、要官，從來不向單位、組織伸手，一直住的是給我母親分的房。也因為耿直，老是對領導提意見，老是對走

後門、不正之風的做法看不下去，所以領導不喜歡他，排斥他。

後來，中國成立武警部隊，要從公安部抽調幹部。當時的趙部長在西南公安部時認識我爸爸，對我爸爸這麼多年——四十年不提升職務，他是有看法的。當時趙部長負責組織武警部隊司令部，他在開部黨組會時說：有一個好幹部，他應該調到武警。他在公安部的七局，是個處級幹部，這個人很正派，我了解。我的意見是把他調到武警司令部政治部，擔任副主任兼武警司令部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主任。因為他知道我爸爸正直，眼裡不揉沙子，嚴格要求自己，從來不走後門，從來不搞拉拉扯扯，不違反紀律。

部黨組形成決議了，我爸爸從副處提到正處，從正處提到副局，跨過副局再到正局，跨過正局再到副部，連提四級。就工資來說，軍隊的工資比地方的工資要高很多。趙部長找我爸爸談話，我爸爸說我考慮考慮。趙部長特吃驚，他說：「你還考慮什

麼？老胡，你真傻，這個機會多難得，重新組建武警部隊，這會有很多的位置和機會，而且給你連提四級。你參加革命這麼長時間了，早就應該走到副部級的崗位上了。而且你的人品我是了解的，我把這個崗位交給你是放心的，你就聽我的吧！」

我爸爸當時不好駁回趙部長，但是他始終沒過去。趙部長的秘書通知我爸爸報到，他說：「老胡同志，你怎麼還不報到？領軍裝，辦入伍手續，重新入伍。」大家知道我爸爸怎麼說的嗎？我爸爸當時在中國消防器材總公司工作，公司生產的是消防器材，如消防車、消防梯等。那個時候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正在搞企業的改制，企業面臨著改組、下崗、重新分配工作。當時，父親手底下有四十多個員工。

他跟那位秘書說：「請您轉告趙部長，這個崗位我不能去，現在這個公司離不開我。第一，我要去了，人家會罵：這個企業不行了，你去升官了，你找到好地方了，我們怎麼辦？第二，現

在這個企業有很多的資產要處理，我最了解情況，我要走了沒人清楚，國有資產就會流失。第三，這個企業的員工我最了解，我要走了，新來的人不明白他們的情況。而且，這樣對黨的影響不好。遇到困難、遇到麻煩，黨的幹部先走、第一把手先走了，群眾會怎麼看我們？我不去了。」

我從來不知道爸爸還有這麼一段經歷。我問我媽說：「您知道嗎？爸爸原來有這麼一個故事，趙部長要提他到武警司令部，相當於副部級這個職位，他不去。」

我媽一聽，愣了，她問爸爸：「老胡，有這個事嗎？你傻了你？你怎麼都不跟我說這事？」

我在旁邊一聽，嚇了一跳，二十年前這件事，我爸從來沒跟我媽說過。我說：「爸，你怎麼不跟媽說？」

我爸說：「我怕跟她說了，她老嘮叨，非逼著我去。我當時不能去，所以我就沒告訴你媽媽。」

我媽說：「怪不得，那天我見到趙部長，趙部長說你們家老胡腦子進水了，一根筋，這麼好的機會都不去！我還琢磨呢，你們家老胡怎麼了？有什麼好的機會？」

一九八三年組建武警，我爸爸當年要去，他能幹到六十五歲。結果爸爸沒去，作為處級幹部，一九八五年他正好六十，就退休了。他何嘗不想在崗位上多幹幾年？起碼能幹到一九九〇年，待遇也不一樣，工資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回去孝養父母，我們不回去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我們怎麼看到、怎麼能夠挖掘出來他們身上這些閃光的地方？我們不是蜻蜓點水嗎？我們不是流於表面嗎？我們不是水和油是兩張皮嗎？你只有回到父母身邊，平心靜氣，老實跟他們在一起，放下自己的知見，放下自己的傲慢，放下自己的了不得，看看人家在幹什麼，聽聽人家在說什麼，才能得到真實的利益。

這就是衛生間的故事，你說爸爸在那大便，我陪這一個鐘

頭，不就是聽經聞法嗎?!衛生間不就是道場嗎?!還需要去寺院嗎?《弟子規》在哪裡?道場在哪裡?衛生間裡有慈、悲、喜、捨。《弟子規》的講堂在哪裡?《弟子規》的學校在哪裡?在哪兒能學到《弟子規》?爸爸的床邊、爸爸的沙發邊、爸爸的餐桌邊、爸爸的馬桶邊。你想去寺院、想參加論壇、想參加法會，你覺得那是學佛，錯了。學佛的一年級——孝養父母。

爸爸一生在幹革命，他最後的待遇、最後的級別對他來講至關重要，這樣的名聞利養他都能放得下，胡小林做到了嗎?爸爸為了四十個員工不離開這個崗位，胡小林做到了嗎?胡小林老不知道發菩提心是什麼樣子，這不是菩提心嗎?自利利他之心。爸爸發了，你學到了嗎?衛生間裡有佛法，衛生間裡有真理，衛生間裡可以去西方。

菩薩般的胸懷

前面提到過，我父親的眼睛和腰是在「文革」中被打壞的。我知道這一切，因為當時我在父親身邊。當時，我們在陝西省寶雞市。

那時候，我爸爸在寶雞消防器材廠當黨委書記，一把手。工廠生產消防器材、消防車、滅火器等消防工具，全廠每個月的困難補助指標只有三百元人民幣。工廠有多少人我記不住，怎麼也得有上千人。有個鉗工是軍隊轉業的，家裡好像是四五個孩子，確確實實有困難。他就向我父親、向組織申請困難補助。我父親給了他二百二十塊人民幣。他當時很不滿意，心裡不舒服。我父親做他的工作：全廠那麼多職工，不能都給你一個人啊，別人如果家裡再有困難呢，我們總得留點吧，給你二百多塊錢可以了，下個月還有。

當時還沒有開始「文革」，他心裡記恨，但是不敢說。後來，這個工人在「文革」當中一巴掌打到我父親的眼睛上，就把父親的眼睛打出了血。因為我父親是「走資派」，是「反革命分子」，送到醫院，醫院也不給認真治療，所以給耽誤了，眼底沉積了很多血塊。到了晚年之後，有大概兩年多時間，眼睛什麼都看不見了，只能看見模模糊糊的光。那個鉗工還把父親的腰給打折了，大概是腰椎的第三節和第四節。後來我給父親按摩，能摸到腰椎到那兒是歪的。

我當時五年級，陪著爸爸。他被打了以後，內褲脫不下來，全被血給粘著。每天晚上最讓我難過的就是燒一盆開水兑上涼水，爸爸的褲子脫不下來，我得拿著熱毛巾一點一點給他蘸，我爸爸口裡直吸涼氣，說：「輕點輕點，兒子，輕點輕點。」我天天幫爸爸洗褲衩，幼小的心靈看到這一幕真不能容忍，親爹被打成這個樣子，我恨死這個鉗工了，咬牙切齒地恨！為什麼懂事懂

得早，就是因為這些事情。媽媽在北京挨鬥，爸爸在寶雞挨鬥，我媽媽把我派到我爸爸那兒，讓一個五年級的孩子照顧爸爸。

這要不是衛生間裡我爸爸說他感謝我，我都忘了這一段了。

他說：「兒子，我老覺得你做了生意以後變了。我總是跟你妹妹說，你哥哥是個好人，他本質是好的。他今天這個脾氣，這麼自私自利，絕對不是他原來的樣子。你哥哥退步了，你哥哥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幾年，面對金錢，你哥哥變質了。」

我說：「爸，您為什麼覺得我過去好？」

他說：「兒子，你不記得你五年級的時候嗎？你是怎麼照顧我的？」

我這才想起來了，還有這麼一段。

我爸爸說：「還有一個更感人的故事，你都忘了。」

寶雞在中國的西北，那個地方的人都愛吃麵，所以一個戶口一個月只有兩斤大米。我爸爸是江蘇人，他愛吃米飯。爸爸住在

「牛棚」，距離我們的大概有十里地。陝西的公路不是平的，有山坡。我五年級時就知道買條活魚，讓鄰居的大媽給我爸做條魚，放在鍋裡頭，爛好米飯，蹬著自行車走十里地，給爸爸送飯。

我說：「爸，我記得，我剛給你送飯的時候，那個魚湯全灑了，那魚也都灑得哪兒都是。」一個五年級的孩子懂得什麼？才十一歲。我爸爸當時拿著這鍋飯就掉眼淚了，他說：「孩子，真難為你了。爸爸出不去，咱們家就兩斤米，你還想著給爸爸爛點米飯，買條魚。」

爸爸看不到我在流眼淚，真慚愧。十一歲的孩子能做到，五十五歲的胡小林做不到，為什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今天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染污了。

「文革」結束後，政府落實政策，我爸爸回到了北京。當時，中國開展了一個運動，叫清理階級隊伍，要把造反派從領導崗位上清理下去，該法辦的繩之以法。這個工人被抓起來了。因為大

家都知道他把我爸打殘了，專案組到北京來找我爸爸，錄一份情況。他們對爸爸說，您只要簽了字，回去就逮捕他，就法辦了。我爸爸敘述完事情經過後說：「情況就是這個情況，但是我不同意逮捕他。那時候整個黨都在犯錯誤，國家都在犯錯誤，他是個工人，你指望他有多高的覺悟，能夠不被拽走？不能埋怨他，他也是無辜的。黨的政策出現了偏差，我們要反省我們自己。而且他們家特別窮，我了解，他要是被抓進去，他們家就更困難了。能不能教育一下，寫份檢查就算了？」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父親眼睛看不見，穿毛衣扣子都繫錯，吐痰吐不到痰盂裡邊，夾菜夾不了；腰不好，家裡都得做欄杆，因為他只有扶著欄杆才能走動。我陪父親這四個月，他沒有一句恨這個鉗工的話。有些時候，我看到老人家受這麼大的罪，我心疼，我還恨那個鉗工。我爸說：「你還是佛的學生？你別給佛丟人了！」

我是回去孝養父母嗎？我是回去奉獻嗎？我是幫他老人家

嗎？誰在幫誰？爸爸身體上這麼大的障礙，這麼大的冤仇，他老人家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給我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還特謙虛：「兒子你覺得你爸這樣做行嗎？符合傳統文化嗎？你現在學問大了，你看爸爸這樣做你覺得對嗎？我這是不是不講原則？」

我一句話我都說不上來，我有資格說人家對嗎？沒資格！我含著眼淚說：「爸，您這是大原則，您這是佛菩薩的原則，您不是抹稀泥，您不是好壞不分，這就對了。但換作我做不到。這麼大的過節、這麼大的冤仇，給您生活帶來這麼大的不方便，您老人家到今天提起來，一句怨恨都沒有……」

「咕咚」，我就在衛生間給我爸磕了個響頭。

我爸說：「你幹嘛？」

我說：「佛菩薩在上，我學到了。爸，我要學習您這種胸懷，學習您這種境界。」

我爸說：「你幹什麼你，地板多髒，你快起來吧，這又不是

過生日，你磕什麼頭？」

我這真是發自內心，不磕頭，不能表達自己對爸爸的那種誠敬。

印光老和尚說：「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爸爸這樣的行持、這樣的表現、這樣的作為，還不能引起你的誠敬心嗎？我有些時候私下裡跟我那些同學們說我爸爸這些事情，有人說：胡總，那你是應該引起誠敬心，但是我們的爸爸媽媽，好像沒有做到這一點。你看，大家還認為自己的爸爸媽媽不像我的爸爸媽媽那樣能引起他們的誠敬，問題還在外面。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我四十多年沒有發現爸爸媽媽能引起我誠敬心的地方，為什麼現在發現了？因為現在落實孝道了，現在改過了，知道要修清淨心了，知道要放下自私自利了，爸爸媽媽這些優秀的事跡、感人的故事才自然而然地呈現在面前。

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有個比喻，說你的眼睛就是你的智慧，

對面的雪山就是諸法實相，你的智慧本來是能看見這座雪山的，是能夠對諸法實相有所了解的。那為什麼你現在看不清楚這座雪山？是因為你眼睛前面有了障礙。問題不出在這雪山上，也不出在你沒有這智慧的眼睛上，問題出在你有妄想、分別、執著，這些東西障礙了你。

學佛，回家孝養父母，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一分，你就能看清楚雪山一分，你就能識廬山真面目，你就能捕捉到爸爸媽媽身上那些閃光的地方、那些讓人學習的地方。因為每個人的父母親的經歷不一樣、生活環境不一樣，所以他們的故事也都不一樣，你要善學。那我怎麼能發現？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你按照這個次第幹。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是：「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恒順眾生，普皆迴向。」你說我不能「稱讚如來」，為什麼？因為你不

「禮敬諸佛」。你要真「禮敬諸佛」，如來就在你面前現相了。你能「稱讚如來」，你就能「廣修供養」。

所以說，我現在除了回去給爸爸擦屎，去給爸爸倒尿，我還能拿什麼報答爸爸？我只有這點點滴滴的小供養。你那顆感恩的心一出來，你那顆讚歎的心一出來，你那顆佩服、誠敬的心一出來，你就願意伺候他了。你覺得他是恩人，他是老師，他是佛菩薩，沒有他，你的境界提高不了，西方你沒份兒。你到了西方，你得多大的利益！沒有他老人家幫助你，你行嗎？你再供養他，你不就變成一種自覺的、主動的、心甘情願的行為了嗎？

在衛生間陪他是供養。他很孤獨，一個人在裡面待一個小時。我拿一個小時的時間供養他、陪他在一起。陪他在一起，他給你講故事。聽了故事之後，你懺悔了。所以只有「廣修供養」，你才能得到「懺悔業障」的機會。

傳家寶——破秋褲

父親的尿袋需要一個月去醫院換一次。有一天，下午兩點鐘要到醫院去換這個塑料尿袋了。吃完中午飯，按摩完了，我說：「爸，今天下午要看大夫，睡醒了午覺以後，得把褲子換下來，穿條乾淨褲子。」他說：「行。」因為他眼睛不好，吃飯老掉飯渣，掉菜湯，褲子特別髒。

當我爸爸把這褲子一脫下來的時候，我就愣了。老人家這條秋褲上邊那個補丁我就沒數過來，全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的補丁，而且到膝蓋那裡都像漁網一樣，一個洞一個洞的，褲腳跟褲腰鬆緊帶全都毛了。我從來沒給我爸脫過褲子，他睡覺的時候一般都穿著外套，還蓋上個被子。

我看到這個就說：「爸，這麼破了，您怎麼還穿這個？」
「這沒事，這舒服，衣服穿得時間長了，它隨身。」

「爸，您不能這樣了，咱們家又不是沒錢，咱們買條褲子並不浪費。再說，妹妹也給你買了新的了，您怎麼就不換？」

爸爸說：「這不是挺好的，穿那新的幹什麼，把這穿得不能穿了再說吧。」

旁邊小阿姨跟我說：「大哥，姨夫每次穿這條褲子，大腳指頭不是從這個洞伸出來，就是從那個洞伸出來，每次穿褲子沒有一次能穿到底的，困難極了。本來眼睛就看不見，特別不方便。」

我那天一句話沒說，回公司的路上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我就給小阿姨打電話。我說：「小易，這條褲子給我留好了，洗乾淨。」

她說：「幹嗎？姨夫不讓換。」

我說：「你告訴他：這褲子得留給我，這是我胡小林的傳家寶，我要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我要告訴我們家的後代，他的爺爺是一個多麼節約的人。老人家的房子我不要，老人家的錢我不

要，老人家這條褲子我得要。」

這不是爸爸對咱們的教育嗎？你要不深層次地跟父親接觸，你要不讓他把外褲脫下來，你怎麼能看見他的秋褲是這樣一種狀態？我拿這條褲子回家給兒子看，對他說：「還要冰淇淋嗎，兒子？你看爺爺穿的這褲子！咱們吃香的喝辣的，爺爺眼睛也看不見、腿也走不動，穿著這麼破爛的衣服。」我只要一回去，他就跟我說國家大事、國家建設、社會存在的問題。誰是菩薩？誰是咱們學習的榜樣？

老人家八十六歲了，人家不學佛，也沒有參加什麼論壇、匯報會，那個中國傳統文化也講不出個一二三來。人家為什麼要穿這樣破的衣服？人家做到了，我們學佛的四眾同修做得到嗎？我們做不到，他怎麼能看得上我們？為什麼社會大眾、黨和政府對佛法失去信心？為什麼？看看這條褲子就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讓人家信服。

你說我回家孝敬父母，該誰謝誰？咱們覺得回去孝養父母，是我要積功德，我要給世間人做好榜樣，——最差的就是你。看一切人都是菩薩，唯你一人實是凡夫。慚愧吧！印光老和尚說：「常生慚愧心及生懺悔心。縱有修持，總覺我工夫很淺。」何況我還沒修持，還嫌爸爸髒。

所以，我們在孝養父母的過程當中，一定不能有意高我慢，覺得老年人什麼都不懂，他們已經落後了，他們是弱者，需要自己來照顧。我們現在很多朋友、很多同修、很多大德的父母還在，公公婆婆還在，他們是寶中寶，趕快回到他們的身邊。

善相勸，德皆建——規勸父母的故事

婆羅門女的故事

《了凡四訓》上說：「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愆就是過錯；蓋不是掩蓋，而是轉化。爸爸媽媽在你面前示現的錯誤和不對的地方，你怎麼用佛法、用傳統文化把他勸住，把爸爸媽媽這個愆變成對。

父母有愆嗎？父母沒愆。爸爸媽媽在你面前犯的這個錯誤，說深了，是你阿賴耶識裡有這個種子，因為這個緣起了現形。換句話說，他們犯錯誤，是給你提醒，你還有這個問題。你把心裡頭這個阿賴耶識的問題解決了，你就看不到這個景象了。爸爸媽媽在你面前做的示現，就是你的自性這面鏡子照出來的。他們照好照壞，那是你的問題。

「看一切人都是菩薩，唯我一人實是凡夫。」父母示現有過錯，就好像他們是病人，你是大夫。大夫能把病人治好，大夫就提高了，病人變成健康人。那大夫是怎麼成就的？是在治病過程當中成就，臨床經驗指的就是這個，沒有病人就沒有大夫的提高。所以父母示現的錯誤，最後成就了一尊佛出來，成就了一個對道理很明白的人，做事情能做得到的人，能落實聖賢佛菩薩教育的人。

那父母親這個錯誤就不是罪孽，那是功德。《地藏經》裡婆羅門女的媽媽下了地獄，婆羅門女為了媽媽，精進念佛，一日一夜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最後成了聖者，在定中到了地獄見到了鬼王。鬼王說，悅帝利罪女（婆羅門女的媽媽）三日前就走了，跟她同在地獄裡受罪的這一批人同時生天都走了。

她的媽媽因為謗佛、謗法、謗僧而下地獄，女兒把媽媽的這個錯誤變成自己念佛的動力。你看「近思蓋父母之愆」。婆羅門

女是怎麼「蓋」的？化悲痛為力量！知道媽媽做了錯事，把這個錯誤變成自己念佛的真正動力，一日一夜成就了。

這裡邊有密意。婆羅門女問那個鬼王：「我怎麼來到這個地方？」「不是業力，就是威神。」意思是您來到這兒，要不然業力領您來的，要不然就是因為您是聖者，有這功夫才能來這兒。那麼，悅帝利罪女為什麼生天了呢？因為她的下地獄打造出來一個聖者，那還了得嗎？

釋迦牟尼佛的媽媽在釋迦牟尼佛出世之後一個禮拜，就到忉利天享福去了。咱們看覺得真可憐，她生完孩子一個禮拜就死了，那是你這麼認為。實際上是她的福報太大了，生了一尊佛給這個世界，修了這麼大的福，當然要到忉利天去了。這個世界生老病死，污濁得有什麼福可享？

所以我們要真想幫助爸爸媽媽，從哪兒下手？從自己身上下手。爸爸媽媽做得對的要學習，爸爸媽媽做得不對的，要給他們

把道理講明白。在講明白道理的過程當中，修煉自己的辯才無礙，修煉自己對佛法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覺悟。把爸爸媽媽這些錯誤的說法、想法、做法，都變成你成就菩提道的動力和台階，你是一步一步踩著他們的錯誤成就的。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是正確的，他們有優點，這是讓我們看到了學習的目標，讓我們有了前進的方向，這就是動力；如果看到爸爸媽媽的不足，就該提醒自己「有則改，無加警」，這就是卸包袱——所謂包袱就是自己的缺點。無論他們是錯誤的還是正確的，都是在幫你。

很多學佛的朋友跟我說，我就不敢回家，一回家我就頭痛，我不知道在家裡人出現錯誤的時候，我應該怎麼辦？我最好還是像魯迅先生說的「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躲了。躲是躲不出佛菩薩的。婆羅門女沒躲，光目女沒躲，釋迦牟尼佛沒躲，淨空老和尚也沒躲。「和光同塵」，和眾生之光，同五濁

之塵，成就了，自度度他。醫院的醫生躲著病人能成就嗎？胡小林是病人，你爸爸是大夫，你躲著大夫你能看病嗎？爸爸一會兒是大夫，一會兒是病人，是一不是二。他有兩個作用，兩個作用無一不是幫助胡小林覺悟。他是大夫他幫你治病，他是病人就需耍你來提高你的技藝，有什麼不好？我們要站在這個高度上來看待爸爸媽媽的問題。

「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爸爸媽媽是愆還是對，完全在於你。你能利用爸爸媽媽的這種事件，變成你菩提道上的台階，變成你菩提路上的動力，爸爸媽媽就沒有愆了。

如果我們看錯了，認為爸爸媽媽有問題，認為爸爸媽媽有缺點，認為爸爸媽媽是邪知、邪見，你能給他治好嗎？佛菩薩來到世間，就是給眾生治病的。換句話說，你能感到有錯誤的爸爸媽媽說出了錯誤的言論，這是惡果。因是自己種的，惡果是給自己享受。享受的時候是什麼？不能再幹和爸爸媽媽同樣的事情。

《弟子規》上說：「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見人惡，即內省；有則改，無加警」。爸爸媽媽做錯事，因為他們不是聖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是儒家說的。從佛法來講，他們是佛，他們來示現的，他們沒錯，有錯的是你。回到儒家來講，真有錯怎麼辦？「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怎麼改過？「善相勸，德皆建」。你能勸過來嗎？你有這本事嗎？如果你有這本事，能把爸爸媽媽勸過來，再有人出現類似這樣的問題，你依然能勸過來。

曉之以理——幫助父親改變脾氣

我爸爸的脾氣特別不好，媽媽覺得很痛苦，就老跟我抱怨，讓我說說爸爸。她說你現在學了《弟子規》，你也會說了，又學了佛法，佛法能解決這問題嗎，把你爸勸過來？我說這有什麼不

能解決的。

我剛開始是怎麼勸的？我說：「爸！您怎麼這樣？您還不知道嗎？房子我給您買了，車子我給您買了，司機、保姆我也都給您請了，您就不能讓我省點心嗎？我做生意不容易，而且現在都知道我學《弟子規》了，你們倆老吵架，我有面子嗎？到外面我抬不起頭來，我連我的爸爸媽媽都不能勸好，我還腆著臉跟別人去說這說那，害臊不害臊！爸，您就為我想，我多不容易，我這一天一天的。我上班一聽這電話，聽到您跟媽媽吵架，這一天我就吃不下、睡不著，我操心死了！您就不能讓我省點心嗎？」

我爸說：「你這叫勸我嗎？你不是數落我嗎？你怎麼就不問問你媽媽做得對不對？一看電視劇看到下半夜三點，那身體不都壞了嗎？我是為她好，電視有那麼看的嗎？你媽媽那個人要幹起事來不管不顧的，就和你學佛似的，一下就不回頭。」

我這越勸越僵。

「行了行了，你回來一趟就數落我，你下次別回來了。我發完脾氣我心裡舒服，我說出來就完了，要不然憋在心裡我難受。我也沒別人說，我除了給你媽媽發脾氣，我還能跟誰發脾氣？」

這個事情困擾我很久，我學了佛以後，怎麼還勸不過來我爸爸？師父給我一句話，點醒夢中人：因為你心裡沒有愛。我心裡沒有愛？我能不愛我爸爸嗎？真不愛。你勸爸爸是為自己勸，是因為你覺得爸爸媽媽不應該吵架，是因為你覺得你沒面子，是因為你覺得不吵架好，你沒有把爸爸媽媽的感受放在你的心裡。如果你有愛你就會有智慧，你就真的會勸。所以，「善相勸」這個善，除了契機之外的第二層意思，就是善心的善。什麼是勸爸爸媽媽最大的善心？愛他，你就會勸他，這是真的。

我想到師父在講經的時候講的江本勝博士的水實驗，還有朋友說的美國《科學》雜誌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說的是一個母親早上五點半給孩子餵奶，餵完奶後孩子就死了。送到醫院，醫

生一解剖，發現孩子是奶水中毒死亡。然後就查這個媽媽的飲食，發現沒吃什麼不好的東西，那怎麼就會毒死孩子？讓他們兩口子回憶，想起來早上五點鐘吵架了。之後，五點半餵奶，奶水裡有毒。

第二個案例，美國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把生氣的人呼出來的空氣用塑料袋收集起來，給它凍上，冰融化變成水，把這個水蒸發掉一大部分，那個水濃度就高了，濃度高時這個水就呈粉色。科學家拿針管抽出這個水打在小白鼠的身上，半個小時以後小白鼠抽搐死亡，水有毒。

我就抱著這三份材料回家了。我說：「爸，你眼睛不好，我給你讀讀江本勝博士怎麼說的，什麼原因讓一個母親在餵奶中毒死了孩子，發脾氣的人呼出的空氣是什麼樣子的。爸！我就您一個爸爸，您得好好活著，多給我提供點機會孝敬您老人家。您老人家生活有規律，早上五點半起床，晚上九點半準時睡覺，身體

這麼不好還堅持鍛煉，吃飯非常有規律，您為什麼？您不就是為了健康嗎！但是您這一發脾氣，您的目的都沒達到。您那個有規律的生活、起居有時、注意飲食、注意營養、注意運動，全白搭了。爸爸，您可不能這樣。您這麼愛惜您的身體，您為自己也不能發這個脾氣。」

我爸爸聽完這三份材料，再也不說話了。

沒過一個月，我媽給我打電話：「兒子，這老東西改了，你怎麼就把他給勸過來了？你是怎麼跟他說的？這麼多年我都沒給他改過來，什麼招都用了，就是不靈，你怎麼就給他解決了？」

我就把我解決的過程跟我媽一說，我說：「現在怎麼樣？」

「不錯了！剛想發脾氣，猛地就控制住了，他就回到他屋了，還說我不能跟你發脾氣，兒子說了，發脾氣害我自己。」

前面提到過，父親在手術後得了老年狂躁症。我當初之所以回家，也是因為醫生說要對他進行心理干預。大夫說，你們子女

要經常回去看老爺子，因為你們不掛塑料袋的人，不知道他心理上的那種痛苦——他覺得很沒面子，他的生活從此改變了，再也不能通過正常管道排尿了。我妹妹上班遠，我是自己有公司，時間能自主。所以，就由我每天回去對我爸進行心理干預。

通過幾個月跟爸爸在一起相處，給他擦身體，幫他吃藥，共同面對他的麻煩，共同研討疾病，共同找大夫，通過這幾個「共同」，老爺子再也不發脾氣了。他說：「我還發什麼脾氣？我每天十點半就看錶，我兒子該回來了。」

之前我爸吃奧氮平，專門治老年狂躁症的。出院時大夫說，從現在開始，你父親每天要吃一片，不夠就加半片，半片半片地加。他六月份做的手術，到七月底我回到北京，就已經漲到一片半了。病情愈來愈重，他跟我說小保姆全是特務——糊塗了。大夫說，重了也沒別的辦法，就再多掰半片。

後來，我爸爸每天就吃半片，頭腦清楚極了。他覺得生活有

盼頭，說：「我每天最大的盼頭就是你回來，只要我一想到你要回來，再大的煩惱，我都無所謂。」

我那天想，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老年痴呆、焦慮症、抑鬱症、恐懼症？這人如果有念想，怎麼會得老年痴呆？那是因為老人的生活再也沒有未來了，兒女都不來看，一點兒心靈的慰藉都沒有。你設想一下這個局面，一天天地，從睜眼到晚上睡覺，就坐在電視機前面，又走不動，又看不見，他不得狂躁症，誰得狂躁症？為什麼年輕人不得這些病？年輕人有未來，年輕人有吸引注意力的地方，有發洩的地方。老年人沒有了，除了死亡等待著他，就再也沒有其他了，他們是沒有未來的。

動之以情——轉變父親對妹夫的態度

有一天，我給爸爸做按摩，他就跟我聊天。「小林，我覺得

你妹夫這人挺窩囊的，這一輩子沒什麼出息，你看我的兒子，幹什麼像什麼。」你看，這對我不就是考題嗎？要攔過去，我肯定說：「是，您的兒子能錯得了嗎？偉東他就這樣，人和人不一樣，對不對？一種米養一百種人。」

我就會覺得沾沾自喜，因為爸爸欣賞自己，貶低別人，咱這種虛榮心也好，嫉妒傲慢也好，就得到滿足了。現在父親這樣直接地說妹夫，能這麼說人家嗎？你得應答。你不回家就碰不到這種對話，我這一想，這又是考驗。

我說：「爸，咱們這個妹夫，人家可是部長的兒子。」

「對啊，他爸是部長級幹部。」

「人家結了婚就到咱們家來了，是不是？」

「對啊。」

「人家自己的爸爸媽媽可是一天都沒伺候，到咱們家來就伺候您和媽媽。爸爸，這可了不得。結婚二十多年，年復一年、日

復一日，孝敬您二老。您住醫院的時候，要化驗大便，乾的已經掉到馬桶裡頭了。人家妹夫用手把那乾的撈出來，給放到化驗大便秘的盒裡頭，您知道不知道？您兒子做不到。您看偉東，人家是女婿，做到了。哪次住院是兒子陪您去的？哪次住院不是偉東給您拿的住院證，給您領的藥？一守給您守一宿，怎麼著，您打著燈籠到哪兒去找這麼好的女婿？」

我說：「再一個，您覺得他對您女兒怎麼樣？他們二十多年的夫妻，沒離婚、沒有婚外情，本本分分、老實巴交，從大學同學一直到今天。人家是高幹子弟，伺候您一輩子，對您屎尿不分，對您女兒這麼愛……行了，爸，該知足了！」

「你要不這麼說，我真覺得這偉東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你要這麼說，我覺得他挺偉大的。」

我說：「爸，是啊，您兒子得向人家學習，咱們都得向人家學習。您當女婿，您照顧過我姥姥、姥爺嗎？您一天都沒照顧

過。偉東照顧您二十多年了，您高興了人家陪著您，您不高興人家得忍著。吃飯在您旁邊，您愛吃什麼飯，愛吃什麼菜，多軟多硬，什麼溫度，比您兒子清楚。我這才照顧您幾個月，人家呢，小三十年了。咱們得知恩報恩。」

我妹妹後來跟我說：「哥，也不知道怎麼搞的，爸最近見了偉東就笑，有點兒什麼好東西就給偉東，老說謝謝偉東，說你到了我們家老幫助我們什麼的。爸爸這不是神經病吧？」

我說：「那怎麼是神經病呢？這是老頭子覺悟了，看到別人的好了。」

爸爸後來對我說：「你幫著分析偉東那三條看得又準、說得又清楚，偉東在咱們家貢獻太大了，比兒子還重要。」

我說：「那是。您那時候做完手術有老年狂躁症，您說人家偉東，跟人家拉臉，人家二話都沒有。人家是女婿，女婿是客人，您哪能那麼對待人家？人家還任勞任怨。爸，那就是菩薩，您知

足吧！您女兒有福，還不為您女兒高興嗎？您看人家兩口子，從大學畢業結婚，到現在五十多歲了，兢兢業業對孩子，兒子培養出來了。您看人家對你們二老，在家裡跟你們一塊生活，柴米油鹽，事無巨細，人家什麼都得操心，您怎麼沒有看到人家的辛苦？」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不會感恩是福薄的表現，那麼爸爸不會感恩，看不到妹夫對他的恩情，是不是福薄？「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按照《了凡四訓》上說，「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那父親今天說這話是錯的，他看不到女婿對他的恩情。怎麼叫「蓋父母之愆」？不是和稀泥。「蓋父母之愆」是要把這個道理給他講清楚，讓他知道他錯在什麼地方，讓他覺悟。

「三人行，必有我師」。父親這麼說了，他是扮演了一個反面教員，提醒你要知恩，任何眾生跟你都有恩情。你看爸爸說這

話，忘了恩了，是在給我提醒，我身邊有沒有對我有恩情的人讓我給忘了。如果說爸爸說了這些話，你認真地學習、認真地領會，把你所忘掉的那些恩人撿起來，爸爸這些話就修了大功德，對不對？他老人家是在教育你。爸爸這次示現，提高了你的境界，在你的菩提路上給了你動力，那爸爸這個示現，這個錯誤的說法，是不是功德，是不是善因？是。你要把你父母的任何錯誤都變成激勵你進步、提高你覺悟、意識到自身存在問題的動力，那父母的愆就不是愆，而是真實的功德。因為他的教育起到作用了，你知道你哪點做得不好，你知道你哪點有缺陷。

所以，《了凡四訓》說「蓋父母之愆」，不是說父母有錯誤，你替他們掩蓋、和稀泥。像爸爸媽媽所示現的這個愆，你要能把道理給他們講清楚、說明白，讓他們改變錯誤的看法、錯誤的說法、錯誤的想法。

孟子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塗，能把別

人說明白嗎？自己明白了，把別人也說明白。別人明白了，別人進步了，你通過他們這個示現，也明白了什麼不能做。我們怎麼「蓋父母之愆」？你把他的錯誤觀點糾正了，他們不造惡業。你呢？通過這個反面的東西，你覺悟了，不能這麼走。爸爸媽媽進步了，你也受了教育。自度就是度他，度他就是自度。

將加人，先問己——消除媽媽的分別心

我給我爸按摩，媽媽就不太接受。老太太是山東人，她愛兒子、心疼我，她就數落我爸：「這個老東西，你怎麼那麼不懂事？兒子五十五歲了，他給你按摩你就真按？你好意思嗎？他早晨六點半就送孩子上學，中午來給你按摩。」我爸說：「不是我讓他按摩，是他回來拉著我，捏這兒捏那兒的，你說怎麼弄啊？我不是為了兒子嗎？他要孝道圓滿，我有些時候都想睡覺，他還跟這

兒捏，沒辦法。」

其實我爸爸想讓我按摩，因為他很需要按摩。他腰不好，一天到晚都走不動道，按摩完他覺得舒服。他又怕我媽說他。所以，媽媽在家，他就不按摩了，「兒子，不用不用，讀讀淨空法師的信，那是精神按摩，也挺好的。」那我們就不按摩，就讀師父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的信，念湯池小鎮經驗的文章。媽媽不在家，就按摩。我爸爸只要聽到門一響，就說：「哎喲，兒子，差不多了，你媽回來了，不能再弄了。你容易，你一拍屁股走了，你媽得數落我兩小時。」

我媽也說我：「兒子，你幹嘛呢？你怎麼這麼執著啊？你每天中午回來吃點飯，休息一會兒，睡會兒覺不好嗎？給這個糟老頭子按什麼按呀！你四十多年都不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你為什麼突然這樣做？」

媽媽不讓我按摩，是因為她不懂道理，所以她才說這句話。

這父母是恩田，兒子在這兒種田，以後兒子得福，她不明白這個道理。孝養父母要養其身、養其心、養其志、養其慧，這不就是給媽媽講道理的時候嗎？「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後面這六個字不是鬧著玩的。你看到了，你不規勸，道兩虧；他缺了道，你也沒得。你沒把別人的糖尿病治好，哪天你得了糖尿病，你也好不了。

這時候就得給我媽講講，太深的道理她也不懂。八十歲的老太太了，十四歲出來參加革命，她沒什麼文化。

我說：「媽，您覺得我的表現怎麼樣？」

她說：「不錯，最近你這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原來可為你沒少操心，你這一輩子可真不是省油的燈。」

我說：「您希望不希望孩子我有福？」

「那當然了，這不是廢話嗎？我不希望你有福嗎？」

「但是佛說了，福得從福田種出來。」

「什麼叫福田？」

我說：「佛說了，人有三種田，恩田、福田、悲田。您兒子所有的福都是這三田裡種出來的。父母是恩田，貧窮的人、得病的人是悲田，員工是福田。我回家來給爸爸按摩、給爸爸看病、給爸爸弄屎弄尿，這是兒子在種福。兒子種了福，兒子才有福，您總不會希望您的兒子沒福吧？」

「你給你爸按摩你就有福？」

「對。」

「不按摩就沒福？」

「是的。」

「你們佛門是這麼說的？」

「是。」

我說：「媽，您看《三字經》上說，『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天地是不是能化育萬物，長出東西？因為有田、

有陽光、有天有地，它就長東西了。那麼，為什麼人能跟天地比？區區那麼一點小的人，怎麼能夠跟這麼大的天地比？就是因為人有心田，這個心田撒什麼長什麼，你撒善的種子，你長出善果；你撒惡的種子，長惡果。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教的，孝敬父母是兒子以後有好報的最好的種子，您要是不讓我做，就等於斷了兒子這個修福的機會，那您這不是真愛我。」

我說：「您看，您和爸爸多孝敬姥姥，是吧？」

她說：「是。」

「媽，『將加人，先問己』，您現在想姥姥死的時候，您老跟我說：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找到了你爸爸，你爸爸對你姥姥特別好，回回去都不空手。那時候工資不高，每次去都買水果，買瓜子，買花生……為什麼爸爸孝敬您的媽媽，您就能接受，怎麼做您都覺得不為過，都會讚歎？您從來沒有攔過爸爸說：行了，我媽媽你也別孝敬了，差不多點到為止，一年買兩次水果……您

沒說這話。那時候您工資那麼低，都支持爸爸對我姥姥盡孝。為什麼我現在孝敬我爸爸，您就攔著我？」

「媽媽您深挖思想根源，不就因為胡小林是您的嗎？不就是因為爸爸不是您的嗎？所以他孝敬您的媽媽，您就高興了？媽媽，這就是自私自利。」

「哎喲，兒子，你這可是挖得太深了，我得起來給你鞠個躬。兒子，我這麼多年沒意識到，我不是愛你，我是愛我自己，因為我把你當成我的了。」

「是的，媽。我孝敬我爸您都不高興，為什麼？因為我是您的。媽，這就是惡，這就是自私自利。量大福大，量小您有福都用不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媽，您得修福。您現在量小到連我給爸爸按摩都不能接受，您說最後兒子沒福，得了病，您到了醫院給我送吃送喝，管什麼用啊！」

「哦……那看來以後我還得支持你這件事。」

「媽，不僅這個，『凡是人，皆須愛』。」
「哎喲，這境界太高了，這不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嘛！」

我說：「對啊，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我連我爸都不『解放』，我怎麼『解放』我自己？您這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兒子，明白了，聽得懂。」

你看，通過講這個道理，讓媽媽對這件事基本上有個了解，她就認同了。

說因果，了恩怨——在媽媽和李訥之間

有一天，我給我爸做完按摩，送他上床休息就準備走了。我媽一跌一撞就回來了，看起來精神特別不好，嘴裡邊直嘀咕，恍

恍惚惚、語無倫次的。我說：「媽，您今天這是怎麼了？」

我媽說：「真是冤家路窄，你知道我碰到誰了嗎？」

「您碰到誰了？」

「我今天碰到李訥了。」

我一聽，心裡咯噔一下子。

因為，我媽媽跟李訥的過節很深。

一九六四年的時候，中國農村搞「四清」運動，當時李訥還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毛主席老人家特別希望能讓自己的孩子深入群眾、深入社會，他想讓自己的孩子到群眾當中鍛煉成長，不願意孩子變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享受的一代；他還希望他的孩子們能夠知道老百姓的疾苦，關心老百姓，在實踐當中增長才幹，學會做群眾工作。毛主席的發心是好的。

於是，毛主席就跟當年的北京市市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商量，說

我這女兒有「驕嬌二氣」，我想讓她受受鍛煉，參加人民公社的「四清」運動，你給我派一個信得過的、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的女同志，當她的「四清」工作小組的組長。彭真同志說，李訥同志下來搞「四清」，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這個責任太大了。

後來選來選去，彭真同志一看，就是我母親最合適。我媽媽十四歲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是老革命；又在北京京棉三廠幹黨委書記幹了十幾年，棉紡織廠女工多，她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而且當時正在朝陽區高碑店人民公社搞「四清」。就這樣，把李訥同志派給我媽媽了。

這任務派下來之後，我媽就沒睡過一個囫圇覺。那時候階級鬥爭很複雜，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教育？就是因為有那種沒有教育好的「地富反壞右」，那得隨時提高警惕。主席的女兒吃飯，她得先嘗；主席的女兒睡覺，她睡在身邊，晚上睡覺都得謹慎著點兒。生怕出安全問題，要是有個閃失，誰擔得起這個責任？！

彭真同志還交代我媽媽，毛主席有三條指示：第一，不能暴露她是我的女兒，這樣不便於她做群眾工作；第二，不允許讓她入黨，因為我知道她不合格，不要因為我，讓她入黨；第三，「四清」期間不許回中南海，一定要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

我母親是當時的黨小組組長，接到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就老實實地認真執行。像我母親這種老共產黨員一根筋，毛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李訥病了，那就是一碗小米粥。李訥同志想入黨，我媽不同意，因為主席說了不讓她入黨，但這話又不能說。

結果「文革」時，江青（李訥的母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萬人批鬥大會上點我媽媽的名字，說我媽迫害她的女兒。為什麼？因為不讓她入黨，不讓她回中南海。

「文革」那是多麼慘烈！

那個年代你被江青點了名，你能有什麼好結果？我媽冤啊！她迫害毛主席的女兒，怎麼可能？她吃不下睡不着的，對李訥這

麼好。這真是晴天霹靂。

當時，我媽媽挨鬥，掛著大牌子，戴著鋼帽子，我那年十歲，讀四年級，在媽媽後面敲鑼：「我是『反革命分子』萬雲的狗崽子！……」我到食堂去吃飯，只能去專門給我開的「黑五類」窗口，能吃白麵大米，但必須得摻上糠，讓你吃糠咽菜。上學的那個教室給我單拼一個桌子，不能跟大家在一起，所有的集體活動你也不能參加。

我母親最後就被抓到了北大，頭髮全剃光了，關在樓房裡面。因為受這刺激，她就瘋了，就老想自殺。要跳樓、摸電門，給她刀子就要割腕……最多的一回，一天自殺十幾次，不想活了，覺得太冤了。

那時候，我怕我媽媽死，晚上睡覺前就在我的手腕上拴一根繩子，把那頭拴在我媽媽的手腕上。因為我是孩子，晚上睡得死，拴個繩子，我媽媽只要一起來，繩子一繃，我就醒了，就抱

著媽媽的腿說，媽，您不能死。

我是這麼長大的。

十歲的胡小林對父母的孝敬，比五十五歲的胡小林要強得太多了。後來，回家跟媽媽在一起交流，我媽就聊起這一段。她說：「你還記得嗎，兒子？那時候，有天晚上，都下半夜三點了，你突然坐起來哭。你說：『媽，您傻呀您？毛主席的女兒您迫害她幹什麼？您拍馬屁還來不及呢！我們學校都知道拍老師的馬屁，您怎麼不知道拍毛主席的馬屁？』」我媽媽講到這兒，我的眼淚就下來了，原來胡小林是有一顆愛心，這麼愛媽媽的一個人！「人之初，性本善」，原來的胡小林不是這樣的，怎麼今天變得這麼冷漠？

回過頭來講，我媽媽是因為李訥瘋的，瘋到什麼程度？我印象當中，我媽媽吃西紅柿，連西紅柿的根都吃，天天抱著大笤帚到外邊去掃街。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文革」，一直到一九七四年

我媽媽才被解放，這期間受盡了煎熬，飽受了凌辱。

最後落實政策了，我媽又重新走到領導崗位上。但是，她不能看劉少奇同志的兒女們寫的那些回憶錄，不能看鄧毛毛大姐寫的《我的父親》，不能看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寫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看了以後我媽媽就受刺激，神經就錯亂。

你想她今天中午見到李訥了，能不激動嗎？我說：「媽，您怎麼見到她了？」她說：「今天一個慈善基金開幕，李訥同志也去了。」這就是不期而遇，我媽媽要知道有她，她就不去了。這見了以後就受刺激了，老太太這一下子把她塵封的回憶又激發起來，她就不能自己了。

如果我不回家，如果我這時候不在媽媽的身邊，媽媽誰來勸？我一看機會來了，這時候是度我媽最好的時候，要養父母之慧。今天不走了，我把這衣服一脫，說：「媽，您躺著，我給您倒杯水聊聊。」「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媽媽那

麼記恨李訥，那麼過不來，咬著牙切著齒，是錯嗎？是錯，跟眾生結怨嘛！該不該勸？該勸。

我說：「媽，人有討債的、有還債的——無債不來。這是您跟她過去生當中結的怨，『文革』中就報了。」

「你少給我玩兒這套，你媽媽十四歲就參加革命，我一點兒壞事都沒幹過，我幹嗎要遭這個怨？我幹嗎要遭這個報？」

「媽，前世今生，您這一輩子沒跟她結過怨，您當好人，上一輩子呢？唐朝時候呢？漢朝的時候呢？您怎麼知道您沒害過人家？」

「你要這麼講，那我心裡舒服點，那就是過去我也曾經這麼害過她。」

「對，媽，無債不來。」

「那假定我要沒害過她，她對我這樣呢？你也沒看見，你小子有這個神通嗎？你把那唐朝給我調出來，我看看我是怎麼害的

她。」

「媽，我是沒這神通，但是佛菩薩有，他是這麼說的。如果說您過去生當中沒害過她，您沒欠過她這個債，《了凡四訓》有句話，『人無辜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您是無辜被惡名吧？『文革』給您打成『走資派』、『反革命』、『迫害毛主席女兒的黑幫，您多無辜！全中國我看這麼多人，沒有說誰害毛主席家人的，您是唯一的一個。」

「媽，您給李訥磕個頭吧！」「我憑什麼？」「您兒子今天發了沒有，生意做得好不好？身體健康，得了癌症又好過來了，大難不死。碰到淨空老和尚學了佛法，心情愉快。您說這算發了沒有？」

「那你這是發了，紅得發紫了都。」

我說：「您知道是誰的功勞嗎？誰給您的惡名？江青和李訥。您是無辜被惡名，所以子孫往往驟發。我今天這個好，難道

說不是她給咱家帶來的嗎？學佛是頭等的大福氣，淨空老和尚耳提面命，多大的福報。所以，對曾經迫害過您的人，給您栽賊陷害、整過您的人，要感恩她。您買房子，買車子，請司機，請保姆，那都是李大姐給的錢。」

「哦，還真是啊，你們佛是這麼說的？」

「對啊。佛這麼說，聖賢都是這麼說。得感謝這些曾經害過我們、冤枉過我們的人。」

「哦，那要這麼想，我就舒服多了。兒子，今天你別走了，你給媽媽講講這個李訥是怎麼對我有恩的。」

我平常給老太太講佛法，她不聽，她沒有痛處，沒有這個需要。今天李訥這個事是她心病，她特別想聽聽你怎麼說。所以，淨空老和尚說，佛菩薩比眾生慢半拍，主動的叫攀緣，被動的叫隨緣。今天是我被動，媽媽主動留我，因為她想聽聽，怎麼能化解這個衝突。她很痛苦，她有真實的需要。要攔我以前，「行

了，我這也挺累的，這中午我還得睡一覺，咱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不行。眾生有求，佛菩薩就得應，那不就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嘛！今天媽媽不希望你回去，那就不回去了。我說：「媽，我非得藉這個事給您講明白了，為什麼李訥是我們的恩人。」

我特別喜悅，終於找到一個我媽媽想聽法的契機了。《了凡四訓》上說：「失言失人，當反吾智。」失人，該說的你跟他說，你失人；不該說的你說了，你失言。你看這時候就該說了，這時候該說你不說，不就失人了嗎？你就把媽媽給失掉了，度化眾生的機會你失掉了。

我說：「媽，給您舉個例子吧。比如從咱們家到西單，知道吧？」

「知道。」

「那您要坐出租車吧，或者坐地鐵。給您出錢買票的，您覺

得好不好，感謝不感謝？」

「感謝，那是幫咱們呀。」

「給您錢買車票的，這叫增上緣。再一個，您背了一千斤的包袱，有個人幫您把包袱卸下來，這叫逆增上緣。她雖然不能給您錢，讓您買車票到西單，但是她可以把您肩膀上的負擔，也就是業障，給消掉了。那幫您卸包袱的人和給您買車票的人，那都是您的恩人嗎？李訥就是幫您卸包袱的，共產黨、毛主席就是給您錢買車票的。媽，明白這個道理了吧？」

這時候，老太太願意聽。她說：「兒子，你到外邊全是這麼給別人講？那些人得多高興。」我說：「是，媽，您聽了高興嗎？」

「我特高興，兒子，我本來想讓你給我拿速效救心丸，這下我不用了，你這話就是速效救心丸。」

這個故事對我的教育很深。不是我們同修找不到度化父母的

機會，是因為我們心浮氣躁，沒有在他們身邊共同面對他們所感興趣、他們所困擾、他們所難過的問題。我們想講自己感興趣的事，我們想跟他們說自己想說的事，我們並沒有把人家的想法放在心上，把人家的需要放在心上，這就是為什麼廣大同修不能得到父母認可的原因。你想說的人家不聽；別人想說的，你要麼說不清楚，或者你那時候不在，或者你不感興趣，或者你還要訓斥別人。那佛法給你帶來的是衝突，給你帶來的是斷溝：你說你的，我聽我的。

我原來跟母親在一起，每次回家都得給老太太抄一個淨業三福第一福的大字。

「媽，看看這個吧，『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要不就給她帶條老法師的墨寶，「媽，您該念念這個了，『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什麼呀？兒子，我聽不明白。行，謝謝你，放那吧。」菩

薩所在之處，令眾生歡喜心。她不歡喜，問題不是出在媽媽這邊，是出在我這邊。

所以，我媽媽聽了《了凡四訓》這段「人無辜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以後，我一回家說簽了合同，她就說：「這又是我當年遭那個不白之冤給你帶來的吧？」

我說：「媽，沒錯，就是這麼回事！」

「兒子，那咱們真得感謝她，我哪天得請她吃頓飯，我得把她先生也請出來。她也挺可憐的，身體不好，咱們是不是還要給她帶點兒錢？」

「媽，這就對了。真的是這樣，每個人對我們都有恩情。」

凡是人，皆須愛——平等對待小阿姨

回到爸爸媽媽身邊，是要跟他們一起生活，要跟他們一起面

對喜怒哀樂，一起面對生活的難題。我的父母年紀大了，我就給他們請了兩個阿姨。

爸爸跟我說：「兒子，我覺得特別不好意思。小易是個女孩子，背井離鄉來到了北京，給我伺候屎尿。一個女孩子給我弄這個，給多少錢我都忍不下這個心讓她幹。」

我說：「您老人家需要人照顧，她是學這個的，咱們給的工資不低，也是個就業機會。另外，她這也是修福，咱不能斷了人家福源。」

「怎麼回事，她為什麼修福？」

「爸爸，佛門當中說布施，她在您這兒照顧您是無畏布施。她在您這兒修了福，她以後健康，她的孩子以後能上大學；另外一個，『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她照顧您跟照顧她的爸爸是一樣的，她在您這孝敬老人，這是德行當中的第一德行。這境界了得嗎？」

「爸爸，現在的問題不是不讓她幹，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對她更好？不讓她幹，不是對她真好。關鍵我們要讓她知道不是為了掙錢幹這個的，怎麼能讓她明白？——看《弟子規》呀。」

「你說這個事簡直太難了，人家不為掙錢，到咱家來幹什麼？」

「爸爸，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境界？您吃餃子是因為有營養才吃的嗎？哦，這餃子裡邊有纖維素、有蛋白質、有維生素、有微量元素，您才吃這餃子嗎？不是。您是因為享受這個餃子的美味。但是您享受著這個美味，這些營養已經在裡邊了。我們要让小易提高境界，讓她在歡喜當中認識到修福的重要性，錢也掙到了，福也修到了，這是最圓滿的。所以，關鍵的問題不是不讓她幹，是讓她生起感恩的心，讓她明白道理，讓她知道修福。」

以前，我們和小阿姨不在一個桌上吃飯，我們吃完了阿姨才上桌。菜都是我們吃剩的，筷子都動過了。那麼我們怎麼能讓人

家知道這些道理呢？我說咱們得做呀，咱們一直就是認為人家是下人，吃飯不在一個桌上，什麼好吃的菜，從來不給人家留。好吃的東西給老人先吃，那我們也要在阿姨之上嗎？

我說：「第一個要做的，就是每次吃飯能不能做到讓阿姨上桌。」爸爸說：「行啊，反正就咱爺兩吃飯嘛，你妹妹在外邊上班，你媽媽外邊有應酬，回不來。加上兩阿姨，四個人一起吃，挺好。」我爸爸真做到了，讓阿姨上桌吃飯。

這對我是一個考驗，因為我一直是分餐制，就是用公筷嘛。爸爸家吃飯沒有公筷，都是各撈各的。我跟我爸爸在一起吃，可以不用公筷，但是我們跟阿姨一起吃，阿姨沒事，我不行啊！我想擺公筷，老父親本來眼睛就不好，你再給他增加一個公筷，那多麻煩。

這也是看自己的境界，為什麼不能跟阿姨在一個盤子裡吃飯，她的筷子動了的菜我就不能接受嗎？所以，時時處處都要提

起警覺。我想，能不能平等，該不該平等，這種平等我能不能面對？我就要跟著阿姨一起吃飯，我就要不用公筷，她們用她們的筷子，我們用我們的，大家在一個盤子裡攪和，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沒別的，你去不了西方；能做到，能做到你小子有進步，也沒別的。

我們把阿姨請到桌上，就這一個舉動，阿姨就特別感動。阿姨本來認為在你們家就是給錢幹活，是利益的關係，君子為義而為，小人為利而為。那我們如果利用這種利益的手段，把阿姨留在身邊，那阿姨最後變成小人，你可不能埋怨阿姨，因為你是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人家。「苟不教，性乃遷」，你用這種小人的方法來跟她相處，就是一直教育她要做人。

開始她們跟我們一起吃飯緊張啊，長期居於弱勢。我就主動給人夾菜，「小楊，吃茄子。」那邊還有炒肉菜呀，那肉菜我能下筷子給人撥拉嗎？能。

「哎喲，大哥，您是吃素的，這是回鍋肉，怎麼能讓您撥拉呢？」

「沒關係，沒關係。」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你要是對人一分真誠，人家就會回報你一分真誠。「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己」。還有句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家喻戶曉，但真正做到的沒幾個。我們如果作為下人，背井離鄉來到別人家當阿姨，我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我們希望別人給我們吃剩飯嗎？

對這個事情，媽媽很不同意。她說：「兒子，你是真菩薩，你那個心是真大，我們可不行，阿姨怎麼能上桌吃飯？這麼多年了都不上桌。」

《弟子規》上說：「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媽媽這話不對，怎麼把媽媽勸過來？

我說：「媽，這兩阿姨就跟您的孫子一樣大，一九八四年生的。咱們家的孫子要到外邊去，也會給別人服務。人家要這麼對待咱們家的孩子，您是什麼感覺？您是奶奶，您心疼孫子，對吧？如果他說到了一家，那家對咱們孩子特別好，您是什麼感覺？」

「那我太感謝他了，我得給他燒高香。」

我說：「是啊，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怎麼到了人家的孩子這兒，就不讓上桌，人家也是爺爺奶奶的孫女，『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這都是《弟子規》上教的。像您這老一代共產黨員，也強調群眾路線，關心群眾生活，密切聯繫群眾，這不都一樣嗎？怎麼到了阿姨這兒，我們就有這種分別，把人家看成下人？我覺得這個風氣得改，媽，除非咱們家桌子確實坐不下。」

你看，這不就是布道嗎？這不就是給爸爸媽媽講平等嗎？原來媽媽是不接受的，現在一吃飯，「小楊、小易，你們都上來吧！」心量擴大了。

《安士全書》上說，家裡有窮人來，這是你修福最好的機會，誰願意從安徽背井離鄉地跑到你家來當阿姨，那是不得已。這是修福最好的機會，要隨這個緣，好好善待她們。

我爸爸眼睛不好，他吃飯容易起急。小阿姨在身邊照顧，那得多緊張啊。糖蒜在哪兒呢？醬豆腐呢？她稍有閃失，他就不高興。「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我怎麼勸我爸爸？也是這樣勸。

我說：「爸爸，您都有孫子了，是吧？您想如果您的孫子在外地，到別人家去打工，您希望您的孫子是怎麼樣？如果別人家的主人照顧您孫子，對您孫子好，您高興不？」

「那當然了，那要是說對我孫子好，那我這千恩萬謝呀，感

恩戴德呀。」

「爸爸，今天來到咱們家的阿姨，全都是別人家的孫子，為什麼您對您的孫子是一種態度，對別人的孫子就是另外一種做法呢？」

老人家他很少掉眼淚，我說到這以後，他眼淚下來了。為什麼？孫子是他的最愛呀，隔代親吶！你拿孫子這根琴弦撥動他，那還了得嗎？

打那以後，老爺子再也不跟阿姨發脾氣了。公安部發一條絲棉被，想著給阿姨，有點錢就給阿姨，逮個藉口就給點錢。我們要是不回到父母身邊，哪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還有一次，有個阿姨過生日，說請一天假。老父親問我說：「今天怎麼沒見小楊啊，沒聽見小楊的聲音。」

我說：「今天人家過生日，咱們放假一天，讓她出去跟女兒坐一坐、聚一聚。」

老父親跟我說：「哎喲，兒子，咱得落實《弟子規》了。人家阿姨從安徽到咱北京來，這麼苦，咱們得給點錢呀。我這有錢，你看給她多少合適？」

我說：「給她五百吧。」

那時候我爸爸就已經病了，拿著這個錢，阿姨就哭了：姨夫病這麼重，還想著我的生日，還給我五百塊錢讓我過生日……

後來，我媽媽跟我說，小林，我就覺得你回來以後吧，有一個變化，這兩阿姨沒矛盾了。原來分得特細，誰洗衣服誰做飯，誰照顧屎尿，誰去負責收拾屋子，誰負責買菜，多幹一點都不行，天天吵。

阿姨跟爸爸媽媽待的時間長，人心換人心，你尊重阿姨，你對阿姨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誰得利益？二老得利益。讓阿姨上桌吃飯，不讓她感到有分別，阿姨跟咱們家就同心同德。

這就是至誠感通。我爸爸臨終的時候，誰都餵不進藥。我們

得兑上蜂蜜，趁他睡著的時候，用棉簽一點兒一點兒地給滴進去。但小易阿姨說：「姨夫，喝點中藥吧。」他一聽這聲音就答應：「哦，你讓我喝我就喝。」「咕咚」就把藥吃了。七年了，每到這個時候他就像小孩一樣，小易就像媽媽一樣。

在遺體告別的時候，小楊阿姨撲通就跪那兒了，哭得最厲害。人家不是咱們的女兒啊，人家為什麼把這頭磕下去呢？至誠感通啊！

將心比心，成全一段戀情

因為我父母和妹妹一起過，回家以後又遇到這麼一個問題。妹妹的孩子，就是我的外甥考上加拿大的研究生了。我為外甥高興，就請外甥跟他女朋友到外面吃飯。外甥是回民，愛吃牛羊肉，怎麼辦？到底是為了自己吃素，領著外甥去吃全素齋，還是

領著外甥吃他們兩口子最想吃的東西？你說回家跟家人相處不是佛法嗎？素是為自己，葷是為別人。《了凡四訓》上說「利人者公，公則為真；為己者私，私則為假」；佛說「隨眾生心，應所知量」，「菩薩所在之處，令一切眾生歡喜心」。要落實——得請外甥吃日本菜，烤牛肉。

佛說跟眾生打交道有四種方法，其中，第一個，布施。咱們中國老話說：沒有打送禮的；禮多人不怪。這就是佛門當中說的布施。第二個，愛語。佛在經上說得很清楚，三種語言謂之愛語：第一叫慰喻，人家有災有難，有苦有病，你要說就說這個，安慰人家；第二是慶悅，高興，考上大學了，買了房子了，學會駕照了，祝賀人家，我們佛門當中叫隨喜；第三種叫勝益。

外甥上學的學費十八個月二十萬人民幣。這是喜事，得布施啊，學費我掏啊。舅舅今年五十五歲了，外甥二十五歲，從來就沒給過錢，根本就忽略了我這個外甥的存在。現在學佛了，得做

好樣子，得讓眾生對佛法生起信心，那就得做個有心人。

所以，拿出錢、拿出時間、拿出精力來祝賀。還有一個問題。爸爸媽媽覺得外甥的這個女朋友老拉外甥的後腿，對他女朋友有意見，看不上人家，這就是很現實的是非人我啊。這不就是鍛煉你的地方嗎？「我覺得這女孩也不怎麼樣。」因為爸爸媽媽看不慣你就順著他們說，這叫孝順嗎？這叫悖德。外甥上學你給錢，這容易，請他吃頓飯容易，能不能把父母的觀念轉變過來，讓爸爸媽媽喜歡上這個小姑娘？

爸爸媽媽這時候扮演的角色是病人，他們的病你治不好，你將來得了這病你也治不好自己。所以佛門當中說，自度就是度他，度他才能自度，自他不二。所以《弟子規》就是佛法，它讓我們「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勸誰？是勸自己。

你不得感恩嗎？你不得感恩爸爸媽媽在你面前說外甥女朋友不好這件事嗎？不是他們給你出了這張菩提考卷，你怎麼知道有

沒有智慧把這個答卷答圓滿？道場在哪裡？在家。「家有父母在，何必遠燒香」，你去打佛七，你跪著燒香磕頭，家裡的事兒你解決不了，那不叫學佛。「敦倫盡分」，你既然是舅舅這個倫，你就要把外甥這個分給盡了。這是學佛人該幹的。

我對爸爸媽媽說，這個女朋友大學四年照顧您的外孫子，他連衣服都不會洗，人家幫助您的外孫子，不得感恩嗎？再一個，上研究生人家不反對，人家提出先結婚，這個要求很正常。人家二十四歲了，外甥上研究生，兩個人天各一方，萬一到時候情況變了怎麼辦？我說，媽媽，攔您，您不也得這樣想嗎？「將加人，先問己」啊。所以，女孩子提出這個要求不是拉後腿，人家有人家的道理。

之後，恰好有這麼一個事情：女孩在香港看到日本產的熱敷眼貼，是緩解眼疲勞的，一次性的。使用這種眼貼非常方便，打開就是四十度的溫度，直接敷在眼睛上。她知道我爸爸眼睛不

好，就給他買了。她說讓爺爺試試這個。我爸爸用了之後覺得特別舒服，覺得又簡單、又方便、又乾淨。後來，我就讓秘書上網查在哪兒能買到，我給父親繼續買。

我得抓住機會教育啊。我說：「爸，舒服吧？」

「舒服，真是太舒服了！」

「爸，誰給您買的？您兒子給您買了嗎？您那外孫子給您買了嗎？沒有。是人家小蘇給您買的。爸爸，這一滴水就能反映出太陽的光輝。您老是看人家孩子不好，您說這孩子有沒有可取之處？」

「哦，這孩子還是很有同情心的。」

我說：「是啊，爸爸。女同志想有個依靠，找個依托，這是人之常情，是吧？您說您和媽媽那段感情，『文革』受了那麼多衝擊，媽媽對您不棄不離，您對媽媽不棄不離，怎麼到了外孫子身上，您就不理解這種感情了？人家外甥兩口子有這樣好的感

情，您不應該感到慶幸嗎？我們認為人家是看上咱們的錢，看上咱們的地位，找到咱們是找到安全感，爸爸，這樣不對啊。」

還有一件事，我父親當年上的是國立小學，每天早上起來得念孫中山先生寫的三民主義，「平等待我之民族……」。老人家呢，背不下來，但又特別喜歡這段文字，跟我說了不下十次。我就成天讓他念《阿彌陀經》，說您別學那個了，都什麼時候了，您還弄這個？什麼三民主義，這不究竟、不圓滿。

結果人家跟我這個外甥的女朋友一說，她第二天就上網找到，打印下來。每天中午吃飯，人家就給爺爺念。有些字不太好懂，人家給查字典，給標注上拼音，然後給爺爺講。知道爺爺流哈喇子，有些時候會弄髒，還把那個紙給塑封上了，給弄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我爸特別高興，給壓到枕頭底下。其實，他每天都想聽聽這個，因為對他來講，這是他小時候的回憶，那時候有很多溫馨、

很多憧憬，當時他是有未來的。今天他沒未來，他除了回憶之外，還有什麼？連這點回憶，我都做不到「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這外甥的女朋友做到了。

誰是菩薩？人家這還沒結婚呢，跟你爺爺奶奶八竿子打不著的，而且你爺爺奶奶對人家沒有那麼大的恩情。你看人家怎麼對待爺爺奶奶，我是怎麼對待的？「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當中第二大願王是「稱讚如來」，人家小姑娘表演的這一套，那不就是如來嗎？教育我呢。

我就抓住機會提醒爸爸啊。「爸爸，您看您跟我說了十幾次，這是您最願意聽的，我都没想到讓我秘書給您找這個。人家孩子多用心，是好孩子，咱們得看到人家身上的優點。」

「會辦事，兩頭瞞；不會辦事，兩頭傳。」我爸不是老去看病嘛，我就買了個圍巾。我就說：「爸，小蘇給您買了個毛圍巾，讓我給您送來，您看這孩子多懂事。」然後，我趕緊給小蘇發了

短信，「我替你給爺爺買了個圍巾，問起來就說你買的。」「哎呀，謝謝舅舅，代我行孝。」

這是瞎話嗎？這是瞎話。「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瞎話是為誰說的？為了別人說，這瞎話是功德。所以佛門當中不論事，論心，關鍵在於存心。所以不是說不能說瞎話，關鍵是看為誰。

另一方面，我又跟外甥的女朋友談。因為這個問題得解決呀，小姑娘有這個要求。我說，舅舅有個提議，我把錢借給你，你陪著夢夢一起到加拿大上學，等你有錢了你再還給我，你也年輕，別老想著找工作。談完以後，小姑娘掉眼淚了，覺得舅舅對我們太好了，外甥上學給錢，然後為了讓我們兩人在一起，又出錢讓我去學習。我說，這個你不用謝，希望你們倆多學習，多成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外甥的女友就跟外甥說，舅舅真偉大，這麼為咱們考慮，我也想跟舅舅要點佛法來學學。

這個不就是接引眾生嗎？前面說的四攝法的第三條就是利行。利行是什麼？有利於他的行為。後來，外甥也跟我說，他原來對佛法不是很了解，通過舅舅每天回家幫爺爺按摩，伺候爺爺，對佛法有了新的認識。

所以，一方面，勸說父母，讓他們改變對外甥女朋友的看法，讓他們看到人家的優點，人家的長處；另一方面，學為人師，行為世範。要給年輕人做好樣子，要讓他們對佛法生起信心。如果他們對佛法生起信心，那這個兒媳婦娶到家裡來，我妹妹能得多大的利益啊？

父親的五十萬遺產

我爸爸有五十萬塊錢存款，這是他一生的積蓄，包括我給他的錢。老人家愛孫子，他有三個第三代，我有兩兒子，我妹妹有

一個。我回家每天跟他在一起，他就跟我聊天。

他說：「兒子，我這五十萬塊錢，我三個孫子分，我特別高興，一人十七萬。這是我一生的積蓄，我的離休補助，抗日戰爭的老幹部國家的各種補助，我要留給孩子們。」

我說：「爸，這個咱們再商量，這三個孩子都不需要錢。」

「那不行！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跟你媽說了，我現在眼睛也不好，也走不了道，這個定期存款我也取不出來，到時候你記著這事，得公平，甭管外孫子還是咱們家的孫子，一人十七萬。」

咱們學佛的人知道，這錢你給孫子，不如拿出來供養三寶。但這是他的心意，一輩子他就這麼點念想：孫子能用我的錢，我高興，我這才是當爺爺的。每個人都有被需要的欲望，都希望他的存在能給別人帶來利益，能給別人帶來變化。這是善良的，是積極的。老人家這個心，愛孫子這顆心那是善心。他沒有聞習佛法，不懂得傳統文化，他這麼做就已經是相當難得了。

剛開始回家的時候，我爸爸跟我談到這一段，我當時還很傲慢。

我說：「爸，這叫愚癡。」

他說：「什麼？我把這錢給孫子叫愚癡？那你給我說說，不愚癡應該怎麼樣？」

「爸，應該拿出來印經，這對您老人家有實際利益。」

「你別跟我玩這套！」

隨著伺候老人家，給他按摩，帶他看病，幫助他解大小便，真實的關心、真實的愛，他慢慢地就能聽進我的話了。我如果做不到，我就勸不到。所以，《弟子規》上說的「善相勸，德皆建」，這個善是什麼善？這個善是說勸人要有技巧，要會勸。那怎麼才叫善勸？怎麼你才能會勸？你真愛他，你真為他好，這就是善勸。

幾個月過去以後，有一天我們爺倆聊天。他說：「兒子，你

真辛苦。」因為我每天回家給他按摩，先是按摩腳，從腳到小腿肚子，從小腿肚子到膝蓋，從膝蓋到大腿。然後，讓他翻過身來趴下，給他推背，推完背讓他坐起來，給他捏肩膀。我爸爸看不見，但是他心疼我。

「兒子，你好不容易回來一趟，行了，已經四十分鐘了，差不多了，該吃午飯了。」他這一推我的胳膊，我胳膊上全是汗，他有感覺。他說：「兒子，你出這麼多汗，不行不行，你不能再給我按摩了，我實在是不落忍。」

「爸，別價，難得今天您的狀態不錯，又不用去醫院，大便也都解決了，現在咱們沒吃飯之前，我多給您按摩幾分鐘是幾分鐘。」

「兒子，真是。我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這最後的幾個月，你真的變了。」

「爸，您覺得我表現怎麼樣？」

「兒子，真沒得說，咱爺倆的感情是愈來愈深了，這幾個月是我真幸福的幾個月，最幸福的幾個月。」

我說：「爸，您想如果天下的父母都像您這樣，他們身邊都有一個像胡小林這樣的兒子，能夠愛爸爸、能夠回來照顧爸爸，您說天下的父母得多高興？得多開心？」

我爸說：「對，那得教育，那得倡導。」

「所以呀，爸爸，您那個錢如果拿出來印了這些資料、刻了這些光盤，送給別人，他們要看了這些盤受了教育，都像我一樣回到家照顧他們的父母，是不是好事？」

「那天下的父母得多幸福，我們太需要兒女的照顧了！」

「是啊，爸，這三個孫子不缺這錢，現在社會上最缺的是什麼？最缺的是教育。爸，這個錢給了孫子好，還是拿出來刻製這些光盤、購買這些書籍給社會大眾更好？」

我爹明白了。「行，兒子，就這麼著吧。這五十萬塊錢我交

給你了，這是我一生的積蓄，我願意拿出來印《弟子規》。你的成就鼓勵了我，我覺得現在天下最缺的就是這份孝心，這個錢花到這個地方是個點兒，花對了，留給孫子是不對的。」

你看，「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怎麼勸父母回頭？孝感天地唄。《了凡四訓》上說，別人不同意你的意見，別人不能按照你說的去，皆是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你的德行沒修到那兒，你的感化沒到那兒。你真正身體力行做到了，沒有一個不跟著你走的。所以，我們在父母身邊要做出來，要把《弟子規》演出來，真正把他放在心裡頭。

因為咱們是學佛的，知道我爸爸如果能拿出這五十萬塊錢，用在這個地方，按照《地藏經》來講，對老人家身後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我們孝養父母不是簡單地給錢，不是簡單地回去，不是幫他們盛飯……當然這都要做，但更重要的是給他們開智慧，

把你學到的東西告訴他們，跟爸爸媽媽共同進步。原來我爸爸這五十萬塊錢根本就不能碰，後來老人家十一月二十八號過世了，我立刻拿了存摺把錢取出來，投入到法寶的製作了。

這個錢是三個人的錢，爸爸沒留下字據，但媽媽和妹妹都在，為什麼你說拿出來就拿出來？媽媽是這樣跟我說的，「好樣的，兒子，這個錢就應該幹這個，你爸爸不說我都得說。因為你是個浪子，你是被它們教育回來的，我們要再用這種資料把更多的浪子教育回來，胡主席說的和諧就能實現。」你看看人家這個境界。

我問妹妹：「妹，那你這三分之一呢？」

她說：「哥，沒什麼說的，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妹，哥有錢沒有？」

「你有。」

「這五十萬我給你，爸爸這五十萬，你一分錢都不能碰。你

相信哥哥愛爸爸嗎？」

「那你對爸爸是太愛了，你對爸爸沒得說。」

我說：「你要相信哥哥愛爸爸，哥哥用這個錢不會給爸爸帶來殃，不會給爸爸帶來災，是幫著爸爸修福。我知道你比我缺錢，你是打工的，你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因為我有種執著，我就希望盡快從銀行拿出這四十八萬三千塊錢，送到製作法寶的點，這是爸爸的血汗錢，一生的積蓄。明年我再給你拿五十萬來。」

「哥，我不用，我不要。」

「你不要不要是你的事，哥不要這錢，我明年給你五十萬。爸爸這四十八萬三千，連利息帶本咱們捐出去，咱們都愛爸爸。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能力看到爸爸在什麼地方，不知道他的近況怎麼樣，但是佛在經典上告訴過我們，有一條我們是知道的，只要爸爸的孩子能夠斷惡修善，爸爸無論在哪一道都能得到孩子的利益。」

至誠感通——家人對我學佛的認可

前面說過，我們學佛首先應該回到家裡，家是修學的好地方。我最初以為我們是學佛的了，要回家去度家裡人，覺得他們是一片饑荒的土地，我們是雨露甘霖，我們得灑在這片饑荒的土地上。所以七月底剛回家的時候，我可了不得了，我乘願而來，我們家那房頂都快破了，讓我這氣勢給沖的，牛啊，大德啊！眾生無邊誓願度啊！我就帶著一股傲慢習氣回到了家裡。

我躊躇滿志，我要救贖我的父母，他們不學佛，他們很快就要面臨人生的最後一站，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要讓爸爸媽媽覺悟。但是，在照顧父親和父母相處的過程中，一個個大嘴巴扇過來，誰讓誰覺悟？爸爸媽媽著實實地在發我的露^③，所以你會懺悔。

「菩薩所在之處，令眾生歡喜心。」我給父親買念佛機，

③ 發露：顯露表白所犯之過失而無所隱覆。《佛學大詞典》

並沒有讓他歡喜。那麼，「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了凡四訓》上說了，「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你得讓你身邊的人真正得到你學習傳統文化的真實利益，這些人才會跟著你走。你不真正地讓他們得到舒服和方便，你要度人家，人家根本就不接受。那怎麼辦？就得真幹。至誠感通，這樣堅持做了幾個月之後，家裡人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

原來爸爸媽媽不愛聽我講佛法。老人家都是老共產黨員，一輩子受的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物質決定精神的教育。他們說，佛，那是唯心，你別太痴迷了，還是要相信科學，還是要唯物主義。我一回家，我爸就說：「兒子，走吧，走吧，你挺忙的。」後來我父親跟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麼當初轟你嗎？我跟你在一起我彆扭、我緊張，因為你動不動就數落我們，了生死、出三界，什麼業障重，六道輪迴……特緊張。你一走我們特堵！怎麼了?!你回一趟家就不能說點別

的嗎？」你想讓他們看我的盤？不可能。你學佛我們家怎麼著，你不學佛我們家又怎麼著？

隨著幾個月的相處，就不一樣了。不但我媽看盤，我爸爸也跟著聽，說兒子講什麼了，我雖然看不見盤，我聽聽盤。這個我是從來沒想到的，因為每次論壇發言都得三四個小時。他眼睛看不見盤，看不見電視，他就聽著電視的聲音，他那叫聽電視。聽完電視他還跟我討論，他說，兒子，你的盤我都聽了，講得不錯，但是理論少了點，事太多，這個佛法關鍵理論要講清楚，要讓人信。

前面提過，我剛開始回去的時候想給他洗腳都不行，老讓我回公司上班，拒絕我，到後來呢？依賴我。他會和那小阿姨說，這西紅柿不能吃了，我兒子不讓我吃的，我兒子說西紅柿涼，現在應該多吃點蘿蔔了。他每天十點多鐘就看錶，天天盼著我回來，我路上堵車回來晚一點，他看到我就說：「兒子，你終於回

來了，怎麼了，堵車？真想你。」

現在，老太太也經常主動打電話問：「兒子，你現在是佛菩薩呀！你給媽媽說說這事我錯在哪兒了？」她開始諮詢了，她開始發問了。為什麼？為什麼原來不打電話問？為什麼現在打電話問？是因為你做得好。她說：「兒子你真是做到了極致，你做出來了。」

而且，後來給我父親按摩的時候，他會說，「兒子，咱別老按摩了，肢體上的按摩不重要，念念淨空法師的信，咱們來點精神上的按摩，這也很重要。」

我說：「您想聽點什麼？」

他說：「你看給總統寫的那封信寫得多好；給李顯龍總理寫那封信不讓開賭場，講得多好；說廬江中心的建設問題、辦學問題，講得多好。可不得了，這個人。」

「你能見到他嗎？」

「能見到他，我就是他學生。」

「就是他教的你？」

「就是他教的我。」

「咱們真得感謝人家，你是真有福氣，你怎麼碰到這麼一個大德，你怎麼碰到這麼一個偉人，這就是聖人，兒子，你一定要好好地學。」

我媽呢？她說：「原來我對這個老法師沒什麼好感，一個出家的法師帶著我兒子成天這不吃、那不吃，營養夠嗎？成天跟那兒念經、跟那兒學佛，什麼事都不幹，公司也不管，這業務要耽誤了怎麼辦？」

後來有一天，她老人家非常平靜、深沉地跟我說：「兒子，你做到了，你就是活佛。」

我說：「媽，我真的不敢當，我真的不是活佛。有一尊活佛，那就是我的老師——淨空老和尚。您覺得我有變化吧？」

「有變化。」

「您知道我的變化怎麼來的嗎？老和尚教的，這才教了三年多，不到四年，就這樣了。原來您兒子什麼德行您是知道的，今兒洗心革面，老法師把一個漂漂亮亮的兒子，孝孝敬敬的兒子還到您身邊。」

我媽說：「其實，兒子，我心目中最尊重的就是老和尚。我很景仰他，因為我愛你有多深，我就有多尊重他，因為你真好了，他教的，他把我的兒子教好了，我得感謝他。這是第一句話，我敬重老人家。第二，我知道我今天想拜他為師，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學生，因為我還在吃肉，什麼時候等我不吃肉了，我就去拜他為師。」

我說：「媽，您知道嗎？這老和尚的境界不得了，他老人家在講經的時候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我不能原諒；沒有任何一個人，我不應該感恩；沒有任何一個人，我不應該學習。媽，

這就是老和尚的境界。」

「哎喲！你媽完全理解老和尚，我得向他努力，現在李訥我還不能原諒，我也得爭取原諒她，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

我們怎麼報師恩？老師、佛菩薩給我們帶來這麼大的利益，我們怎麼報？第一個報恩的點就是家，讓爸爸媽媽真實地從你身上看到佛法給你帶來的變化，浪子回頭金不換。今天對爸爸媽媽這麼孝敬，為什麼？因為佛的教育，因為老和尚的教育。那為什麼以前爸爸媽媽對老和尚就不認同呢？問題不在老和尚這邊，在你學生這邊。老師教育你如何孝養父母，你把父母孝養好了，父母自然敬重老師。父母敬重老師，那就是「奉事師長」。

咱們這是在替自己修福。老和尚講經說法，弟子們要都有福，他能走嗎？他不會走。所以，我們與其撅著屁股在老和尚面前磕頭、燒香，不如回家好好孝敬父母，這是真實的孝養師父，是他老人家最想看到的。佛在經上說，供養當中法供養為最，法

供養當中什麼為最？依教修行為最，你要照他說的去做。

我在二〇〇七年開始學佛之後，在各地講的光盤，原來我拿回家，家人從來不聽，包括我妹妹和我妹夫。大家可能覺得奇怪，為什麼不看？你講得挺好的。在企業落實《弟子規》，做了這麼多工作，聽老和尚的話，老和尚又這麼肯定你。

人家為什麼要聽？你做什麼了？我們家哪一件事是你幫著解決的？爸爸看病你陪過嗎？媽媽買衣服你陪過嗎？家裡小保姆走了，是你負責到三八公司招的嗎？家裡漏水了是你叫人修的嗎？家裡出現矛盾是你調解的嗎？你什麼都沒幹，你就知道到外邊去講什麼傳統文化、什麼孝親尊師……所以，我妹妹他們從來不看我的盤。

不僅如此，我剛回到家照顧父親的時候，我妹妹還囑咐家裡的小阿姨，告訴她們千萬別讓我哥哥生氣，哥哥脾氣不好，哥哥說什麼你們得忍著，哥哥走了以後，你們再愛說什麼說什麼，哥

哥在家的時候，不允許跟哥哥有不一致。我媽也說了，這「日本憲兵」現在常住了，原來是一個月回來一次，現在好啦，每天都回來，這個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她最近才跟我說：「哥，我們現在在看你的盤。」她在外邊有一棟別墅，週末她就領著她的先生、領著她的同學到那去度週末，拿著我的盤，就看我那些向大家匯報、講課的盤。

為什麼學了四年她都不看你的盤，現在開始看了呢？因為你做到了，她開始敬重你，覺得你真不容易。她原來以為我每天中午回家照顧父親，最多能堅持一個禮拜就不錯，沒想到天天這樣堅持。妹妹被感動了，怎麼會被感動？

她看到我為了給父親按摩，得了很嚴重的腱鞘炎。大夫都再三地勸，說你不能再給你爸按摩了，右胳膊比左胳膊粗了好多，這個已經不平衡了；你不是按摩大夫，你不懂得按摩，不懂得放鬆，這是不對的。

我妹妹後來就跟爸爸說：「爸，您別老讓哥給您弄了，哥哥現在右手大拇指全是腫的，您知道嗎？每天咬著牙給您按摩。一身一身的汗，那汗不是累的，是疼的！」

她說：「哥，我以前根本就不看你的盤，我覺得你們只會說不會做。但是現在，我發現你真變了。爸爸那個褲衩那麼髒，你都能夠給他洗出來，而且你連手套都不戴。哥，你可真行。而且你每次給爸爸按摩完，那手指甲縫全是那黑襪子的顏色，你吃飯的時候連手都不洗，抓那個烙餅就吃……」

自度才能度他，我妹妹才明白，學佛的人是這樣的。她對我說：「哥哥，你這幾十年，幾年就是一齣。原來說鍛煉身體要跑步，一個禮拜跑三次，每次十公里。後來你又要減肥，天天熬山楂，一天雀巢咖啡兩大罐子。之後又是吃賽尼可減肥藥，又蹬自行車，又登山。後來又弄風水，成天在家裡擺幾個銅錢、掛個紅布袋、弄幾個紅包的……搞得家裡雞犬不寧，都跟著你轉，一

會兒搬沙發，一會兒挪床。這兩天你又換了，掛個佛像，又拿個念佛機來，誰知道你這次又是哪一齣啊？誰知道哪年你的興趣一變，又改成什麼了呢？」她原來是這麼看的。

但是，從我這四個月天天回家，她看到了一個真正改變自己的學佛人，看到了他做的工作是什麼，他的心是什麼心，他對爸爸媽媽是什麼態度。所以，她才真的佩服。

在爸爸過世之後，我們經常有交流。



第三章 慎終追遠，念佛心切——

父親走後的悔過與覺悟

老父親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號過世了，我從七月底開始就一門心思地照顧他，基本上所有的社會活動、論壇都不參加了。一共是四個月、一百二十天。現在想起來有點後怕，也不知道為什麼，也沒人跟我說什麼，我覺得這是三寶加持，因為我缺這一課。

回想起來，老人家最後在臨走的時候跟我說：「兒子，我這一生當中最幸福的四個月，就是跟你在一起的這四個月。」父親幫我幫到了極致，除了養育之恩之外，就佛法的修學來說，也對我給予了別人不能給予的幫助。

我爸爸走後，胡妮妮居士給我父親寫了一副輓聯：「知孝親時親不在，欲勤子職子無依。」你想孝敬爸爸了，爸爸不在了；

當你要行使兒子的職責的時候，你沒有依靠了，向誰去履行你的職責。現在社會亂了，年老的父母沒人管，非常可憐。所以，諸位，真的是時不我待，要早些回到父母的身邊，盡自己為人子女的責任。

我現在特別感謝父親。在他走後，我回憶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梳理他對我的囑咐，認真地反思自己的過錯；同時，一心念佛。

我父親臨終之前和我說過一件事，他說：「小林，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說說。你還記得郝師傅嗎？就是你幫我請的司機。」

我說：「哦，對，我想起來了。」

「有機會的時候，好好報答報答他，別忘了。這孩子挺懂事，忠厚。」

父親說得特別含蓄，一句批評的話都沒有。

記不清那是在二〇〇〇四年還是二〇〇〇五年，當時我沒學佛，

沒學傳統文化。我和司機郝師傅發生了口角，就罵了這個師傅，說了髒話。因為我是老闆，就把這司機師傅給炒掉了。

事情的起因，好像是他在公司報銷的時候，財務部的人覺得他有些費用不合適，我就認為可能他是有些作弊，或者說是貪污。那時沒學《弟子規》，「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我是天天都「見未真」，天天都「知未的」。所以，就由著性子來，把他給罵出去了。

他走了以後，我爸爸特別生氣。因為他對我爸爸的照顧無微不至，幫助老人家去看病、拿藥，到銀行給老人辦存款手續，給老人家洗澡，給老人家買衣服。爸爸跟司機的交流比我多得多，那是老人家身邊的一個貼心的人。突然把司機轟走，給父親造成了很大的不便，那對他來說就像少了一條腿似的。

這是老人家在過世之前，對我有了信心了以後，他才和我說這件事。他說：「兒子，咱們對不起人家。現在我敢跟你說這話

了，因為現在你變了。他對爸爸的照顧，到今天都令爸爸感動。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小郝，他有困難你千萬別忘了。」

老爺子跟我說這話的時候，我心裡還不大舒服。因為他也罵了我，連爸爸媽媽也都罵了。但是，「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你罵人家的爸爸媽媽，人家能不罵你的爸爸媽媽嗎？你要知道你爸爸媽媽讓人家罵了難受，那你能罵別人的爸爸媽媽嗎？

我當時還想不通，只是應付一下爸爸。我說：「行，爸，您放心吧。」我能不能找到這司機？能找到。但是我不願意，我心裡彆扭，我不願意低下這個頭，不願意向他承認錯誤。

在爸爸走了以後，我梳理父親對我的囑咐，想自己還有什麼東西沒做到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郝師傅。「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我就給他發了條短信，那條短信是含著淚寫的。內容是這樣的：

「郝師傅，您好！」

我是胡小林，以前自己沒有學好怎樣做人，不懂得道理，對您做了不該做的事，說了不該說的話，現在內心非常地痛苦，十分地後悔，怪都怪自己沒有受過道德的教育，不知道感別人的恩，不知道改自己的過。我真誠地在這裡請求您的原諒和寬恕。我深深地向您懺悔。

父親生前一直認為我做得不對，他總覺得我們對不起你。他老人家特別地感謝你，總是跟我說：『小郝這孩子不錯，老實，厚道。兒子，我們原來做錯了，你要道歉，以後有機會別忘了照顧小郝。』都是我不懂事，讓老人家生氣，讓老人家傷心，現在想起來，真的很難過。

我是個不孝順的孩子，對不起父親的養育之恩，對不起您對我父親的一片愛心和呵護，我一定認真改正自己的過錯，不辜負父親的培養，不辜負您對我的原諒。我們全家都

感恩您！我代先父感謝您，給您磕頭了！胡小林敬上。」

我把這個短信就轉發給了我的妹妹和我的媽媽，知道自己是錯了。爸爸已經不在了，他的這點遺願，你當兒子的沒有給老人家一個答覆，老人家就走了，不圓滿。你不孝！當年我轟走郝師傅的時候，最難過、最著急就是我妹妹，因為她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這無意之中給她平添了很多麻煩。我妹妹接到這個短信，給我回了一條短信：「偉大的哥哥，令人尊敬的哥哥。」

我把這個短信也發給了淨空老法師。我說：「老法師，您好。小郝師傅是我原來給父親請的司機。沒學傳統文化以前發生了爭吵，我當時罵了髒話，最後把他給轟走了。這件事我都忘了，後來經父親的提醒，才突然意識到這件事對父親的傷害，對郝師傅的傷害。在父親過世後的今天，想起這件事，慚愧內疚的淚水不止，我錯了，我道歉。弟子慚愧跪倒，應三拜再三拜。」

「過能改，歸於無；倘掩飾，增一辜」，「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謹為去」。我們說了很多不該說的錯話，做了很多不該做的錯事，我們要改正，要真幹。這是父母最願意看到的，一分鐘都不能等。

「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

這個東西真實不虛，這個東西稱性，這個東西使我們能夠找到原點。

我們每一個學佛的同修都有父母，真的要做到孝養父母。有很多人說，我爸爸媽媽已經不在了，爺爺奶奶不在了，我們怎麼孝養父母？問這話說明你沒有把佛理弄明白。爸爸媽媽還在，不僅這一生的爸爸媽媽還在，累生累世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在。你怎麼孝養？你看《地藏經》，你看婆羅門女是怎麼孝養的？覺華定自在王如來讓她回家老實念佛，自己念成了，媽媽生

天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誰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爸爸媽媽。為什麼婆羅門女一日一夜念成了聖者，悅帝利罪女就生天了？因為悅帝利罪女墮地獄是因，婆羅門女成聖者是果。「一子成佛，九祖生天」。這不就是佛菩薩對我們的教育嗎？

地獄是最苦的。如果父親真是去了地獄，我們能救嗎？能救。怎麼救？你胡小林成為聖者。福自己求，指望誰都不行。因為爸爸過世這個因，你加功用行，斷惡修善，你對社會做貢獻，你對國家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救爸爸，才能成就自己。

所以，爸爸一走了，我這念佛的心更切了，我就覺得每聲佛號都在救爸爸，只要我成了，他就成了。中國的「孝」字，上半部是「老」字，下半部是兒子的「子」，是一體的。爸爸過世之後，我再想發脾氣，還好意思嗎？那樣的話，我怎麼救我爸爸？他老人家萬一在地獄受煎熬，我這不是雪上加霜嗎？我再想搞自

私自利，我還好意思嗎？爸爸對你這麼大的愛，你能救爸爸你不救，不僅不救，你還落井下石，你忍心嗎？

《弟子規》上說：「喪三年，常悲咽；居處變，酒肉絕。」不是說喪三年就讓你光跟那兒哭，這個意思太深了。「喪三年，常悲咽」，是說「喪三年」的過程當中，你有自私自利，你有名聞利養，你有五欲六塵，你有貪瞋痴慢，你想幹這十六個字的時侯，你就要想到愛你的父親在那等待你的救贖，你不得掉眼淚嗎？你做到了嗎？你沒做到，你在害他老人家。親爹你都害，誰你不害？親爹你不救，你說你學佛能得利益嗎？

所以說，《弟子規》上的這句話在父親過世之後，我真是有了更深的體會。就是心裡頭常常想著：我成了，爸爸就成了；我真成了聖者，我真得了救，爸爸就得救了。為了他老人家我不能犯錯，為了他老人家我不能說錯話，我不能動這個歪主意。

爸爸活著的時候愛你、照顧你，做出種種示現來啟發你的孝

心，啟發你的誠敬心。老人家走了還在教育你，還在對你鞭策，還在你的身邊時時給你提醒，你別忘了老人家。比如當你坐飛機的時候，剛想跟服務員發脾氣，你一想到爸爸，你就發不出這脾氣來了。真的，大家試一試，不忍心了，爸爸對你的愛一下就湧上心頭。

我們看《地藏經》所描述的地獄的痛苦，他在那裡等待我們救贖，你還好意思嗎？你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怎麼叫慎終追遠？為什麼要慎終追遠？老給自己提醒，爸爸媽媽跟我在一起，我要好了他們就好了，我越好他們就越好，所以你要慎終追遠。你說他們好不好我無所謂，我心裡已經沒他們了，我已經把他們淡忘了。對不起，你少了這份鞭策，你少了這份加持，你少了這個增上緣，你自己也成不了。你說「眾生無邊誓願度」，歇菜吧！不接受你這個說法，爸爸你都不想度，你說「眾生無邊誓願度」？所以，常把父母放在心上的人是有福的人。因為什麼？他修學精

進，他真努力，他真幹。

《無量壽經》上說：「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你是一向專念了，你那念是為自己。什麼叫發菩提心？印光老和尚在《文鈔》上說是「自利利他之心」。你連爸爸都不願意利益，你能利益他人嗎？你連爸爸都不利益，你的菩提心能出來嗎？你的菩提心不出來，這八個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能作數嗎？從哪裡把菩提心引發出來？從爸爸身上，從媽媽身上。

換句話說，爸爸媽媽身上你都煥發不出利他之心，念佛是喊破喉嚨也枉然。所以，不管爸爸媽媽活著還是不在了，都要發菩提心，都要利益他們。咱們不吹那大話——眾生無邊誓願度，您真的沒到那個境界，我反正是沒到。但是回家孝養父母，恢復跟爸爸媽媽這種密切的感情之後，為他們老兩口，我念佛願意，我得力，我覺得我懇切。

媽媽八十一歲，爸爸已經過世，我聲聲佛號救贖他們，我聲

聲佛號能讓他們得到利益。雖然現前我不能跟爸爸在一起，但是「阿彌陀佛」四個字把我們爺倆拴在一起，每一聲佛號只要相應，他老人家就舒服一分。每一聲佛號，如果我真的想去西方，他就能得到這句佛號的利益。那念佛就必然不散亂。念佛心不懇切，是因為沒有找到懇切的原因。

所以，《弟子規》、《了凡四訓》說讓我們孝養父母，讓我們慎終追遠，不是鬧著玩兒的，真的是這樣，這是勘驗我們有沒有菩提心的第一步。如果你念佛不能跟爸爸媽媽結合在一起，連他們你都找不到感覺，那你肯定沒有迴向。我就抱著一個信念，就是幫著父親，一定要往生西方。我覺得這就是迴向菩提，這就是迴向實際，這就是迴向眾生。

我有一次跟老法師匯報說，回家孝養父母、盡孝道，真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圓滿具足了。十大願王末後一條是「普皆迴向」，什麼叫普皆迴向？迴向實際，迴向菩提，迴向眾生。爸爸就是眾

生，你伺候他、照顧他，這不是迴向眾生嘛。迴向菩提，衛生間裡的故事不就是讓你覺悟嘛。找到差距了，爸爸放得下，你放不下，爸爸這條褲子不就是菩提嘛。迴向實際了嗎？實際是真如本性，念佛更精進了，就是迴向實際。

印光老和尚在給卓智立居士的回函當中說，「念佛而不修行，往生西方，千百萬人中無有一二」，老和尚這句話中肯。念佛的人多，修行的人少。要修什麼行？孝養父母是第一行。如果這個行你都不修，也別念佛了，該怎麼輪迴就怎麼輪迴，該怎麼生死就怎麼生死。

這世間還有什麼迷戀的，什麼東西你能帶走？你帶不走。你看到父親就看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了。你愛你爸爸有多切、有多深，你念佛就應該有多切，這樣你才能救他。不是在他老人家面前哭，不是老人家走了以後買一個金子做的骨灰盒，那都沒用。你要把他對你的教育，化成念佛的動力，你爸爸才能得

真實的利益。

所以，我現在念佛很得力，非常非常的喜悅，這從來沒有過。哪來的？回到父母身邊，孝養父母，從父母身上學來的。這種恩情怎麼報？去西方做佛做祖。



附 胡老先生往生見聞記

胡丕林老先生於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時五分鐘往生。

胡老先生往生後，依照佛教的做法，其子胡小林老師為他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超度內容包括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大眾念佛和每七天一次的放生及三時繫念法會。以上活動全程得到了胡老師的老師淨空老法師及其護法胡妮妮大居士的指引與幫助。

鑒於許多朋友對為胡老先生超度一事的關心，胡老師囑我將我的所見所聞簡單地記錄下來，供養大家。但願此文能對如何幫助亡者，帶給大家一點啟發，也願大家透過此文能夠對淨空老法師的無限慈悲窺見一斑。

胡老先生往生後，在其單人病房裡，胡小林老師等為老人家

做了八個小時的助念。第二天，我們便開始在北京附近尋找適合做四十九天佛事的地方。原想為了方便胡老師及其家人，將地點選在北京或周邊地區，但因緣不具足，最後定在了深圳向小莉館長的信德圖書館。

淨空老法師親自囑咐向小莉館長和賈樹峰居士（現在的印信法師）在四十九天內全程照看此事。

至於逢七的七場三時繫念法會，向館長原本是有現成的一個團隊可以主持法事活動的，但老法師還是親自致電東天目山的齊素萍居士，請她派遣一組法師前往主持七個七的三時繫念法會，在不逢七的日子，則由這些法師輪班領眾念佛。

所有人的響應都是第一時間的、迅速的。向館長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挑選並邀請了一百位念佛同修，前往深圳參與這次四十九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念佛。齊居士在她的道場中選出七位最優秀的、學習講經的法師前往深圳，他們住在那裡，直至四十九

天圓滿。

十二月二日上午九點，胡老先生往生後的第五天，遺體在八寶山火化。當天下午，胡小林老師便攜長子——胡老先生的長孫胡楊，捧著胡老先生的骨灰盒和大幅照片，登上了前往深圳的飛機。我與一位義工趙靜銀老師隨行。

其實，法事活動在此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胡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天，長春的百國興隆寺破例專門為胡老先生做了一場簡短而隆重的法事，由德高望重的常慧法師主法，寺院的幾十位法師分列兩側，長春的張龐然老師代表亡者的家親眷屬參加了法會。

遵照胡妮妮居士的囑咐，在胡老先生生前居住的房間內，也設立了牌位，房間內念佛機的佛號聲不斷……

深圳信德圖書館內，向館長將一切都準備得井井有條。靈堂內擺放了一台電視機和一台DVD播放機，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播放淨空老法師的講經光盤，希望胡老先生能在此地聽經聞法。

四十九天內播放的講經內容及幾個題目的播放順序都是請示過老法師的。胡妮妮居士說，師父這樣的安排是特別考慮了胡老先生本人的情況，因此，播放的內容與當年胡妮妮居士送她母親往生時的內容是不完全一樣的。

寬敞明亮的靈堂隔壁就是同樣寬敞明亮的念佛堂。念佛堂內止語。幾個小時一輪班的居士們身穿海青，緩慢地繞行著。

在我們抵達深圳的當晚，胡妮妮居士便傳來信息：老法師將會在第一個七天，從香港專程過來，並在三時繫念第一時開始時上香。這是我們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十二月四日是星期六，這一天下午將為胡老先生做第一個七的三時繫念法事。這天，胡妮妮居士和劉素雲老師先老法師一步到達。劉素雲老師當時住在廣州，也是受老法師囑託，前來與大眾一起念佛。

三時繫念法事全稱《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為元朝中峰

禪師編著的修法儀軌。法事分為第一時、第二時、第三時，所以稱「三時」。淨空老法師在講解這本《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時說：「在古時候的印度，把一晝夜分作晝三時、夜三時。由此可知，這個意思要是引申，就是晝夜不懈。」他說：「一堂法事大概是兩個小時，三堂（第一時、第二時、第三時）六個小時的樣子。在六個小時裡，讚歎（我們叫禮敬）、供養、誦經、念咒、發願、懺悔、開示、念佛、迴向，不斷重復。」

「繫念」，意思是念念不捨，這個法事最主要的就是「繫念阿彌陀佛」；「法」是方法；「事」是專求往生淨土，也就是依中峰國師的這個法本，修求往生的法事。

下午一點過後，淨空老法師的車子在眾人的一片佛號聲中駛進了圖書館的大院。老法師到達後告訴小莉館長，幫他準備一套桌椅板凳，他要參與一個完整的第一時法會。向館長一下著了急，匆忙中安排了一套桌椅，放在法會現場的後側方，但她顯得

不甚滿意，因為她認為，對於老法師來說，這套桌椅太小了。事後，向館長跟大家說：「師父是從來不參加三時繫念法會的呀！」

在向館長臨時準備的紅木桌上，《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的法本端正地擺放在讀經架上，老法師端坐在後。因為老法師在座的緣故，開場時，主法的法師和維那師似乎有些緊張，但仍不失莊嚴。整個第一時，現場氣氛格外地好，參與法會的念佛居士們也都顯得分外地振奮。

同一天，我們和向小莉館長分別在秦皇島和深圳安排了放生。胡老先生這一生身體多有病苦，所以，我們在第一個七做了大規模的放生。在隨後的每個七，我們都一直堅持在北京或其他地區，做相當規模的放生，直至七七圓滿。

淨空老法師對深圳道場的關注在隨後的日子中仍然繼續著。因為胡小林老師年逾八十的老母親在北京，所以，胡老師只在逢七時飛到深圳，平日則留在北京陪母親。

除向館長外，護持劉素雲老師的于世傑也會定期向我通告深圳那邊的動向。十二月六日，于老師告訴我：「今上午老法師電話囑咐劉老師，每天給老人家開示三次。」

十二月八日，于世傑老師再傳來訊息：「今中午，劉老師為老人家開示時，悲憫老人家的痛苦而流淚，效光目女救母，視老先生為己父，祈請地藏、觀音菩薩慈悲加被，並打手印超度。」

淨空老法師於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講解《淨土大經解演義》時說，劉素雲老師「以極真誠的信心，幫助胡小林的爸爸懺除業障，求地藏菩薩為他消除業障，求地藏菩薩引導他往生淨土」。

眾人皆驚歎不已！

淨空老法師教導我們，佛經上說「七七日內，廣造眾善」。修福、廣造眾善的方法，「包括很多很多，以誦經、念佛給他迴向為主；如果有能力，將亡者遺留下的財物廣行布施，那他的福報就更大了。」這裡說到的布施，老法師的做法多是印經，印成

經典來布施。

因此，胡小林老師將父親留下的全部現金（五十萬元）匯至向館長於雲南的念佛道場，以表感恩之心，更重要的也是在為他的父親修福。

胡老先生是因發燒不退被家人送往醫院檢查治療的，幾天後便往生在醫院。就在此前的幾個月，鐘茂森博士（現在的定弘法師）還特別同胡小林老師講過，他很願意將來為胡老先生做臨終助念。但事情發生得突然，胡老師沒有想到安排臨終助念的時刻到了……

胡老先生往生後，我們大家因缺乏相關的常識和經驗，對老伯身後事情的安排有些不知所措。所幸的是，我們當時手邊有一本《黃燕平居士往生紀實》，這本小冊子記錄了胡妮妮居士的母親在往生後被超度的全過程，於是它便成了我們的重要參考寶典。更為慶幸的是，很快地，我們便得到了胡居士本人詳細而周

全的幫助和解答。所有這些，促成我們在七七日內，出版了三張有關臨終助念及超度理論方面的光盤，並廣為流通，以期能夠幫助更多的家庭和子女對於生死之事的處理，早作心理上的準備，並以此功德迴向給胡老先生的在天之靈。

七個七中，胡小林老師有一個七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因為那時正好是元旦，新加坡淨宗學會舉辦「二〇一一年新加坡弘法大會」，邀請了淨空老法師及幾位弟子（包括胡小林老師）一同前往。胡老師講課的題目是「淨業三福，孝親尊師」，藉此機會，向大家匯報了他與父親相處的一百二十天的點點滴滴。佛法講迴向，我相信，在他心裡一定是將講課的功德全部迴向給了他的父親。

作為以上這些事件的一個參與者，我感受到了來自周圍各方面強有力的支持以及大家所給予的極大的溫暖——很多事情在此文中還沒有提及，比如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淨宗學人及機構的慰

問及迴向。我祈望能通過此文，將這種溫暖和慈悲傳遞給更多的人，也讓更多的人對於生死大事生起警覺之心。

在此恭錄《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最後的一段經文，作為本文的結束。

繫念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崔宇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淨業三福 孝親尊師—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 胡小林著 .

-- 初版 . -- 台北市 : 世界 , 2014. 03

面 : 公分

ISBN 978-957-06-0505-1 (平裝)

1. 弟子規 2. 研究考訂 3. 修身

192.1

102026238

世界書號 718-2354

淨業三福 孝親尊師—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作者 / 胡小林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 / (二〇〇〇)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〇二) 二三二一 一三八三四

傳真 / (〇二) 二三三二 一七九六三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四年三月初版一刷

二〇一五年一月初版三刷

定價 / 台幣二五〇元

